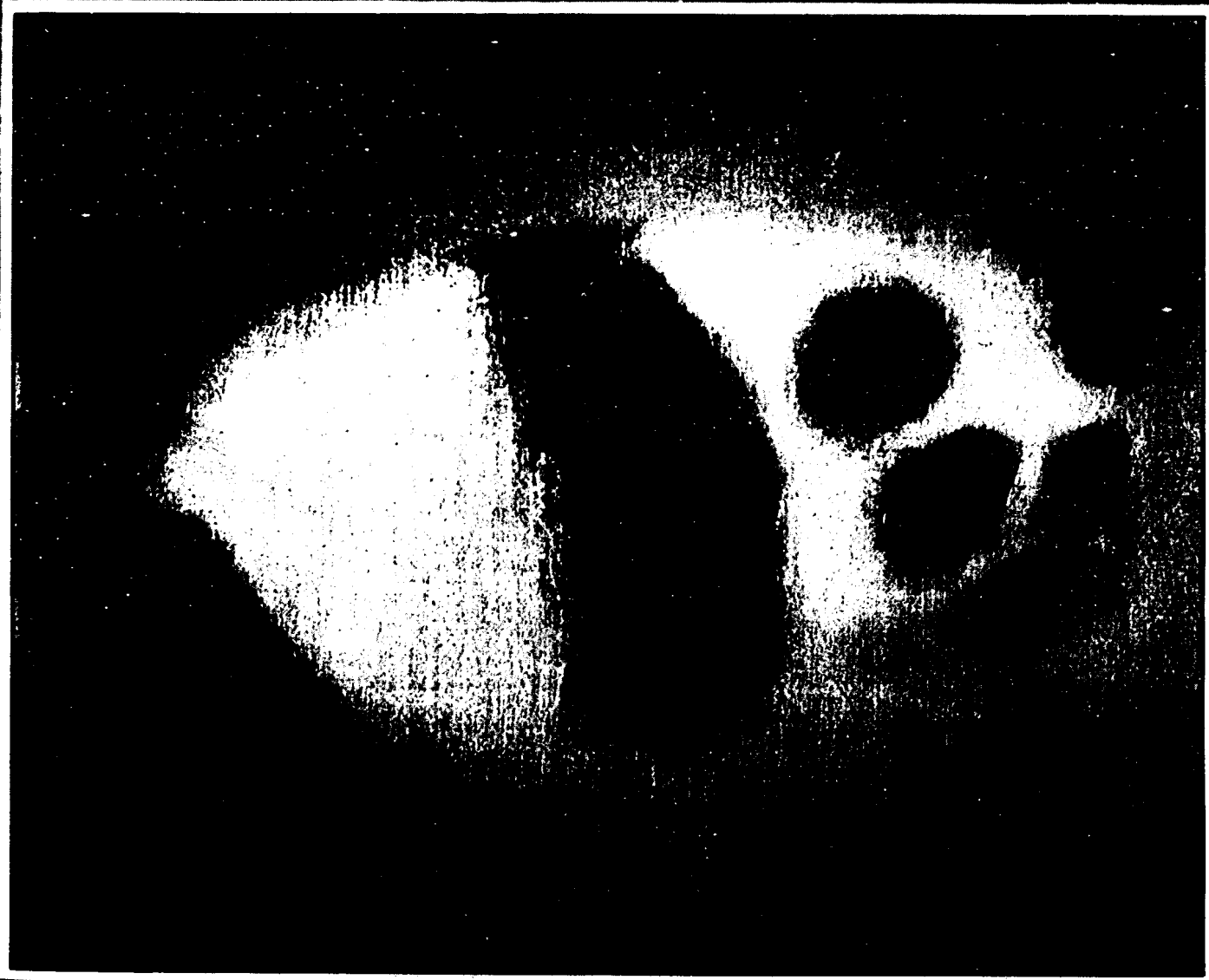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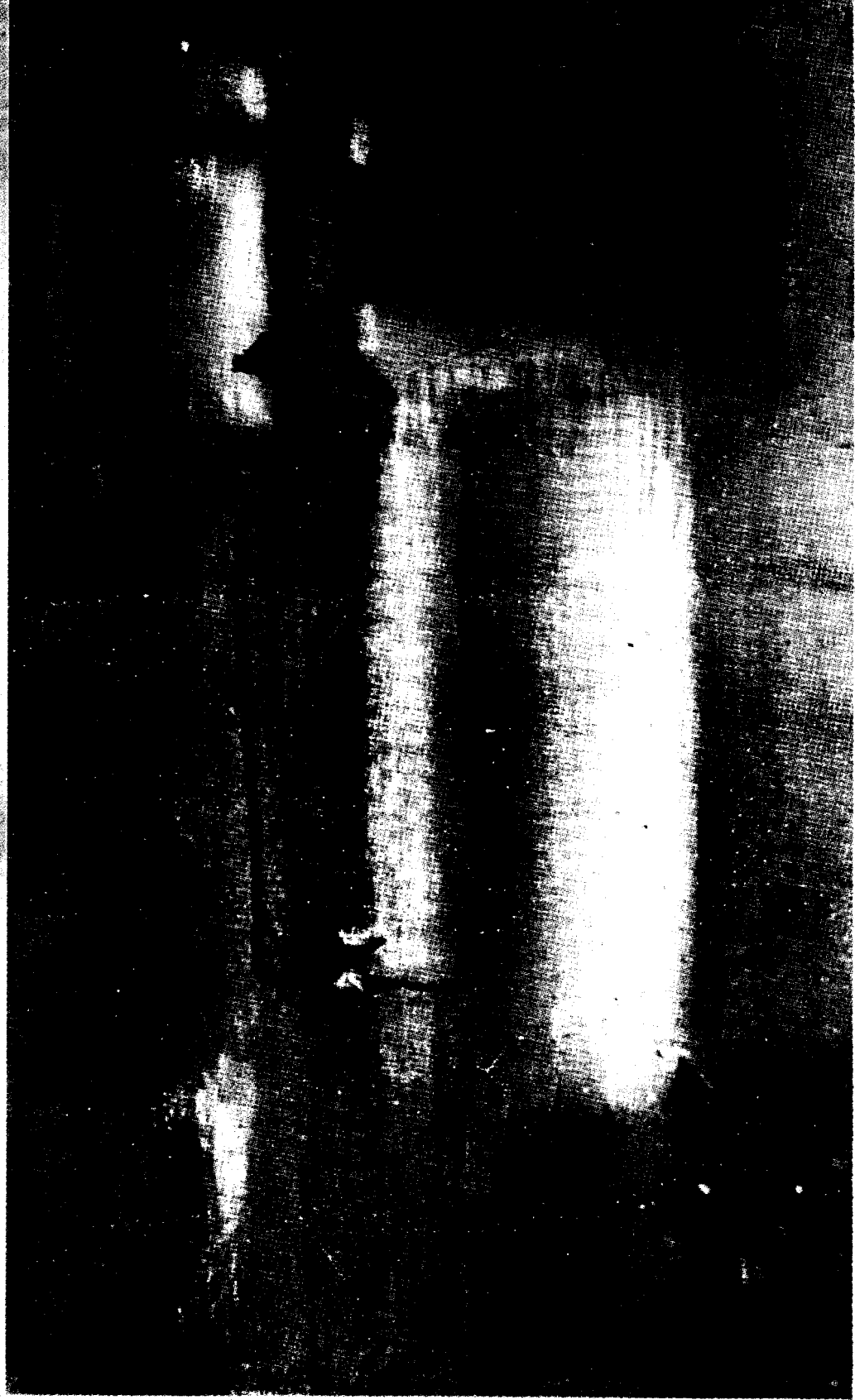


本期要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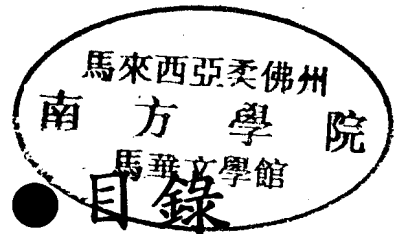
- 魯敏的動向
- 長篇小說《港灣夜》
- 魯敏的老版師——鄒其昌





我·妻·我們的寶貝（1979） 劉其偉

這幅是紀念我在一九六五年離家赴越做活時，家裡走失的一隻愛犬。牠的名字叫“Blakies”，雖然生活在窮人家，却有豪門狼狗的精神。牠是我們家屬中的一員，只是沒有得到鎮公所認可，把名字登錄在戶口簿上而已。



# 蕉風

月刊

(創刊於一九五五年)

Bulanan Chao Foon .....Chao Foon Monthly

PP 127-12-84 .....SSN 0126-6698

定價：每册馬幣一元五角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編輯人：姚拓 / 白珪 / 梅淑貞 / 紫一思

美術編輯：陳惜耀

長期訂閱：

半年六期馬幣八元正。

一年十二期馬幣十五元正。

(馬來西亞、新加坡及汶萊  
訂戶免付郵費。其他地區訂  
戶郵費另計。)

郵購處：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 目錄 ● 目錄

一九八五年四月號三八三期

蕉風人物	
鍾瑜訪問	*本刊 2
<b>論述</b>	
馬華當代文學選論(散文)	*張樹林 6
張愛玲(旅夜書懷篇)	*張錦忠 28
<b>短篇小說</b>	
倫敦，一個晚上	*楊艾琳 10
落色鈴的一天	*區區 11
<b>詩</b>	
詩人老去	*辛吟松 13
<b>風向</b>	
壓稿問題	*陳全興 14
如果時光倒流.....	*楊如美 14
爲什麼	*阿細 15
<b>風聲</b>	
人間燈火——跋梅淑貞 『人間集』	*張錦忠 16
陳瑞猷序	*陳瑞猷 17
<b>專欄</b>	
文藝與情慾(雨花隨筆)	*郝毅民 18
鄭振中先生二三事	*黃潤岳 30
<b>中篇小說</b>	
解圍	*洪泉 21
<b>長篇連載小說</b>	
茫茫夜	*鍾瑜 32
<b>風訊</b>	*編輯室 48

# 鍾瑜訪問

\*本刊

\*請你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廣東鶴山縣人，出生在一九四〇年的中國。襁褓的時候，由父母携帶來馬來亞。戰後在芙蓉的振華小學受業，及後回返中國，在私塾受教育。中國解放前夕重返馬來亞，在芙蓉振華再讀小學，之後出新加坡，在新加坡的中國公學讀書，直至五年級後輟學。我沒有唸到小學畢業。

\*你在青少年離校之後，一直做過各色各樣的職業？

我不曾唸完小學，是因為考試成績差，加上家貧而然的。我自唸書以來，英文和算術是從未合格過的。我決不是讀書的材料。我離校之後，先在一家攝影店做學徒，以後做過廣告員、海員、霸王車司機、巴士司機及售票員等等。

\*甚麼時候起，你對文學藝術發生興趣？

在芙蓉的時候，我已經很愛看電影。我到今天，仍然記得那部神奇的電影「月宮寶盒」，另外一部是「泰山到美國」。在中國的時候，第一次看到粵劇，從此對她很感痴迷。

\*寫作是從甚麼時候開始的？

我一直都不是一個專職的寫作人。倒是青少年時代起，即喜歡看武俠小說，如我是山人等等的著作。也很喜歡看粵劇的曲本，如五十年代流行的《粵曲大全》等，是我讀到滾瓜爛熟的書。

\*你第一次寫的小說是甚麼？

第一個短篇小說叫「一片殘缺」，登在新加坡的新明日報上，之後也寫了多篇。也嘗試過長篇小說，可惜那是莫明其妙的東西，所以報廢了。

\*熟知你的人，都知道你是閱讀狂。讀了這麼多通俗和非通俗的書，究竟有些甚麼穎悟和心得？

大約從十歲起，我就對白紙黑字的東西如癡如狂。只要有十分鐘以上的閒暇，我就很難忍受自己不去看一點東西，所以，我甚至連《姐妹》、《龍虎門》都看的！總之離開了文字，就感到渾身不自在。

\*甚麼人和甚麼書，對你最有影響？

小說是陀斯多也夫斯基、契苛夫等。我喜歡舊俄的作家，他們有一種沉鬱而蒼涼的氣勢



，很容易觸動人心。美國的小說，我最近讀了『冷血』，那是一部很細膩的作品。

**\*能不能談談你已發表的『紅塵』、『茫茫夜』和猶未發表的『銀婚記』？**

我不願意談自己的作品，它們好的或壞的地方，我比誰都要清楚。好的地方是我幸運，壞的地方我會亟力改進。

**\*聽說你已不會把第三部小說交由本刊發表，那是甚麼原故？**

我覺得我佔據了蕉風太多的版位和太長的時間，這對其他的作者來說，是很不公平的。所以第三部小說，實在不宜再在蕉風上發表。

**\*如果本刊樂意為你發表呢？**

我自己也覺得不好意思嘛……………

**\*你的寫作習慣是怎樣的？**

我是白天寫作的，每天由下午三時寫起，直到六時左右歇止，每天寫二千五百字。

**\*你有計劃寫第四部小說嗎？**

題材和資料都有了，但是忙於生活，一時間不能夠決定寫不寫。今天寫作人的困境是大家通曉的，寫作人拼死命寫了作品出來，是不是有發表的地盤呢？而報刊的小說版，他們指明只可接受娛樂性的作品，並且嚴限字數。

**\*不論處境如何艱厄，一切能寫的人，都應該繼續寫，是不是？**

理論上是這樣，但事實又如何呢？寫作人把寶貴的謀生時間用在寫作上，而他相應所得的酬勞是多少呢？在今天百物飛漲的社會，尤其是在新加坡，衣食住行是怎樣的價錢，怎能讓你每天在頻繁的賺錢生活裡，抽出時間和撥出心思，坐在書桌上慢慢的去寫！

**\*在大馬的寫作人，遭遇也是一樣的。**

大馬也許好一點，至少，如果你是住在小鄉小鎮，生活消費不大，你如果仍有意志力，還是可以慢慢地寫的。但是新加坡不同，這個國家，處處都要錢。沒有錢，幾乎連一天也活不成……………，在這種情況下，怪不得此地的文風日頹一日了！

**\*你似乎很憎厭新加坡！**

我不願意公開談這個問題。但我只願對你說一個事實，在新加坡的家裡，每天我都很怕開信箱。爲什麼呢？原來在這裡生活，你每一天都可能收到一些催款的通知單，每一張單都是起碼幾十元的……………。所以，每次我扳開信箱的時候，就喃喃自語的說：保佑不要來……………，可是，信箱一打開，天呵，又是一張什麼罰款的通知單……………。所以我真受夠了新加坡！新加坡那種無孔不入的索錢手法，總有一天，會逼它的二百多萬人口向海外大逃亡……………

### \*客觀的說，大馬怎麼樣？

如果你肯動腦筋，在大馬比較容易賺錢，因為政府管得較為寬緩嘛。大馬的缺點是行政效率差，在診療所看醫生，竟然要你枯候五六小時的！另外此地氣候太熱，使人厭厭欲睡。空氣污染也嚴重，城市設計不夠標準，駕車人士沒有禮貌，公衆電話不夠，公衆廁所也太骯髒.....

### \*你對中國三十年代的作家看法如何？

他們的作品比較粗糙，很少有在技法上細意經營的，如巴金、茅盾的小說，由於他們濫用各式的新文藝腔，而使到讀他們作品的人，常常忍不住的笑，而他們的小說本是悲劇的，却使人產生了喜劇的效果。

### \*請指出那些傑出的作家和作品。

魯迅的短篇『社戲』、『孔乙己』，沈從文的中篇『邊城』和短篇『蕭蕭』，李劫人的長篇『死水微瀾』，老舍的長篇『四世同堂』、『駱駝祥子』，都是經典巨作。

### \*錢鍾書的『圍城』如何？

這本書很有趣，但缺乏文學的深度和認真。我覺得，一切在談戀愛的人和已婚的男女，都不妨看看這本書，因為它可使你的戀愛生活和婚姻生活，獲得許多意想不到的啓迪。

### \*張愛玲怎樣？

她當然是寫得好，但她目前享受到的聲望，我認爲是過譽了。

### \*中國今天的作家，有誰給你的印象最深？

不久前我讀過一個短篇『飛天』，我覺得甚好。另外女作家湛容的『人到中年』，也是佳作。我認爲湛容的文學潛質，遠勝在海外的於梨華和陳若曦，特別是後者，寫了許多言不由衷的作品。

### \*你當然也熟讀了二十年來台灣的文學作品，請問有甚麼評語？

台灣文壇在六十年代崛起的那一批，今天已成了強弩之末，再也沒有當年的燦爛和光輝。他們大部份，已在全面退化中。如果你仔細閱讀一下近期的《聯合文學》，你就會同意這一點。

### \*談談你所欣賞的台灣作家。

黃春明早年的短篇極具質感，他的作品是完全具有文學價值的。另外陳映真也不錯，但他的作品時好時壞，也欠缺明朗化。白先勇的長篇『孽子』，是一本寫得很細緻的小說。有極佳的小說技法，是一部可以認許的經典作品。

### \*請問你是否仍然喜歡電影和粵劇？

電影從一九七〇年起，就已經不足觀矣。所有的電影大師，在七十年代起，就相繼的露出疲態。我個人可作一個大胆的預言，在二十年後，電影極可能會在社會上完全消失。

\*在電影史上，你認為誰是最偉大的導演？

小津安二郎名列榜首。稍次的是雷諾、安東尼奧尼、羅拔栢烈遜、費尼里、希治閣等。高達和杜魯福都是早期好後期差。高達的那部『週末』，其實不遜於『斷了氣』，但『週』一直都被冷落了。至於黑澤明，我認為他是稍為過譽的。

\*有哪個粵劇伶人，你認為是出類拔萃的？

不只一個，而是幾個，他們是：白玉堂、靚少佳、呂玉郎、陳錦棠、羅品超、麥炳榮、石燕子。

\*後起的粵劇伶人，你推崇甚麼人？

阮兆輝、梁漢威。

\*所有精緻的藝術都在末落中，文學亦然，你認為文學有前途嗎？

用中文寫作，讀者會日漸的稀少，這是整個中華文化的悲劇，也是身為華人的不幸。我們都無可奈何的面對這個事實。但中華文學還不致於湮滅，它最終的處境，可能是中華文學會淪為一種少數人的嗜好，成為整個社會某一階層的人專用品，而和社會的絕大多數人隔絕，情境一如今天的西方古典音樂。

\*你對生命的看法如何？

感到很悲觀。我常常這樣想：生命究竟是甚麼？！

\*大家都知道，你和新馬文壇都很疏離，這是為甚麼？

沒有特別的原因，只是我不熱衷交際和應酬，近幾年已嚴戒滔滔不絕的講話。

\*最後，請你談談蕉風。

蕉風出版了三十年，銷數仍然不過千餘冊，這就反証了此地的文化事業，是受到了多麼嚴酷和冷淡的對待。我們談華人社會不關心文化，華人不愛護華族文化，已經談得太多了，而事實上，不關心不愛護仍然沒有改變。如果我們要怨些什麼，我們只能說，華人都太自私太狹窄了！……………今天，我們只能消極的說，希望蕉風的出版社，仍然本着文化的熱忱，繼續的出版這一份碩果僅存而不住賠本的文藝雜誌。蕉風歷任的執行編輯都是很辛苦的，他們都在各自的任期內，為蕉風付出了絕大的心智心力。……………而因為我們有了新生代，家庭生活頻忙，梅淑貞大概會在短期內卸任執行編輯職了。我們懇切的期望，作者們和讀者們，繼續的給蕉風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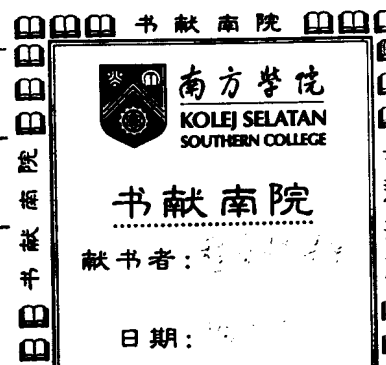
---



---



---



# 馬華當代文學選（散文）

## 導論

\* 張樹林

(一)

散文的範圍原本極為廣泛，大致上可分為廣義的和狹義的兩種。廣義的散文包括序跋、詔令、碑誌、雜記、書牘、傳記、議論文、新聞、戲劇片斷，甚至廣告等；狹義的散文是指感性的寫意散文，它摒除了前面所說的所有分類，這種散文也稱為「創造性散文」或「現代散文」。

散文（Prose）是韻文（Verse）的對稱，它在文字音韻上沒有什麼硬性規約，所以在散文裏，音韻、對偶都可不理；至於字數、駢對、雙聲、疊韻等局限，也是不存在的。中國被稱為文字之國，其散文在古代經已發展到五花八門，瑰麗錯綜，但是中國古代社會由於傳統思想的因襲，忠君重道孝親等思想，遂形成了一種無形的桎梏，個人的性靈之作，往往會被認為是標新立異的嘗試。五四運動不只改革了以文言文為創作工具的習尚，也把這種創作桎梏破除了，使後來散文作家能充份發揮個性。

文學作品對本身要求的是「美」，而「美」源自「真」和「善」。散文的美，是辭藻的美，也是想像的真，它往往以獨白的方式流露出作者的心聲。要瞭解一個作家的思想修養情操，人生觀，讀他的散文是最恰當的了，因為散文是他個人心態最佳的寫照。

作家在個人的修養與文學觀的不同，也構成各人在作品上風格（Style）的不同。文學作品的風格，也是作家的風格。在修辭學上，風格的專門名詞叫做「主觀的文體」。風格形成的主要因素，有先天的氣質及後天的修養，兩者息息相關，互相影響，因此有所謂陽剛、柔婉、華麗、樸素等的識別。溫瑞安有陽剛之氣，思采有柔婉之風，風格各異。這些不同風格，是作者本質與性情的自然流露。性情是一種精神現象，每一個人都無法完全模仿別人。一個作者最忌模仿，一味模仿，可能連自己的個性也會失去。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想，風格自然大異其趣。或者可以說，寫作方法是個人私有的「不動產」，他人無法襲用。

散文是作者主觀的產物。我們產生某種意念，最先想到的是怎樣把它表達出來，這其間牽涉到文學形式的選擇；因此，散文是思想的具體化。這裏面有着作者個人的喜怒哀樂。這些感情素材，需要通過客觀的過濾，更需經過藝術的加工。

文學形式的選擇是指作者心目中認為最佳的表達意念方式。在選擇表達方式之前，必然先有了要表達的素材。也就是說，先有「寫什麼？」（內容——表達素材），然後才會產生「怎樣寫？」。散文的創作有方法嗎？當然有的，但是如果你問一位作者他全篇用的是什麼方法，恐怕連他自己也無法具體回答。所謂方法，乃是個人創作的不斷試驗所達到的某種通則罷了。

散文難寫嗎？不難，難的是素材的取捨與技巧的掌握，也難在意識流動的捕捉和組織，情感的表達和節制。要把所有的人生百態搬進或長或短的散文裏，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只能截取社會的諸般現象，其個較突出的現象片段。

文字、技巧、內容、意境是散文的四個主要骨架。華文的組成因子是單字，由單字組成句，句組成章。讀者透過這些文字而參與作者的心靈活動。散文的魅力就靠這些文字來經營。所謂魅力是作者多方面營造的氣氛的總效果。最基本的要求是要有韻味、活潑、多變化、穩健、暢達、要有新意。

所謂內容，是作者所要表達的意念。「上窮碧落下黃泉」，天地宇宙、風土人情，皆可作為題材。每個人的所見所聞，不盡相同，雖然會有相同的主題，比如「愛情」，前人寫過

了，現在還有人寫，將來的人也不會放棄這主題，這是因為時空的不同，或因情緒的不同而產生不同的想法和看法。內容的「真」是重要的，這裏所指的「真」，並不一定要指實實在在發生的事，所謂「真」，有情感的真，事物的真，超現實的真。文學作品着重想像，通過想像，使內容多樣化，也更為豐富。一些肉眼看不到的，捉摸不到的，潛意識的活動，都可憑想像去發掘出來，把讀者提携到一個高妙的境界。

意境是現代散文作品中作者個人思想的深度和境界融渾而成的最後結果。人生觀是一個人對生活的看法，也是一種觀世的態度。我們要求一個現代散文作者的思想要深刻，見解要獨特。如果我們說思想是散文的血肉，那麼文字結構便是一篇散文的骨架了。

溫任平在『散文的寫實與寫意』中指出：寫意的散文「寫的是情思昇華的狀態，表現為抒情的風格」①。現代散文往往是作者情思昇華之後具現於文字的「心理記錄」。它所以被稱為「現代散文」，是因為它是現代文學的一個部門，更是現代詩，現代小說的同門。冠以「現代」二字，意味着作者的時代感性，也指陳一種新穎的藝術形態的追求。

年輕作者往往對散文有一個很錯誤的看法，以為散文是「散亂無章的文章」，是一揮即就的東西。這是一個很嚴重的謬見。如果散文是以「散」為規格，那麼隨便一個句子，隨意的文字組合，都可以成為散文了。事實上，現代散文對文字，技巧、內容的要求都極嚴。葉珊認為：「散文是一種非常可以錘鍊的文學『瓊瓦』」②。這裏的「瓊瓦」，是指文學的類型（Genre），葉珊的散文，是現代散文界中的佼佼者。他後期改名為楊牧，風格一變，這實例足可證明現代散文的可塑性是頗大的。另一位散文大家余光中，更是一位以理論實踐作品的作家。他在『逍遙遊』後記中說：「我嘗試把中國的文字壓縮，搥扁、拉長、磨利、把它拆開又拼攏，拼來且疊去，為了試驗它的速度、密度和彈性。我的理想是要讓中國的文字，在變化各殊的句法中，交響成一個大樂隊，而作家的筆應該一揮百應，如交響樂的指揮杖。」

葉珊和余光中皆為散文界舉足輕重的作家，這些話也顯出他們對現代散文的重視。事實上，現代散文的文字，技巧及內容都有傾向繁富化的跡象。現代散文作者對前輩作者如五四時期的散文表現，是不滿足的，他們企圖去開拓新的領域。五四有五四的歷史意義，但今日的作者，如果只知一味模仿，恐怕是在文學上開倒車的不良現象。現代散文語言密度的加強，意識流手法，蒙太奇（Montage）技巧的運用，詩的架構的形塑，只怕會令一些人感到目瞪口呆，嘆為觀止。

王文興在『新刻的石像』中指出：「想要振興今天的散文文字，惟有向詩學習。詩是文字中的貴族，我們的散文太需要尊貴的血質了。」③現代散文文字的錘鍊與濃縮，的確需要借重於現代詩。現代散文的藝術表現是多元的，它企圖以有限的文字，來表達或暗示出多層次的意義。現代散文之所以借重詩的語言、電影、音樂及其他藝術技巧，其用意便是試圖形塑出一個多面向的，多層次的小千世界。

## （二）

馬華散文深受港台散文的影響是不容否認的，但全然說馬華散文是港台散文的翻版却有欠公允。在諸多的文學論爭中，散文是唯一沒有涉及論戰的。它一直是在一種平和的，頗不受人注目下滋長。事實上，馬華文學評論者，除溫任平，溫瑞安外，對馬華散文都不屑一評，這是我們的文學評論家頗難辯解的事實。

『海天月刊』第十三期的社論『如何接受外國文學』一文中，特別提出「我們的文學特徵」，「如何吸收外國文學作品，但不喪失自己特有的風格」等問題。一九七三年我隨天狼星詩社訪問團赴北馬訪棕櫚出版社及犀牛出版社，艾文兄曾於席上提出「馬來西亞化」這問題。當時我的年紀只有十七歲，雖參與席間的激辯，但由於自己學識淺陋，實無力就這課題作一深入探討。時隔七年，這問題我想仍是馬華作者應該關注的。

「馬來西亞化」應涵蓋兩個層次：形式的及精神的，前者是文字的經營，後者是精神內涵的表現。「馬來西亞化」應有異於「馬來西亞地方色彩」的渲染。說來馬華詩及散文作者似乎對「地方色彩」這問題不太關注，關注的是馬華小說作者。在筆者所閱讀過的不少作品當中，常會看到不少音譯自友族語文的詞句如「亞里」、「巴刹」、「娘惹」、「馬打」、

「多隆」、「甘榜」、「峇峇」……給人一種「雜燴」的印象。這種語言「地方色彩化」似未能掌握到「馬來西亞化」的真正精神，這和廣東人寫「我唔知」、「睇水」；福建人寫「阿母」、「夭壽」等方言並無二致。

馬華作者所身處的文化處境，明顯的大異於港台作者。馬華作者在題材的選擇方面，在心理的壓力方面，自然與港台作者不同。馬華作者必須在自己的土地上扮演他的角色，忠實的反映出這一代馬華社會的精神面貌，這該是馬華作者所應關注和投入心力的方向。

### (二)

作為一部散文選的主編，心理負擔毋寧是沉重的。選稿及編輯過程中，我的態度是力持審慎，當然，作品的選錄，難免為編者個人的文學偏好與文學修養所影響。事實上，沒有具備某種文學觀與主見的人，相信是難以從事這方面的工作的，尤其選集中的作品，仍未經過長時間的過濾，還沒有所謂「歷史的定評」，因此作品的甄選，仍需編者本乎一心，通過他的判斷來取捨。

這部散文選的編選方式，是由編者擬定名單，去函相激，請作者寄來他們認為較滿意的作品，並提供生平資料，再由編者從中選出若干篇。部份作者因住址不詳，但却可尋獲生平資料者，概由編者代選。至於那些相邀而無意參加者（如洪翔美、許友彬）；由文友，學報社代轉信而無回覆者（如葉誰、沈麗家、岸沙），由於生平資料不詳，無法代為選錄，只好割愛。我在這裏指名道姓，並無「示眾」之意，只為將來的「清白」預作澄清。一九七八年我編『大馬新銳詩選』，曾託學報社轉信代邀左手人（即黃遠雄，圓心鴨），但因未獲回信，手頭又無生平照片，未能選錄，三年後仍有人指責我故意忽視這位詩作者，為免歷史重演，實有必要先作聲明。

文選向來以人選的選擇最為棘手。要攔出一個足以代表馬華散文的陣容，確實不容易。首先要決定何者為散文作者，何者為非散文作者。余光中教授曾謂「散文是詩人的副業」，詩人雖多從事散文創作，但也有一些詩作者却非散文作者，如沈穿心、張瑞星……等，所以沒有選入。

我忝為現代文學作者，難免被人冠以「排斥現代派以外作者」的罪名，但這部文選，是以各散文作者在馬華散文界的地位與表現為選錄之準繩，並無派別的歧視，這點似乎有必要在此稍作聲明。

我在前面指出，散文的範圍極廣，但這部文選選的是抒情散文，其他的說理報導文字、戲劇片斷等，一概不選。被選錄的作者計有：原上草、翠園、陳慧樺、魯莽、憂草、慧適、呂晨沙、沙燕、王潤華、馬崙、梁誌慶、年紅、孟沙、高秀、溫任平、洪浪、游牧、何乃健、冰谷、川谷、梅淑貞、思采、蒼松、雅波、雅蒙、俏凌、左手人、溫瑞安、商晚筠、方娥真、刃貝、潘友來、梁紀元、余中生、落葉、李憶若、藍啓元、葉嘯、何謹、風山泛、何榮良、佐漢、江上舟、張樹林、吳海涼、陳蝶、葉瓦、林月絲、林燕何、葉河、潘天生、冬竹、荷、淡靈、朝旭、共五十五人。前面的作者該被視為馬華散文重要的開拓者，中間部份為中堅作者，末後部份均為較具潛力的新生代；後者雖說創作年齡不長，但創作頗勤，作品已稍具規模，故亦斟酌選入部份有代表性者。馬華散文界熄火停工者人數固然不少，但是前浪去了後浪來，新生代的年輕作者不在少數。

魯莽、憂草、慧適均為馬華散文早期重要的散文作者。魯莽以文字瑰麗見稱，憂草現代感敏銳，慧適的散文洋溢着一股清新的田園氣息。八十年代的今天，上述三人，不是少產，就是經已封筆歸隱，這對馬華散文，損失頗大。思采曾自喻為「小葉珊」，他對馬華散文曾有過一段時期的影響，他唯一的散文集『風向』在一九七一年出版，他那種近似葉珊的柔婉風格，一度是不少年輕作者學習的對象。令人遺憾的是，近年來他已完全停筆，動向令人擔憂。另一位作者溫瑞安風格雄奇浪漫，也曾引起一些爭論。何榮良在七九年六月號『蕉風』中，大力抨擊溫瑞安，指彼那種浪漫江湖的風格與時代脫節。令人詫異的是，批評者的何榮良，無論在詩與散文方面，走的都是溫瑞安的路，他的作品在在可以窺出溫氏對他的重大影響。溫瑞安離馬赴台雖已數年，但他作為一位重要的馬華散文作者的地位，應是無可置疑的。如果要數散文風格最多變化的作者，應數溫任平。他是寥寥可數的以理論實踐作品的作者

之一。從『風雨飄搖的路』到『黃皮膚的月亮』，可以窺出這位散文作者的多次蛻變。從前期的平淡樸素進入近期的繁富多姿，溫任平用作品證明了他確是「不滿足於一種表現形式，或執着於一種技巧」的④。

馬華散文女作者並不多，整體表現也不見突出。除翠園、方娥真、梅淑貞、李憶若、俏凌及商晚筠外，其他作者均屬於新生代作者。方娥真要算是這群女作者中，表現較為突出的。她著有散文二冊，在台出版，頗獲佳評。她的散文，娓娓道來很能予人一種親切感，其文字風格柔婉且氣氛控制亦頗適宜。梅淑貞及商晚筠，兩人的散文均別具一格，她們從事散文創作多年，成績卓著。前者著有詩集，後者也出版有小說集，但梅、商兩人，仍未見有散文結集面世。

文選最後部份收錄了馬華散文新銳的一群。讀者當可從馬華散文界前輩與新人的創作表現中，窺出文學史一脉相承的意義。

馬華新生代作者對文學創作是相當保守的。這與他們接觸到的散文作品有關。中學教師多以教科書裏頭的朱自清、徐志摩等五四作者為規範，更以『匆匆』、『背影』等散文模式授予學生。馬華新生代深受五四作者的影響是可以理解的。但隨着心智的逐漸成熟及規野的日漸拓展，五四的文字技巧，是很難再滿足他們的。他們期望在文字、句法、技巧上有所超越是很自然的事。創作本身就具有創造及突破的意味。作為馬華新銳應有這份自覺，一味模仿前人的作品，十年如一日，相信難望有成。文學思潮固然是隨時代思想而變遷，但若抱着「到了五四，到了今天，它依然不斷衍變，可見我們原無須刻意強調追求」⑤的想法，以為只須坐待其變，即可坐享其成，守株待兔，希望不勞而獲，正足暴露小部份作者那種不思變革的慵懶心理。

五四有它的時代意義，也有它文學史的地位。五四作品是五四時期以白話為工具的試驗性創作，時至八十年代的今天，我們無須抱着這個舊包袱戀戀不捨，我們應該推陳出新，拿出屬於八十年代的作品來，而不應再炒五四的冷飯。我想馬華散文作者秦半能拿得出比五四作品更具份量的散文。只要細讀一遍這部文選裏的散文作品，相信是會同意這項判斷的。

余光中教授寫『下五四的半旗』⑥，頗引起一些人的非議，但他的用意並非打倒或否認五四傳統，而是要為趨起不前的當代作家指出一條邁向現代的路。寫得出「四平八穩」的句子只是八十年代作者最起碼的文字訓練，要把「中國文字壓縮、搥扁、拉長、磨利、把它拆開又拼攏，折來且疊去……在變化各殊的句法中，交響成一個大樂隊」⑦，才是散文作者的大企圖。八十年代的作者如果只是以「能寫四平八穩的句子」而沾沾自喜，而滿足，又如何奢談創新？新生代有志於創新，我們又何必猛潑冷水，惟恐不能淹死這批新生代？楊牧在『中國當代散文大展』序文中說：「現代散文令我們喜悅的是文字章法的改造，以強烈再生的面貌重覆數千年散文傳統裏未嘗稍衰的感情和思想」⑧，我想他要告訴我們的正是散文如何從傳統中蛻變出來，以再生的新面貌為自己定位。

今天，我們獻出這部籌編於八十年代開始的散文選，這部散文選也正是馬華文壇有史以來的第一部散文選集。我不知道它是否擲地有聲，但我可以肯定我們有一個不弱的陣容，有好些作品無論放在國內或國外的任何文學選集裏，都不會相形見絀，令我們臉紅的。

(一九八一年一月十日)

①見溫任平著『人間烟火』，頁七。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協會出版。

②見葉珊著『葉珊散文集』，頁二〇四。台北大林出版社出版。

③參閱『新刻的石像』序，頁廿。台北仙人掌出版社出版。

④見溫任平著『黃皮膚的月亮』自序，頁十一。幼獅文化事業公司出版。

⑤參閱「學報半月刊」九九〇期黃協海寫的『讀後感』，頁三十三。學報出版社出版。

⑥余光中曾指出「舊的時代已經過去，中國新文學史的第一章已經寫完，胡適的逝世只是最後的一個句號」他希望這一代的青年不會再對五四作者存有依賴現成的心理。全文見『下五四的半旗』，收入余著『逍遙遊』，頁一。香港文藝書屋出版。

⑦見余光中著『逍遙遊』後記，頁二〇八。香港文藝書屋出版。

⑧見黃進蓮編『中國當代散文大展』楊牧序。台北大漢出版社出版。

# 倫敦，一個晚上

\*楊艾琳

門一關，大家都走了。桌子、椅子，以及牆上對崎的兩幅山水畫，在黯淡的燈罩下，於是只剩下他一個人了。從上到下，由右至左，沒有一件東西不屬於他，但他未曾知足而樂，或許可以說他知足但不曾快樂。

他木然坐下。幾乎每一方寸皆是他累月經年的心血，却絲毫沒有留下他的歡顏。爲什麼。他不能不問自己。中午來了個遊客。他要了一碟炒麵，並問我那裡人。哥打峇汝。哥打峇汝？同鄉。他看着我，我望着他，他想。從前夢裡總是期盼有一個鄉人從這一個門口走進來。他想知道巷尾的巴利如何，街頭的咖啡兄可好。如今，真的有這麼一個男人走進來了。他在他眼裡尋找。尋找。尋找。然後他茫然，他再也找不回故鄉的影子了。

阿福記。阿福記。他呻吟。

離開餐館，他回到自己的閣樓。將一卷卡式插入唱機，開一罐啤酒，推開棕綠色的窗，然後倚在窗檻上眺望街頭。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迴旋着。樓下的Pub跌出三個搖搖擺擺的漢子，大聲談笑。一輛車駛過。被讚頌的人類，他想，貝多芬是怎麼對待人類啊。他知道自己不該想那麼多，越想就越憎恨自己，結果便會打着自

滅的念頭。十七年前，十七年前他就是想得太多了。他找不到同一類似的人，雖然至今他依然找不着。十七年前他是個不同凡響的青年。然後他單身匹馬來學音樂，封鎖自己，想在靈魂裡追求藝術的更高境界。他多愛於音樂，醒來依然是從前。失望之陣，他不想尋找了。他不想再夢想成一個燦爛的音樂家，那一個看雲聽浪的少年夢。從學院的古典理論及技巧上，他找不到什麼，於是他退學了。他沒有胆量歸去。結果他什麼都做，只要夠他生活。現實漸漸佔距了他，從任何低賤的工作到開餐館，他忘了故鄉。

空洞的人坐在空洞的房裡，貝多芬隨着秒針的旋轉愈增可惡。他用力一按，卡式跳出來。塞了另一卷帶，大衛寶兒邀他起舞。他站在鏡子前打量一番。三十七歲了，變得和街上的任何一張臉都沒有兩樣。他已經被上帝放棄了。那麼俗不可耐。在寂寞的國度裡，他想家。可是回去還有什麼？朋友不再是朋友，敵人不再是敵人。沒有人會希望見到他，更沒有人會想念他。我真的那麼壞嗎。故鄉的臉一張張拼成圓的方的三角形的，一連串同樣的疑問凝聚在這一個空間裡了。

罐子裡滴不出水來，只餘

剩一些白沫，他開了另一罐。鈴鈴，鈴鈴。哈囉。彼得，噢彼得，我爲你作了一個雕塑，你希望來一趟嗎？好，給我十分鐘，我就過去。他披上大衣，回到蕭索的路上。

整條街空蕩蕩的，風凜冽，心肺亦感到冰涼。Bayswater的一切對他太熟悉了，熟悉得甚至有時候記不起。他經過自己的阿福記，那餐館外的路燈淡淡的，令他忽然憶起家鄉的月亮，曾經柔柔地照過他和那個叫做什麼名字的女孩子。他猛記，猛記。算了。想不到十七年過得那麼輕意。幾乎沒有一個國度不是他陌生的土地。無論在東，抑或在西。後院的泥土該是黑的黃的還是紅的他再也記不起。母親去世了，父親也死了。他什麼孝心都未盡過，這算是白生了。他覺得自己的生活太荒唐。簡直像一個不曾收拾過的抽屜。噢天，我怎麼變得這麼麻煩起來。他恨恨地敲自己的頭。

來到了一扇黑色的門前，他默默地站着。只要他踏上石階，扣兩下門，就有一個安東尼可以陪他聊天唱歌喝酒睡覺，度過一個寂寞的晚上。

或許，安東尼就是他的同類。



# 落色鈴的一天

\* 區區

當落色鈴曹踏入葉嘉善大律師的辦事處時，幾乎所有工作人員都擱下工作，抬起頭把目光投向她。

落色鈴全身紅，低領紅襯衫，白摺紅裙，紅高跟鞋，紅手提袋，彷彿一團熱火，把人烘烤得口乾舌燥，頭昏腦脹，混身發熱。

落色鈴裝着沒有注意別人的目光，瀟灑自若走到自己的座位，放下手提袋。坐下。坐下後，她也不急着要處理文件，却慢條斯理從手提袋中掏出了小鏡子和梳子，舒舒服服地梳起那電得像一堆鷄窩的頭髮。

她的舉止另有一番逗人的味道，所以那些已收回去的目光，又復投射出來，像箭一般往她身上纏去。

小鏡子映出落色鈴的一副生動的臉孔，一套柳眉鳳眼、朱唇貝齒和挺秀氣的尖鼻。落色鈴很滿意自己的花容月貌，所以她一有空就照鏡子，其實並不是爲了要梳頭髮。

每次走在路上，路人的目光如電，閃呀閃呀閃在她身上，落色鈴就格外開心，覺得自己一點也不平凡。她也挺喜歡看反映在玻璃櫥窗上的自己，看得多了，她覺得自己如果有機會，實在應該去當歌星或明星，不應該在律師樓裡沒沒無聞，虛度青春。

落色鈴冥想了一會，才依依不捨收起了小鏡子，拿起桌子上的文件夾，想開始做點事情。這當兒，那個雜役却推開黑玻璃門，捧着一束康乃馨走進來。甫一進門，那把咀便高聲嚷着，「落色鈴，又有人送花給妳了！」

「傻阿福，你怎麼死不肯改，我說呀，我的名叫Roselin，不是落色鈴，你怎不聽！」落色鈴嬌嗔地罵着，那臉上卻漾着微笑。

這些日子總收到不少花，不是經理送就是醫生送，不是工程師就是會計師，不是青年才俊就是社會名流，才一面之緣便大獻殷勤，怎麼不使落色鈴矚目若驚。

但是她落色鈴並不是白痴，這些討好她的男人都是痴迷她的年經及美貌，不然可就不會捨得那筆買花的錢了。這些送花者裡，大半都已結婚，他們的企圖昭然若揭，落色鈴豈有不知之理。

儘管如此，她卻不會去拒絕那束康乃馨，她從阿福手中接過來，隨意把它扔在桌子上，低下頭處理文件檔案。

四周有眼光投過來，有羨慕的、有妒忌的、有輕視的、有不以爲然的……但是落色鈴却處之泰然，她認爲自己有資格讓別人品味與欣賞、讓別人羨慕或妒忌！

## 2

休息的時候，律師樓裡才洋溢一點生氣。

三幾個女人圍在一起，談的當然離不開時裝了。一個姓周的小姐以羨慕的口氣說：「Roselin，妳這套衣服那裡買的呀！那麼漂亮、那麼出色，一定很貴吧！」

「別人送的，由巴黎帶回來的呀！我也不知道有多貴……」落色鈴淡然說，心底可高興極了，「聽說是巴黎剛流行的！」

「哦……」幾個女人驚嘆，羨慕多過一切。

「我還有一套英國的時裝，是戴安娜王妃的新裝，明天，我就穿來。」落色鈴又說。

「哦……」又是一陣驚嘆。

那個名流的太太劉珠寶眼看一切光彩由落色鈴奪去了，心裡十分不服，於是急忙說：「我丈夫剛由日本回來，也帶回來不少時裝，明天我……」

「孫太太，日本的時裝很落後的呀！別人流行過了他們才拾來穿，你不懂得嗎？」落色鈴微笑對劉珠寶說，她要挫一挫這有錢太太的風頭，以免自己的光彩被她搶過去。

「哦……」劉珠寶有點氣餒，然而她不能一出馬就認輸，於是就自負地說：「沒關係，過幾天我拿年假，就飛去巴黎倫敦，專程去選購幾套新裝回來讓妳們瞧瞧。」

「嘩！孫太太真威水，說出國就出國……」幾個女人拼命吹捧，惟獨落色鈴默默無語，心底蠻不是味道。

和劉珠寶比起來，她落色鈴只有青春與美貌輕易勝過她，但是比起有錢有勢，她落色鈴只得落下陣來。

落色鈴的家庭只是小康那種，中五畢業便來到這律師樓學習，以後便成了相當熟練的書記，領一個月七百多塊的薪水，比下有余，比上却極端不足。

私底下，落色鈴總祈望能夠遇到一個有錢的公子哥兒，做他的太太，好像劉珠寶做孫名流的太太一樣，出來做工不外是為了可以打發多餘的閒聊時間，不外因為可以把自己的長處向外人展露，薪水根本是一種點綴。

她落色鈴却不同了，她需要這份工作，因為她家庭需要她幫助。如果她能夠嫁給有錢的男人，那麼日子就太過輕鬆寫意了。當然，她也可以像劉珠寶一樣，專程飛去歐洲採購時裝了。

她深信命運是可以改變的，她企盼這一天的蒞臨。

### 3

十一點多，一個中年人進律師樓，向落色鈴表明他是獨中擴建校舍基金的籌委會主席，希望能夠會見葉律師。

「葉律師很忙，或許不能見您。」落色鈴說。

「不會的！他叫嘉善是大慈善家，一定肯為獨中出錢的。」那中年人說。

落色鈴於是用電話分機把一切告訴那個有個別辦公室的葉嘉善。

「對不起，他有了客人，不能接見您。」落色鈴抱歉說：「不過，他要您留下電話，他會與您聯絡的。」

中年人只有離開。

中年人走後，落色鈴撥一撥髮，往葉嘉善的辦公室走去。

辦公室內布置得美侖美奐，氣派非凡落色鈴進入時，那年齡已五十歲開外的葉嘉善正在閱讀報紙，見她進來，才放下報紙。

「波士，那人走了！」落色鈴說。

「很好！很好！什麼獨中，我何必支持……」葉嘉善脫下眼鏡，揮揮手說：「坐下，Roselin，妳坐下。」

落色鈴在絨布沙發微斜着身子坐下，那葉嘉善走過來，不露半點痕迹的坐在她身畔。

「Roselin，妳在我這裡也快兩年了吧？」葉嘉善輕輕地問。

「波士，兩年多了。」

「哦！是的，我忘了。」葉嘉善輕拍自己的額頭，「妳的工作表現的確不錯，我應該加妳的薪水了，Roselin……」

「謝謝您，波士。」

「應該的……」一句話說未完，葉嘉善的一只手便輕擱在落色鈴的另一邊的肩膀上。

落色鈴心裡一搐，忙低下頭把視線專注在自己的腳趾上。

葉嘉善的探試沒有被推拒，便進一步把手挪下去捏落色鈴的乳房。這時候，她不得不稍微掙扎了一下，但是整個人却反倒攤在他的懷中。

葉嘉善一面淫淫地啾着她，一面更加用勁去撫去捏。落色鈴嬌笑喘氣，使他更興奮不已，忙得連另一只手也用了……

### 4

下班的時間快到了，落色鈴收拾好文件夾，呆呆地冥想。

今早她被葉嘉善佔了不少便宜，他也慷慨地答應加她一百元薪水。但是，一百元沒什麼用的，還不夠買一件時裝。

我需要的不是這種無法改變生活命運的施捨，我真正需要的是捉住一個有錢的青年才俊，這樣才能滿足自己的欲望，也可保障自己的前途。落色鈴很周全的替自己打算着。

她想到了那個在商場上春風得意的楊得志，他年輕、英俊……正是她夢寐以求的人物。一個月前，她不惜奉獻自己的肉體，來表示自己對他的愛。這一個月來，他們打得一番火熱，只要他一開口求婚，落色鈴會馬上答應嫁給他！

如果能夠嫁給楊得志，她也不必為了區區一百塊錢，而讓那老傢伙上下其手了。她也不必讓那劉珠寶調侃了。她可以揮金如土，喜歡就上班，不喜歡就辭職，用那閒暇時間去跳健康舞，去打麻將，去學插花、去游泳，不然，就在家裡看電視劇也好過朝九晚五，虛耗青春年華。

對律師樓裡的工作，落色鈴也真厭倦了！老實說，除了那個心無城府的阿福外，大家都那麼虛偽、造作，從來就沒有人彼此相誠以待。同事間表面上談談說說笑笑，彷彿很融洽愉快，其實大家只是泛泛之交有什麼工作，最好推給別人，自己輕鬆自在，薪水照領。

律師樓裡，其實不只葉嘉善覬覦她的美色而已，只是別人沒有經濟能力驅使她出賣尊嚴而已。

那葉嘉善，其實落色鈴一早就看透了。這傢伙，一表斯文，有錢有勢，在社會上也略有名望，但是卻是一個見風轉舵、見利忘義的傢伙。沒錢可

請不動他，施善完全看是不是對他的名望有所幫助，若沒有，免談！

無錢無勢的小人物要見到葉嘉善可不容易，但是，若是有錢佬、社會名流登門，他一定親自歡迎，遞烟點火，極盡阿諛獻媚能事。

落色鈴就是討厭他這種哈巴狗似的獻殷勤，但是，自己却爲了區區一百元的加薪，讓他佔了便宜。想到這裡，她不禁連自己也討厭起來。

她陷入自憐自怨的情緒裡，直到阿福提醒她，「落色……lin，下班了，還不走嗎？」她才如夢初醒，拾起手提袋，走出律師樓。

### 5.

走出黃金大廈，落色鈴一眼便看到那輛金黃色的寶馬牌名車遠遠泊在那兒。她心中一陣暗喜，腳步不覺加快，朝那輛出色的名車走去。

楊得志替她開了車門，待她坐定，便說：「去貴都吃晚飯，怎樣？」

「依你。」

那晚餐的菜餚非常豐富，落色鈴吃得開心極了。她開心的不只是能夠吃到豐富的晚餐，而是楊得志出手大方，顯然又是商場得意的了。

晚餐後，時間還很早，楊得志便載她去「夜來香夜總會」聽歌跳舞，使落色鈴陶醉在歡樂中。有幾次，她激動的想法要求楊得志娶她，但是少女的矜持及自尊却使她沒有勇氣開口。

夜總會出來，已經九點了，楊得志便載落色鈴去一間大旅店開房……

從旅店房間出來時，已經是午夜時分，楊得志與落色鈴正想進入汽車時，兩個彪形中年漢子出現，並對他們說：「先生、小姐，你們被拘捕了！」

落色鈴心一抽，正滿頭霧水的當兒，却看到楊得志的臉色驟變。

兩個漢子出示証件，証實他倆是便衣警探。

「干嘛拘捕我……我們？」楊得志結結巴巴地說。

「先生，你不必明知故問了！你的攝影師已經落網了……」一個漢子說。

「我爲什麼被捕？」落色鈴却是不明白。

「小姐，妳是春宮小電影的女主角吶！」

「什麼？」落色鈴大驚失色，彷彿墮入冰窖裡一樣，周身冷得徹骨。她恍然了悟，楊得志幾次上床前總要她服迷幻葯，讓她迷迷糊糊的。

「警方已函獲了兩卷春宮電影，小姐妳是女主角吶！所以我們跟踪妳幾天，終於讓我們等着了。而這位先生，我們有証據認爲他是首腦……」中年漢子說。

坐在警車裡，落色鈴感到無助且恐懼，她悲慟地抽泣着，一下子，她的夢、她的希望成了泡影，碎得了無痕跡！

## 詩人老去

\*辛吟松

你  
曾經是謬思忠誠的子民  
當年的歃血是一種信念  
夜夜的挑灯不寐是爲了要與詩神握手  
而詩是杜甫的情是李白的  
激情三千風雲八萬  
深信白髮成冰時  
自己的筆還能唱出許多豪邁的歌  
且泣着一路血脈的悲辛  
而今，鋼絲映雪  
戀過的尋過的都是身後的一影婆娑  
洞穿紅坐  
悟出一切皆夢想幻  
唯扁舟一葉

負手遨遊江湖  
看沙鷗散若雲煙  
世事如棋多變  
你的一生際遇  
只付於一聲  
輕嘆

## 壓稿問題

\*陳全興

壓稿是非常嚴重的問題，不管是對編者、作者或讀者而言。這主要是編輯在選稿方面不夠果敢，不敢投籃，次要的是刊登版位少、常脫期及好作品太多，只有排着隊來，編者壓得不亦煩悶，作者也等得不亦煩悶。

一篇文章見報，最快也要在寄出的一個星期以後，一般上文章被壓着一兩個月才出籠是很平常的事，尤其是月刊、季刊、雜誌及期數少的文藝副刊，壓上三四個月至半年一點都不稀奇。

每位作者都希望文章得以快快發表，因為發表率也是刺激創作的一股力量，而且拖得太久才登出，事過境遷、人物全非外，也讓人有種不堪重讀的感覺，因為肯定的現有的創作技巧、風格與水準都與以前有些出入。

如果文章被壓得太久還且不刊登，多數作者都以爲投了籃，不服氣的當然重抄一遍，改投別版，畢竟一篇作品的完成是花費許多時間、精神及心血的，隨意被投籃是很難受的。

緊接着發生的是作者最尷尬的「一稿兩投」事件，可憐的作者就如此被折磨得尊嚴皆跌，被沒收稿費外，還得去信解釋道歉。

其實，「一稿兩投」事件是可以避免的，編輯有責任多注意各報的文藝副刊，而不再登出已發表的文章。如果編輯們在選稿方面不婆婆媽媽，登就快登，投就快投，要壓就要聲明「某某作者，×××一文待用」，那對大家不都有好處嗎？編輯不必爲「不忠誠」的作者煩惱，作者不必爲「飛來橫禍」驚心，讀者也不必「費盡心思」去挖出騙稿費之徒。

請高抬貴手，別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

---

## 如果時光倒流……

\*楊如芙

很久很久以前，我是個學理的，後來自身的「現實主義」意識逐漸抬頭，認識到若要學理下去，在可愛的馬來西亞，大學畢業出來，若不是當人之患，便是繼續當超齡學生，做研究，準備拿個甚麼碩士博士學位。當人師，是最沒有吸引力的職業，因爲我坐了十幾年的課室，看飽了那些來來去去老師們臉上的倦怠，已足以令我觸目驚心。而做研究，當超齡學生，拿個甚麼士甚麼士，雖然比較有看頭，但在本國本土，除了教書，又能做甚麼？我當年就聽說過有個生物學博士，去一些公司面試，總是被人嫌學歷太高而不被聘請。不過話又得說回來，在這裡的商業機構裡，一個生物學博士又能有些甚麼作爲？

更何況家裡也沒有閒錢讓我做個幾年下來只會蛀書而不事生產的書虫。所以在靈光一現之下，便棄理從商，而且讀來興趣無窮。第三年一開始，已可以出來工作，不必再依靠家裡。因爲工作是全日性的，有些課是沒法上，不過只要自己下點功夫，功課絕對是沒有問題。到了第三年底，我已通過兩個校外考試，而且最令我感到飄飄然的是，在八十多個同學之中，只有不到十五人才有這項「偉大的成就」。雖然考試成績理想可是我從不認爲自己是「商場俊彥」，可能是當日不敢負父母姐姐之望，才拼命埋頭苦幹吧。

前面已經說過，我當日是讀理的，即使到了今天，也喜歡看些科學性質的文章，特別是有關天文學與相對論的。也許做個科學家比較單純快樂的，但當年爲了現實迫人，我作了一個影響一生的抉擇。而今天即使時間肯倒流，我還是不會另作選擇。

最近剛考完試，不做學生了，重獲自由，努力學習寫稿。第一步是細閱報章，決定方向。我看到很多名字，名字，名字，呵，這麼多同道人，然後我開始研究這些名字是為什麼而寫。

這是一道簡單的物理選擇題，答案有：

(一) 為名

(二) 為利

(三) 為興趣

我選了(三)做答案。我寫、寫、寫。然而我寫的並沒出現——或者例外地在一年後的某一天出現——這聽來很像一個無味的笑話，然而這是真的，呵，等待使人失憶，思君令人老。我痛定思痛，努力尋出錯處，結論是我沒看清風向。我再次細閱報章，比上次更仔細。

我知道了。

甲報的文章應該是積極的、樂觀的，光明正大的，向上的，有大道理的，呵，社會與文學。

千萬勿寫小文章給甲報，即使寫了小文章，謹記放上大題目。這真是一個難題。我也要唸「我們的根，我們的文化……我們的，我們的……」，這麼多人唸，我如何從人聲中聽出我自己的聲音在那裡。在那裡呢？

我也要唸？我也要？

還有，舉凡小說、詩歌、散文，都要有教育意義，社會意義——呵，我才脫離學校生活，我才從被教育的圈子退出來，我憑什麼去教育人家，我怎樣告訴人家社會的意義在那裡呢。在那裡？

這真是一個難題。

且看乙報。

乙報的文章應該是年輕的，美麗的，傷感的，憂愁的，輕輕地唸出來——垂著頭輕輕地唸。唸給自己聽。

我也要唸？我也要？

我也要寫一些自己看不懂的詩？而我自己還不肯定為什麼而寫，為什麼要寫。呵，這又是一個難題。

丙報的風格顯然是忠於自己，忠於自己的流行小說、科幻小說、武俠小說。快而準，符合大眾口味——大眾的口味當然不是諾貝爾文學獎——大眾是過一日是一日，過兩日就是兩日了。

無名氏說十年磨練文筆，十年體驗人生，呵，十年人事幾翻新——兩個十年過去了——這個存了「兩個十年」心理的人或許只是另外一個無名氏，不是「無名氏先生」。為什麼而什麼的最後是什麼都不是什麼。為生而生。為寫而寫。

為歡幾何？

我最近寄失了幾篇文章，所以牢騷特別多，自哀自憐之餘，覺得很像三毛的遺失了石頭。然而暗中仔細推想：費那些心思，寫一些注定寄失了的文章，是否值得——真值得？（思之。思之。）

再細閱報章，最近又發現許多人是為稿費而寫——單單稿費高低的問題便作了許多文章——呵，這麼多的同路人。我想乾脆而簡單地說：我也是為稿費而寫——為什麼？

有些人是文責不負。有些人是一文不付。難道，難道為稿費而寫的態就一定不負責？假如我們寫的每一個字都有每一字的價值，那很應該得回那每一文的稿費——為什麼不？

我願意為稿費而寫。

雖然這也不是一個理想的答案，然而理想國在那裡呢？

在那裡？

呵，理想已經是一個溫柔的影子，在很遠，很遠的地方等着我——然而天真也不在我的能力範圍了。

已經不在。永遠不在。

為

甚

麼

\*阿細

# 人間燈火

書名：人間集

作者：梅淑貞

定價：馬幣五元正

郵購處：人間出版社

8, Jalan 14/34,  
P. Jaya,  
Selangor.

## ——跋梅淑貞『人間集』

一九八五年二月讀下面的文字，頗覺熟口熟臉，可是不知道作者何人。再看幾眼，驀然想起原來是我兩年前的文字緣，如今錄在這裏，算是他們在人間走了一遭，終於塵埃落定：

「人間集」有怨有怒，寫情寫景兼長，裏頭的文字，十分人間，十分燈火。

我說這些文字「十分燈火」，除了「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的隱喻外，是指「人間集」在「蕉風」刊出時，正如一盞的燈，每期所佔的篇幅雖不多，却也亮燃了是期的「文字街」；甚至在交不出續稿時，梅廬主人也會寫首詩來自嘲兼塞責，而我收到詩後，連忙加編按曰：「寫詩塞責下不為例」。

早慧的「流水緩緩」出版後，我說我在書中看到許多熟頭熟臉的「物語」；而梅淑貞的「人間集」中，亦有諸多可作「如是觀」的熟悉，因為「人間集」的題材，不少是配合「蕉風」的專題的。那陣子的「蕉風」，常常不按常理推出專題，如羅倫斯、艾利地斯、米活斯、梁宗岱等，淑貞為編輯人之一，除了負責譯稿外，還同時在「人間集」中寫寫評評是期專題對象。如今我「千里寄蹤」這裏，想起那時如果不是有淑貞與李生兄這樣的朋友跟我一起努力，我是無法勝任地接下編「蕉風」的担子的。這不是矯情的話，淑貞與李生之為人與才學，是我所信服的，而那段同編「蕉風」的日子雖不長，却是我無法忘懷的。

我的跋要說些甚麼呢？梅淑貞的文章，雖是「畫籠」，却早已點上了眼珠，自不需我來美言；那麼就用這幾行塞責的文字來記念那段跟她同編「蕉風」的日子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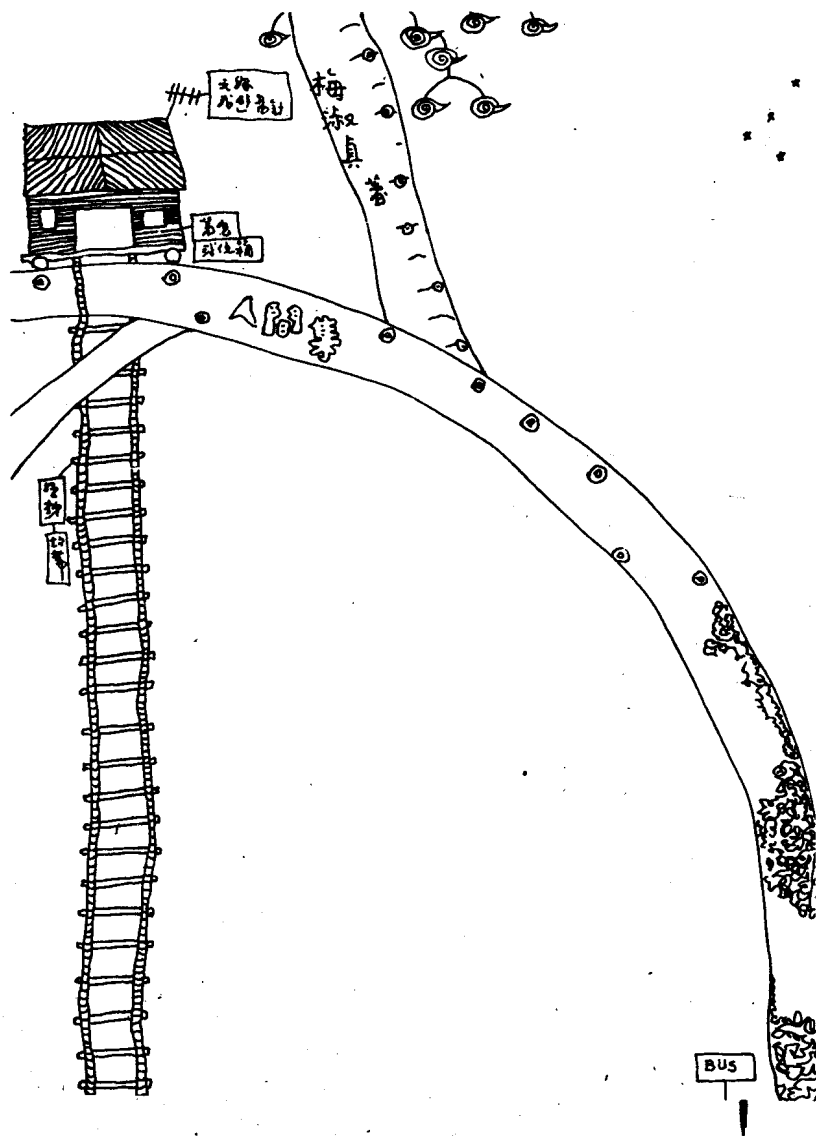
我在台北讀書，過着十分尋常的日子，沒寫文章，也沒讀書。書也不怎麼唸，就是喜歡東翻西看，此外就是看電影，逛街，看人，吃飯睡覺。一轉眼四年過去了。四年來故鄉事我也不甚了了。我是懶於寫信的人，偶爾收到信，攔一攔，就過了一年半載。可是在異地的寂寥歲月裏，收到舊友來信，却是莫大的喜悅；而這幾年來，斷斷續續飄洋過海寫信寄蕉風給我的，也只有梅淑貞一人了。每次收到蕉風，總是先讀「人間集」。這幾期讀了淑貞寫學報蕉風的感慨文字，更觸引起我的「文化鄉愁」（希望沒借錯這個我不明白的詞兒）。淑貞在學報寫東西，從詩到專欄，前前後後，不知多少年了，而今學報竟亡於一朝，豈不令她痛心疾首。而她幾年來更是與蕉風朝夕相對，編編寫寫譯譯的，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以淑貞之才氣，蕉風的「高眉」文字，她自等閒視之，而近年來各領風騷的所謂「八婆雜誌」，淑貞的文章也會是裏頭引人駐目的焦點之一。可是淑貞功力最深的，還是詩。「梅詩集」出版至今，雖已有十年以上的歷史，却仍是華裔馬來西亞文學中少數最優秀的作品之一（我至今仍認為星馬最傑出的前五名詩人為牧鈴奴、李有成、梅淑貞、沙禽、紫一思）。而以淑貞之詩風煥發，至今只出版了一卷薄薄的「梅詩集」，未免美中不足。作為喜歡梅詩的讀者，我自然希望她能繼「人間集」後，再出版一卷梅詩，所以才畫蛇添足在兩年後多囉囉幾句。

\* 張錦忠

## 陳瑞獻序

梅詩是新馬文壇的一株大樹。淑貞又用評論、散文、小說、雜感等等，在樹枝幹間築蜂房，造鳥巢，建茅屋，結繩梯，不僅讓讀者看到她頭迎眾星，想像隨天風四處飛，也看到她雙腳屹地，心在掌上，赤忱可畏。這個作家展覽出來的畫面，完整而又優秀。當文藝的貧瘠因一叢綠茵而顯得無垠，當偽強調出誠的可貴，我堅持對淑貞作品的偏愛。

她不想出書是可能的嗎？『人間集』是對她的意願另一次更為斷然的否決。



『人間集』封面：陳瑞獻設計

# 文 藝 與 情 慾

## (一) 人文初昇時代性的遺跡：(四千年到六千年以前)

在西方通常把基督教的聖經故事，「上帝造人」認為是人類的來源，把伊甸園中亞當與夏娃「偷吃禁果」，犯了淫行當做小說的初祖。因為伊甸園的故事中，亞當與夏娃睜開了眼睛看見了自己的身體，相互對看男女不同，相互吸引，興趣濃烈。喜愛自己的身體結構，也要求與對方的身體接觸。他們交結了，嘗到了極大的愉快。故事寫在聖經中，後世的讀者讀聖經也看到了亞當與夏娃的「淫行」，由於眼見，也感到了一種滿足，欣喜。這種由看見自己的性器，看別人行淫而獲得的快感被特定下來叫做「觀淫癖」( Voyeurism )。字典的解釋說：人有觀看自己性器或看他人行淫的欲求名之曰「觀淫癖」。

歐美的小學家自幼都讀過聖經，受了它的影響是說得通的。在中國自古以來，詩歌，小說中也詠唱，描述男女之情，但並沒有受過創世記的影響。對於這種色情的描繪，詠唱也另有較為文雅的學名。我現在寫的這篇文章就是探索中國文學與色情關係的發展，檢討它的内容與藝術。屬於「色性」( Sexuality )範圍；又屬於文藝批判範圍。

從東西方的文學，藝術作品中都看到色性。這種癖性似有一種力量在背後推動着。我們暫時叫它慾望吧。而這種慾望又似乎與創作的慾望緊緊地相結合。這種情形使得要研究色性問題也不能不同時研究文藝；相同地，要研究文藝問題也不能不研究色性。現代西方學術對於人的色性研究有了較好的發展，性與藝術( Sex and the arts )已成為一項研究範疇了。在中國文藝研究中，這方面幾乎還是個空白。

人的創造才能可以追溯到初民的迷信行為中去。公平客觀地說，它應該是宗教的創始。從人文考古研究發現，在宗教，美感，與色情歡欣之間有着密切的結合。從這三個方面的行動中無論從那一方面，所得的一時的快感，足可以把「千歲憂」瀰補一次。在幼發拉底河流域，沙馬冉城(在今伊拉克南部)出土的陶片上發見了裸體女樂師的刻畫，推算年代，當在距今五千年左右。其次在巴比倫與亞述文化遺產中有「送子女神」( Fertility Goddess )。(參看克勞斯·南米爾送生著『性與藝術』)這位「女神」一手持乳，一手遮陰，使見到她的人發生一種神秘的感覺。象徵着性與生殖，引人神往。從這些實物的發現證明人類的觀淫癖來源很早；宗教，美感，與性興奮是互相結合的。

## 性器形象與文字創作

地下考古在中國是一項頗為發展的科學。郭老(沫若)對於「新石器時代陶器上的刻劃」，在年代上他認為「可以西安半坡村遺址距今的年代為拾標。」那就是距今六千年左右。郭老用插圖展示了從陶片上收集起來的各種花紋共四十多種，「花紋結構雖然簡單，而筆觸頗為精巧，具有引人的魅力。其中有些繪畫，如人形、人面形、人着長衫形、魚形、獸形、鳥形、草木形、輪形(或以為太陽)等等，畫得頗為得心應手，看來顯然在使用着柔軟性的筆了。」這些「刻劃的意義至今雖尚未闡明，但無疑是具有文字性質的符號，如花押或者族徽之類。」這段文字所表明的有兩點是明白無誤的：一是筆觸精巧，有引人的魅力，是美學的。二是刻劃的意義尚未闡明，但無疑是有花押或者族徽之類的含義。所謂族徽，或為圖騰，是宗教的胚胎。所缺的只有性熱情的部份。這是不是就能斷言中國最早期的文化中沒有性的成分呢？我以為不宜下這樣的結論。因為在另一組更為明確認識了的出土文物中有了顯明的證據。這就是殷代的甲骨文字。

甲骨文字出土於河南安陽縣城西北五里的小屯村。這兒被證明為古代殷王朝(周代之前



的首都。甲骨文字主要是殷代王室刻在卜用過的龜甲獸骨上的記錄。是公元前一千三百多年到一千一百多年間的東西。這種刻在甲骨上的文字稱之謂甲骨文，認識甲骨文字（創通）郭老的供獻極大。在他撰著的『殷代的甲骨文和金文』裡，郭老說：「殷王朝是十分迷信的，每事必卜，每卜必至多次。凡祭祀、征戰、田獵、疾病、風雨晦冥，年辰的豐欠，時日的吉凶，用人用牲的多寡，分娩男或女……一切大事小事都要通過龜甲獸骨的占卜以請命於「上帝」。在許多甲骨文字的「創通」中，郭老解釋了「且」或簡寫的「上」為後來「祖」字的初文。「且」字的初文的寫法是象男子陽物豎起的形象。文見『甲骨文字研究釋祖妣』一文中：「祖妣者牡牝之初字」……「是則「且」實牡器之象形。」再有「母」字，它的初文是一幅盤腿而坐，胸露雙乳的女性是被文字學家所公認的。文字與繪畫有着共同的血緣，最初是分不開的。而後以從對文字創制的研究中抽取規律；在採取對象方面，「遠取諸物，近取諸身」，人對性器的觀察並取作模形以造字是自然而然的。在漢代還有用文字的筆法與造字規律創出的男女性交姿式字多種，現在仍保留在日本的中國古籍『房中』諸書中可以見到。其中如「龍鳳記」，「燕雙飛」之類，一見便知其傳神寫意十分地激動心情。

從以上東西兩方面的遠古遺物看，文化中同時含有宗教，美感，與色情存在着，它不但描繪人生，也指導人生。

殷王朝終於覆亡了，在公前一千一百年由周室奪取了政權。周王朝時代為我們留下了許多東西而周詩三百〇五篇也是我中國文化遺產中最早的詩篇，是研究性與文學的最早的文學作品，也是最重要的作品。

## (二)中國最古文藝作品中的色性：（三千年前）

『詩經』是漢代為周詩三百〇五篇總集所定的書名，用意當然是要給它披上道德的外衣，把許多自然緣情的詩句加以歪曲的解說，這種把不出於自然的觀念強派給藝術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才當做學術問題公開提出逐步地從藝術中掃除。我們今天還是稱『詩經』，是因為它已通用，便於交流。衛道觀念放棄了。

這三百〇五篇詩代表了兩千五百年前大約五百多年間的詩歌。這些詩被收集編定成爲一部總集也不會是一下子就完成，妥善的。孔子對於這些詩的編定有過極大功勞。「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史記：孔子世家）。

現引的『詩經』分爲風、雅、頌三部分。風雅頌是根據當時咏唱的音樂而得名。「國風」就是指當時各國所演奏的音樂的意思。用現代話說，好像說「陝西調」，「河南調」……（余冠英說）。三百〇五篇中大部分是各地的民間歌謠，小部分是貴族的制作，像「雅」；而「頌」是用於宗廟祭祀的樂歌。

### 男女相與各言其情

『詩經：國風』可以說全出於民歌，而最多的是以「性」爲中心，有關戀愛，情思；婚姻，夫妻纏綿的詩。這種事實朱熹也曾指出來。在『詩集傳序』中，他寫道：「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各言其情」是一種激發熱情，享受熱情的操作形式。非這樣怎能達到補賞「千歲憂」的痛苦心情呢？陰法魯在『中國古代詩歌中的唱和形式』一文中有極生動的說明：「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詩經』中就有關於唱和的記述。『詩經』保存下來的三百五篇詩歌，上起西周初年，下至春秋中期，一部分出於貴族階級，大部分是民歌。『鄭風·籟兮』篇記載：『籟兮籟兮！風其吹女（汝）。伯兮叔兮！倡（唱），予（余）和女（汝）。』風吹着落葉在飛舞，一個姑娘對她的情人說：「哥哥呀，先唱起來，我來應和你。『詩經』中可能就有不少具備這種唱和形式的即興創作。」

「所謂唱和，包括「對唱」，「幫腔」以及「重唱」等形式。戰國時代的『禮記：樂記』曾論述「唱」與「和」的關係及其效果問題。它說：「德廟之瑟，朱弦而清越，一唱而三嘆，有遺音者矣」。「一唱三嘆」即「一唱而三和」，在彈奏領起部份或主調之後，多次出現應和的旋律，使人感到余韻徘徊，意味無窮，如果有歌詞，也必然具備相應的唱和形式。

」（此段引文從上文有極生動的說明以下至此都是陰先生原文，只因引號多，或恐讀者不太清楚。）

這種形式，一唱而三和的應和旋律，使人感到餘韻徘徊，意味無窮。在性交動作中由開始到高潮有過之無不及。在現代心理學中，「韻律」含有性引動的象徵的作用。『詩經，唐風·網繆』篇是企望回憶新婚歡樂的詩。這裡引用余冠英的今譯錄出來如下：

柴枝捆得緊緊。 抬頭正見三星。 今晚是啥夜晚？  
見着我的好人。 你看，你看啊！ 把這好人兒怎麼辦啊！

緊緊一把稻草。 三星正對房角。 今晚是啥夜晚？  
心愛人兒見着。 你看，你看啊！ 把這心愛的怎麼辦啊！

荆樹條兒緊纏。 三星照在門前。 今晚是啥夜晚？  
和這美人相見。 你看，你看啊！ 把這美人兒怎麼辦啊！

讀這首詩確是一唱三嘆，餘韻徘徊，這個新婚的男子還沉醉在夜來的狂喜中。這詩的藝術性是隱約的，暗示性的，象徵的。實際上是兩性交合之喜的餘韻徘徊。我們可以再從民間的流行笑話中，看一則比較直率的故事，『蕩本笑林廣記』有這樣一則笑話：一天早晨小女兒問媽媽說：「昨天夜裡，爸爸爲什麼壓在你身上，還拼命一下一下的往下壓妳？」媽媽笑着對女兒說：「我不怕他，你沒有看見我也一上一上的頂回去嗎？」小女兒若有所悟。從這一則民間笑話可以幫助我們從心理的角度來感受『網繆』一詩中的「柴枝捆得緊緊」，「緊緊一把稻草」，「荆樹條兒緊纏」，是把今夜的網繆擁抱「異化」到手中的實物上去。這種捆柴，捆草的勞動化作心理快樂的遊戲。這種情感感知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網繆」一詞作爲這種實體的語言，自『詩經』開始至今爲大家應用着，若只有一方面的糾纏就能達到網繆境界。

# 解

\*洪泉

## 韋

這是雨。

可惜它已成了記憶，這場雨只把人困頓而已。除非它還下着，一直下着，像那一夜，他在閃電和炮火中看到屍體，血水在小巷中向斜坡下流去，康本第拿起相機跟隨閃電拍下照片，接着他們伏在地面爬行，那一夜是風雨最長的一夜，雨長長扯拉不完黑暗和寒冷，突擊行動層出不窮，一排激烈的鎗火之後，就是集中火力的掃蕩，接着沉寂在恐怖的夜雨中，燒曉時分，可能會有一輛卡車在夜雨中爆炸。希望這雨不使人感到痛苦。這是他對康本第說的話。他仍感到餘悸，雨意然成了象徵籠罩生命的幕，希望這雨使人不會感到痛苦，可是，現在，康本第却把他和家鳳籠罩在雨中，他們分別站立在雨中的康本第塑像兩側，分別爲他撐傘。

我會爲你撐傘，不管雨下得多大。

他想。

前天夜裡，雨也這麼下着，他拿着一支兩人共遮的傘，他心裡滴咕，家鳳沉默走着，她的身體微靠向他，他越覺到雨越來越重。

我們已經離婚了。

他停下腳步，雨下得更大，家鳳面對他，他一下子把康本第忘記，剩下家鳳沉鬱的眼神和她釋然的笑容。他頹然嘆氣，他把手扶出家鳳的肩膀。雨似乎不打在傘上。他們一直在傘的水幕前向前走，人走在水中，水落在四周，多麼其妙的人生。

他感到溫暖，却也感到寒風習習從兩人身旁溜過，他把家鳳攏得更緊。體溫暢融，逐漸地，他感到拿傘的手臂酸痛，他想換一換撐傘的手，放鬆了攏家鳳的手，家鳳望他一眼，伸手把傘接過。

我們很多年沒有這樣走了。

家鳳平靜地說。

可惜已經不是那種年齡。

我們好像撐傘走在古老的道上。

歷史？你有這種感覺。

當你走在很少華人的街道上，你有更奇異的感覺。

什麼感覺？

民族，語言，文字，歷史，國籍和身份的自豪感。

可惜我沒有這種感覺。

噢，我們到家了。

扶南驀然驚覺，他到家門了，他忽然想起太太和孩子，雖然已經分居兩年，他仍期望她和孩子回來。

屋子裡靜悄悄，孩子的聲音消失，太太責備的眼神也消失，他站在明亮的燈光底下張望，希望能尋到一點聲音，他看到排放在屋裡的古董佛像。沉肅的眼神，一尊一尊，由掌中小佛至人般高大的立佛，由架上排到牆角，這些眼神，看不到一絲毫動靜，他需要過去擁有的聲音。他在燈火下觀望許久，對佛像沉寂的眼神不安，即忙離開客廳。

在家鳳的房門停下，輕叩兩下，回頭望那些客廳裡沉寂的佛像，他似乎都在看他，他慌忙打開房門進入，家鳳正把浴巾圍在身上，準備入浴，他走過去，擁抱她，家鳳掙扎，打他，當他吻她時，她才安靜，這一夜，他又回到多少年前的行動，一同入浴，做愛。

我不應該和你做這些事。

爲什麼？

扶南茫然問家鳳。

以前無知，現在荒唐。

求你別說這些道德。

這是事實，你對不起你太太。

她已經走了，我知道我們只是歡聚不久就要分離。

我懷疑自己，我是不是真的還愛着你。

我哄得你已經知道我失去自尊。

不是這些，我還深愛着你。

求求你別說愛我。

扶南翻起身子說，他看到家鳳沉毅的眼神，那是衆佛的眼神，安詳和富足的眼神，他頹然跌回床上，讓自己的裸體貼着家鳳的肉體，溫暖從她身上傳來，他感到心底滴着雨水的寒冷。

扶南感到寒冷，車窗外的雨還下着，他蠕動身體，才驚覺已失去家鳳的體溫，空盪盪的幾許空間，一直在時間裡的另一個空間裡移動，窗外的景物把他和空間瞬移另一次景物，自己處在那兒，有點暈眩，乍看自己，這個放置自己的空箱子沒有改動，自己沒有移動，箱子移動，箱子移動，自己却移動了，和箱子一齊移動，多麼奇妙的空間速度，他覺得喉部痕癢，輕嗽一聲，又驚覺自己吐出了沉落和靜寂。

家鳳沉靜不語，扶南說話時儘量不流露出激動的感情。他不願在燈光的床上移動過去和將來。他們躺在隱靜的大箱子床上，可是他的心一直在激盪，這是多少年來的一刻，傾刻，他忍不住的猛力的雙手擁抱多少年來渴求的愛情，一具溫暖的肉體，

家鳳任由他擺佈，他喘息，他要融合這股溫暖，家鳳並沒有把溫暖的身體熾燒的更熱情，她的肌膚凝結了一層在空間裡應有的泛寒，她的眼神開始迷幻，扶南加激動作，逐漸地，家鳳的身體佈滿熱潮，扶南頹然鬆開雙手，跌坐在橫陳赤裸的肉體之前，他看着瑩麗又泛着寒意的溫暖肉體，扶南伸手想輕撫她的乳房，他再望她的眼，她像一隻午間守待在鼠洞的貓，他看她的眼，手掌輕撫她豐滿的乳房，他想吮吸它，他看她的眼，她蓋上眼瞼，她的眼淚映出天花板上的燈光，她淚水的光芒，使扶南的手掌迅速移離正在撫揉的奶尖，他熟悉那顆淚水，那是夜將天明的露水，他們第一次做愛在清晨，她的淚像露水一樣清澈，溫暖。

自從家鳳離開他之後，這種寒意只有他獨自站在鏡前才感覺得到。他懷念家鳳時，撫摸鏡子才感覺得到，家鳳曾和他在那鏡前赤裸靜立過，那段撫鏡的茫然時光，只有鑰在透明的鏡中看天空才感覺得到。

扶南仰仰頭，睜眼要看汽車後擋鏡上的天空，可惜，那是一片迷濛，他伸伸身體，膝蓋碰撞了前座，前座的立信睡了，車前擋風鏡的掃水器即印出的雨跡，雨已經小了。

雨，一路上慢慢停止，汽車增加，屋子也排列起來，天空的雲又密集起來，屋子也排列成座，向密集的雲伸去，汽車爬過一座天橋又一座天橋，長長的天橋化不成降雨的霓虹，彩虹掛在兩幢建築物之間，把人歸化為匆忙的燕子，扶南和司豐和立信和汽車投入大廈的內部，然後三人共乘電梯到扶南的古董店裡。

扶南古董。

扶南和司豐踏入店裡，他聽到門外的立信在唸：扶南古董，當他回首時候，自動玻璃門把立信隔離在門外，他看到立信正對着掛在玻璃內的小牌子扮鬼臉，然後推門進來。

你覺得扶南古董四字眼很有趣嗎？

好像在表達某種歷史情緒。

你可以考証一下，這裡面的東西都有價值。

我相信你的話，司豐，你看出扶南有什麼缺點嗎？

很好？扶南把現代和歷史文物融化在一間很有氣氛的室內，扶南，他了不起，你……

兩棲動物。

兩棲動物？立信，你是指扶南的現代和歷史？

另外還有一些原始趣味。

原始？我沒感覺到。

別談這些東西，司豐，這都是開玩笑。

玩笑？扶南古董？

司豐，別聽他胡說八道，進來休息一下。

扶南向職員莊玉小姐打個招呼，帶司豐和立信進入敞開的小辦公室，小辦公室是從陳列室隔出來的小格局，扶南能夠從間隔的屏風擋格間看到陳列室的一切，包括進門來的顧客。扶南古董是這座大廈唯一的古董店，在這座商業中心辦公的職員常來閒聊，或買件價錢不貴的古董當禮物，也有些人帶來家裡的收藏品，脫手賣出或聽取扶南的意見。

扶南剛坐下，莊玉小姐在門口輕敲，扶南轉頭看她，她微笑點頭，輕聲說對不起，然後向扶南報告。

吳可春先生說十一點鐘要來見你，何家鳳小姐也來三次電話找你。

知道了，莊玉小姐，謝謝你。

扶南目送莊玉小姐回到她的辦公桌。

吳可春要來找你了，多可愛的事呀，扶南先生。

扶南回頭看立信，以諷嘲的神情向他說，你應該去陪他來見我呀！

好吧！我會通知他，說你要先和家鳳小姐見面。

無所謂，反正今晚畫展開幕，大家都要見面的。

扶南不理睬立信，讓他自說自話又整理桌上的書本，立信憤然起身，這時候電話響，莊玉小姐拿起她桌上的電話，然後，她走來對立信說。

立信先生，你的電話，慧貞小姐打來的。

知道了，謝謝你。

立信走過去聽電話，扶南再以諷嘲的神情看他。

怎樣了，慧貞小姐怕你跟我打架還是怕你被吳可春拐走。

你別挑撥情緒，她說有重要的私事跟我商量。

噢！大概是她已經有了愛人要結婚去吧！

可能是吧！

立信滿不在乎地說，扶南有些着急。

你說什麼？別開玩笑了。

有玩笑可以開嗎？

大概是和吳可春玩的把戲，被慧貞小姐看透了。

你小心點，吳可春不會放過你的。

可能這就是我們要時常爭論的原因，吳可春在我們的生活中丟棄不了。

你看呢？

除非他允許你自立，而你有能力自立。

我有自己的主意，我不會爲了吳可春和你爭吵。

但是，我們還是會爭吵下去。

爲什麼？

爲了我們自立的意見。

去吧！慧貞可能是爲了和你結婚才找你。

假如有什麼事情發生，我會把它當成理所當然

看來你被吳可春控制了。

我們都心照不宣，我們還是會走向同一條路。

我不會走你的路，你自己應該明白，吳可春在我們的生活中可能造成一種障礙，我們又不能除去他，他已經鞏固了他的社會地位，他已經使我們覺得他必須存在似的，不接受他，我們會不被干擾嗎？

我們有時候必須迎接他。

你將來會成爲他的入幕之賓。

你說什麼？這種玩笑開不得。

吳可春正在爲我們操心呢！

他對你比較信任。

是嗎？你知道他下一步計劃是什麼？

是什麼？

扶南畫廊將改由你主持。

又開玩笑了，扶南，別耍手段。

我也不想放手，扶南畫廊是我組織起來的，可是畫廊老闆是吳可春，前晚他告訴我，他認爲你是個畫家，較有眼光。

我是畫家？畫家？吳可春認爲他的眼光獨到嗎？

最少你比較聽他的話。

他媽的，再見。

再見。

司豐，晚上在畫廊見面好嗎？

再見。

扶南目送立信走出玻璃大門，再目送他走完整個玻璃櫥窗，才嘆口氣，搖搖頭對司豐說。

意料不到的事很多。

在這個時候，你爲什麼要告訴他有關畫廊的事。

突如其來的事會較刺激。

我不相信你連一點情緒也沒有。

看開點，司豐，吳可春在玩弄我們，只是我們擺脫不了他。要飛來的子彈，隨時都要你的命，事件不能意料，有時候也不埋下伏筆。要來的事會自然而來，說不定有一天你和立信的另一個情人珍小姐是好朋友。

夠了，扶南，我剛認識立信不久，不瞭解他的生活，我想去畫廊是看看何家鳳小姐的畫，你不去。

你自己去吧！反正在今晚我們還要見面，這樣吧！你回來一起吃午餐！

等會再聯絡，再見。

扶南目送司豐離開門口，他突然看到珍小姐也剛到門口，只見司豐聳聳肩又搖頭，指指扶南古董內，又指指走廊那邊，猜想珍小姐也是來找立信的，只見珍小姐向他擺擺手，又向透過玻璃窗向內打招呼。然後，她和司豐一起離開扶南古董門前。

扶南打開筆記本子查閱，電話在這時候又響了，扶南從屏風擋格間望去，莊玉小姐正在接聽，一面快速在紙上記錄，一會，她掛上電話，進來。

台灣掛來的電話，通知後天有一批民間畫像和神像空運到這裡。

你通知運輸公司，辦妥手續，這批畫和神像直接運送到我家。

扶南剛交待完，他桌上的電話響起，他抓起電話，莊玉小姐退出。

噢！可以，可以，你拿來讓我看，大家研究研究。

扶南放下電話，若有所思，他看看大門，看看坐在辦公桌那邊的莊玉小姐，辦公桌擺在靠門一邊，莊玉小姐正在看書，她年輕貌美，對藝術史有興趣，她的身後是陳列櫥窗，面向扶南的玻璃上掛着一幅彩墨佛徒敬虔，這是他辛辛苦苦得來的圖畫，雖然有些磨損，顏色也灰黯，它還是被盛裝在一個古香古色的鏡框內，扶南每天都要看看它。室內左右壁是舊硬木架子，木材也沒有經過磨光或修飾，仍然保留那份陳舊色彩。架子上陳列各種古董，入門左壁木架上擺放各種台灣民間神像，有泥塑和木雕，大都被烟香燻成各種深色，其中一對由民間屋子簷尖上取下的龍塑物，帶些兒青苔痕跡，張牙舞爪，彷彿要向小辦公室撲來，小辦公室，有一個接近於黑的深色箱子擺着，使到入口處窄了些，箱子上有個陶筒，裡面插了許多短劍，已顯出歲月的痕跡，柄上和鞘上的斑駁，是否是生命付出的血跡呢？誰也不知道。辦公室靠牆角落處的小桌上有個咖啡壺，小桌上還有一套手制陶器杯盤和糖罐子，扶南時常自己泡飲品招待顧客和朋友，在辦公室內斟談。扶南的辦公桌上除了電話之外，堆集了書本，畫卷，古董木雕和陶器。他沉思，注視着桌上一個米色闊口碗，凝視許久，伸手把它拿在手中，他習慣地伸張左手的姆指和中指量一量碗口，碗口並不圓，有些兒變形，碗口的薄度可以看出碗身也很薄，碗高只有口闊的三分之二，細足，更顯出碗口輕巧，從形可以感出它的重量，扶南用適當的力量輕叩碗緣，它發出清脆的聲音，一種在高溫中燒煉的結果，扶南把它朝向明亮處，在光線的照射下，還可以看到手制的輕微痕跡，扶南滿意地微笑，把碗放在桌上。

扶南看了一會兒桌上的碗，又把它拿着把玩，這時候他桌上的電話又響，他小心放下碗，才抓起

電話。

即然這樣，你下午才把基利斯劍帶來……………  
不會的，不會的，我歡迎你來，下午見。

扶南放下電話，莊玉桌上的電話響了，扶南轉頭看她，她聽電話的神情很像自己的太太，莊玉放下電話，先對他笑笑，然後走進小辦公室來。

有什麼事嗎？莊小姐。

葛斯先生要回國，他問你什麼時候可以把神像和圖畫寄給他。

你告訴他，要等到下個月。

莊玉回到座位回覆顧客，扶南在一張紙條上寫下，司豐：星期天修補神像。

立信：星期天修飾十殿閻王像。

然後把紙張壓在碗下。

扶南離開座位，站在小桌旁，往咖啡壺裡加水，一面對莊玉說話。

通知運輸公司，搬運那批神像要加倍小心，別像上次那樣砸壞它們。

我已經通知他們，他們表示已經很小心處理那些貨物，我們還有保險呢！

貨物，你通知他們，那不是貨物，是民間的迷信文化。

好的，扶南先生，可是，你要我這樣告訴他們嗎？還是告訴他們，小心，古董。

小心，古董。

扶南看看莊玉笑了起來。

小心，古董，貨物，華人文化變成出入口商品，過去的，現代的，都列為可有可無的倉庫貨了。

莊玉露出不解的神色，扶南笑着打開盛放咖啡的罐子，才驚嘆了起來。

怎麼沒有了。

扶南放下罐子，匆匆走出扶南古董，還回頭看看莊玉小姐驚愕的神情。

扶南走入超級市場，他感到有點昏沉，對着排列整齊得沒有空隙的貨品架子，他覺得自己的視線有點迷糊。他在飲料部找了又找，竟然找不到可以沖泡的咖啡粉，才想起上回的咖啡粉是珍小姐由她家鄉帶回來的產品，心裡一直責怪自己為什麼這麼糊塗，再看看那些即沖即溶飲料，一個種類一個種類看下去，他懷疑自己的見識，心裡起了慌張，心想，我什麼時候才能把這些品類嚐遍呢！他感到自己腦子裡沉甸甸；似乎裝着某種牌子的罐頭產品。他徒步在間架之間，每一個罐頭都有份新鮮，他把它們拿來端詳，全部是金屬或玻璃罐，只是加上了色彩和裝入屬於名稱的產品，還是產品屬於名稱，他被包裝弄糊塗，他順序讀着各種名稱；用法的說明。漸漸地感覺到腦子不再那麼昏沉，對每一對包裝都覺得它們存在得很適當，由名稱到說明和色彩

，像是街上的行人，他們都安份守己，表現自己押有的外形；可是，從這些外形看不出他們的內心，他們心裡藏的都是屬於自己的滋味，都是等待售賣和要人家必須接受的滋味。

扶南猶疑不決，自己應該買那種飲品，他一直走，從飲品部到餅乾、甜品、罐頭、菓漿、牛奶、酒類，快熱食物，廚房用品，他走着看各種貨品，也順手把它們放入推車，他從肉類部走入水菓部走入文具部走入鞋類，他在女裝鞋架前看了又看，那些涼鞋都很美，他曾經買給太太，在很久以前，也買給家鳳，結果，有一天，他聽吳可春說了件事，吳可春說送任何東西給任何人都可事，就是不能送鞋子，鞋子使受禮的人走得遠，離得你越遠。扶南看這些鞋子，想吳可春的話，打個冷顫，覺得有些冷，他抬頭看一對女孩子正驚異地看他，他尷尬地向她們笑笑走開。

扶南又回到飲品部，他又再讀那些產品名稱和說明，最後，他只好選擇一種平常看過的咖啡產品。離開飲品部之前，他回頭看那些排列整齊的物品，五顏十色，他回頭看看推車裡的咖啡罐上的名稱，那不是自己從小說話的語文，祖輩和文輩的傳言，可是，眼前所見到的，能夠瞭解的，雖然非常熟悉，那是他刻意學來的聲音讀出的語文，扶南，一時之間驚駭方狀，放下推車，即即忙忙在飲品架前尋找，他尋找不到他血液裡潛伏的語文，傳統的精神面貌，甚至罐子上的說明也不能一目瞭然，他呆望那大架子一會，一身汗水淋漓，蹣跚的腳步推動車子離開。在櫃台前，扶南一言不發，等待笑容可鞠的收銀員計算，一會兒，穿着寒衣的收銀員抬頭看他，已是驚訝的眼神，然後又以學來的語言告訴他應付賬的數目，付了錢，悻悻然提了物品離開。謝謝。

扶南走出超級市場的大門，耳邊還留着輕響的笑聲。

街上下了雨。

扶南再回到超級市場買一把傘。

在雨的街道上，扶南撐傘而行，街道上的雨，撐傘的扶南感到雨打在傘上很沉重，沉重的傘在雨中沉重，扶南感到撐傘的手臂酸痛，另一隻提食品的手也感到疼痛，走着，他不信這是自己已老的徵兆。他懷疑自己心裡有問題，傘會這麼沉重嗎？還是雨的無情？還是自己飢餓呢？

扶南踏入扶南古董的大門，司豐和莊玉小姐正在看店裡的一尊石佛，他們似乎在討論石佛。

怎樣了，司豐，你沒去畫廊嗎？

扶南說着把傘放入門邊的傘筒裡，把手中的食品提袋交給驚訝的莊玉。

我有不對勁的地方嗎？莊玉小姐。

噢！沒有，對不起。

那就麻煩你幫我一個忙，弄點喝的。

莊玉從扶南手中接過提袋，到小辦公室去。

司豐。爲什麼不去畫廊？

我還沒走出這座大廈。

有這回事，珍小姐不是陪你出去嗎？

珍小姐也在找立信。我們在樓下的小食店裡吃點心，談了些事。

一定是談了些使你心情愉快的事吧，看你多快活，像彌勒佛的笑容。

看來立信是有問題了是嗎？

我不清楚，他和吳可春勾結的情形會發展到什麼地步？我不清楚，珍小姐告訴你一些事嗎？

她是個有份量的女人，立信掌握不了她。

爲立信操心，太不值得。

難道立信和吳可春搞上了同性戀，爲什麼會變成那樣子，你勸勸他。

我勸他，行嗎？他現在有吳可春，又好像要跟我爭畫廊的主理權，他以爲這就是權和利，他不是不知道吳可春的爲人，還要跟他走，沒法子的事。司豐，有很多事，我們無能力可以改變的，就好像你去超級市場買東西，或走在街道上，既熟悉又陌生，你會感覺到你的血液好像不是這樣流。

有問題嗎？

我們像裝在塑膠袋裡的名貴小魚；讓正在青春發育的孩子提着滿街跑，可惜在戰爭裡的孩子沒這麼幸福。

你發生了什麼事？

沒什麼事情，我們到辦公室坐。

莊玉正在小桌前把各種物品放入罐子裡，當扶南和司豐坐下時，她把冒烟的飲料送上來。

莊玉小姐說你突然衝出門去，還在當心你發生了什麼事，原來是去找食物。

是嗎？老是勞動嘴吧說話，是應該給這張嘴一點品味和調劑的機會，像大象演出時會得到零食一樣，有點報酬才行，不然說溜了嘴，或說不出話來，那多不愜意，甚至懶得開口說話，那多不稱心。

扶南用一種奇異又調皮的聲調，喋喋不休，司豐哈哈笑，正蹲着把罐子排入桌下的格子的莊玉也忍不住笑了。

想不到你還像個饞嘴的孩子。

司豐朝扶南說話，眼睛向莊玉眨，莊玉看不到扶南，只朝司豐笑。

在戰爭的時候，那種滋味你沒受過，司豐。你知道嗎？有時候我想喝杯熱咖啡都沒機會，我受夠了，再也不當那是見到可憐和死亡的職業。

司豐沒有答話，莊玉也沒笑，他們都知道扶南

又會滔滔不絕地說以前的故事，也不知道是虛構的還是實事。他常說，他做了一場噩夢，並且在夢中渡過不會醒的日子，多麼傷感的事，回想起來，使人感到扶南是個悲痛的人，但又好像個無關大局的敘述者，他過去的日子，似乎連年戰爭，血漬和枯萎植物一直在他腦中現映，生命在水深火熱中浮沉奔躍，然後又是血腥的屠殺，那一幕一幕會在眼前出現，像銀幕上的碧血，他一直擔心自己會再看到一次這種悲劇，他逃避，對人對事也常欺人自欺，他自稱這是妥協精神，現在的日子，讓自己的生活 and 生命在自滿的淚水裡面渡過。司豐常說他的日子有些誇張，扶南不給予分辯，他只告訴司豐說，當你活在一次種族戰爭或政治意識鬥爭中的束縛邊境時，你就知道這頭腦的處處，它是煮食物的灶柱子。莊玉形容扶南這種話題令人嘔吐。

你們只能在畫冊上看到鏡頭拍攝下來的美麗的悲慘，我觸目所見的都是極樂和極悲，繁華和戰鬥，它都是我日夜都能幻現的夢，我不敢想像另一次的國土侵略和種族迫害的局面，那些有鎗械的暴民和無辜的膚色，那些領袖指揮一批野獸，吞噬權益和歧視他族貧窮的生命，他們的無知把文化和血液過瀘的很清楚，並且把價值和信仰攪成一灘渾水，結果產生爲民族之間的尊嚴而鬥爭，而且迫害，那種行爲就像你把殺虫劑倒入昆虫聚居處一樣，可惜，那不是一夕就能結束的滅族死亡，其中還索連着一些愚蠢又貪得無厭的一群，他們得利用局勢制造機會，悲劇會結束嗎？有關人士把種族問題當成建立權益的私產，他們在迫害和死亡上品嚐權力，一場貪得無厭的迫害成了國際紅十字會工作人員見了都會流淚的苦楚，他們利用膚色下的白骨擊權力的門扉。

扶南坐在辦公室裡，他臉色顯得很疲憊，但精神還那麼振作，他面對眼前的一切，兩目茫然，他說着，手摸撫桌上的書本，古董和一切能摸到的東西，最後才看坐在他面前的司豐。

你不會相信我的話，你們都還年輕，戰爭，你們沒經歷過，也沒參加過爲正義鬥爭的時代，血，只流在自己的體內，並沒有爲別人流過一滴，戰爭又不會在這個社會發生，最多我們只受一些貧窮的生活之苦，這兒也沒有爲尊嚴和權益的鬥爭，最多只對一些不和諧的事件喃喃幾句，不敢正視不平衡的發展，這種生活的不滿，最多也只能發洩在九流的行動或談話，找個機會打劫或發表文告而已，這種向群眾勒索的勾當，被逮捕時挨一頓打或坐幾年牢，儼然像個綠林好漢，或者在時代的兩頭，發一篇文告或呈一篇備忘錄，當然是英雄或救星，這不是爲國家站在時代的前頭或爲群眾的平等站在時代



的而前，這個環境，這個年代的先鋒人物，真正的面對世界，為公益的權益鬥爭的時候，簡直像隻過街的老鼠，只能被火燒打，挾尾藏頭，事過之後又在報紙上充棟好漢，那種笑容，看起來像奶粉罐上幼稚笑臉，別忘記，真正的戰爭，真正的血汗是為正義，民族，國家和人類。不是情人的臉頰需要錢買胭脂的那種激情和渴求。

你這樣毫無目標的謾罵，於事無補，扶南，我們好像有太多不滿，我們發太多牢騷，對於我們的生活環境根本起不了作用。

對呀！我們要行動，不對呀！行動的結果是犯罪呀，錯誤了。

社會犯罪案件已經叫人心驚肉跳，生活的貧窮必須要辛勞地工作，還有知識的不足，我們還能想到那歷史的遠遠的鬥爭嗎？那些種族的，政治的，經治的，經濟的，哲學的，抽象的，觀念的，宗教的，我們自顧不暇。扶南，就如你為什麼不在古董以外尋找人類發展史。

你認為我有條件寫回憶錄嗎？我一生的報告書？我所見到的發展史，那就是謾罵，談判，強詞奪理，然後就是流血和壓迫。你要我寫實事嗎？或者，我所得到的回報可能就是我所說的。

你有豐富的經歷，只可惜你以職業的觀點看待那場戰爭，你接受利益和輿論，這些利益和輿論使人無法瞻前顧後，忘記了看看我們沒有戰爭的環境，公平與否，精神狀況，極端與偏差，固打和要求，渴望的心情和置之不理的態度，在教條和苛政之間，你老是在做惡夢。

我承認，除非我再回去幹老本行，在那種戰爭時代，我是一個率利的市儈，以斤兩收購打火機用的火石，在那邊算一粒兩粒賣出去，高價賣出去，再用筆譴責這類發戰爭財的奸商，用相機拍黑市場交易，拍那些痛苦的臉色，強調和誇大利用人性的善良來達到勝利的戰爭，現在怎樣呢！被侵略者變成侵略者，現在怎樣呢？渴望勝利才能安居的支持者變成難民，無辜的人一定要死亡，不同血緣和語言的人受到猜疑，排斥，驅逐，甚至死亡，我對這種現實歷史感到恐懼，我常想，或者回到很久以前的刀和木頭，或者成爲一個隱者。

我何嘗不是呢？我常想，我住在鄉下捏泥土，這種選擇可能是對的。可是，這種生活對我的將來產生怎樣的結果，我可能安逸無事過活嗎？但，我不願意脫離這裡，生活和創作不能沒有表達的環境，我不願意脫離這裡，除非這個環境謀殺我的意志，我要再投入，我常懷疑，我的信心是否能維持下去，我有足夠應付這環境的能力？

你會永遠走不回來！

你是指我的創作還是生活，我不清楚自己的方向，因為經濟和環境不允許我再走多一些路途。

扶南聽了可豐的話，他不瞭解這個人的奇怪說法，他瞪視可豐，似乎想看清他有什麼怪想法，可豐逃避扶南的眼光，他轉頭瞧辦公桌那邊的莊玉小姐，莊玉正好抬頭接觸他的眼光，他這時忽然想起什麼事，急忙走來小格間對扶南說。

扶南先生，你出門去的時候，立信先生打來電話。

他說了什麼？

他說再過一會兒就回來，你回來了就等他。

他不是去找慧貞小姐嗎？

他又說吳可春先生要買的那兩件陶器，不曉得你考慮了沒有。

噢！立信怎麼去了畫廊找吳可春，吳可春還忘不了那個雙魚龍泉盤。這個同性戀者還很系情。

你說立信也是同性戀者。

司豐忍不住問扶南，眼望莊玉小姐走回她的辦公桌。

不，不，他的朋友，我們的朋友，吳可春先生是同性戀者，一個有社會地位，經濟背景的人。

立信受了他的影響嗎？

立信？這個小子，別看他窮，一副邋邋相，他還夾在兩個女人中間，一個教師，一個服裝設計師，妙得很，而且還能使兩個女人不爭吵，像對好朋友。

果然高明！

可惜現在出了問題，兩個女人爲了這個愛人而放棄這個男人，多可笑的事。

他的生活呢？

司豐蠻有興趣追問扶南。

你剛才應該問珍，她會告訴你，她就是兩個女人中的一個。

我和立信和她只是泛泛之交。

立信，這個傢伙，要從那點談起，以前，他躲起來寫作，畫畫，或者去圖書館，像一隻充滿理想的瘦貓，現在却像隻嗅到另一隻洒了香水的雄狗。

他的寫作和畫畫順利嗎？

對於寫作，他形容自己患了精神麻痺，對於繪畫，好像叫什麼精神癱瘓，總之，名堂多的很。

精神麻痺？精神癱瘓？什麼意思？

說什麼有口難言，有手無心，並且自稱什麼精神殘廢症患者，他還有更好的事。

扶南拿起杯子喝口咖啡，放下杯子，順手拿起米色碗。

什麼好事？

司豐急急地問。

一個女人要她繪畫，一個女人要他寫作，他自



己却跑去圖書館找參考書，爲了要瞭解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結果，他選擇了一個有錢的男人。

現在一直和吳可春在一起嗎？  
有時候幫我修補古董，找破爛的野史。

他現在沒有繼續寫作和繪畫嗎？  
我不清楚，我們都很虛僞了。

你不看好他嗎？

你先看看我這個碗！

扶南把手中的碗送到司豐手中。

在我的感覺裡，我一直想像立信這個人是一個對生活存有僞裝的行爲，他似乎一直覺得自己是一個無能的人。

司豐翻轉碗細看，撫摸，但不專心研究，他對扶南說出對立信的看法，立信在他心中似乎比這古董更神秘，尤其對立信和吳可春相處得很好這回事。扶南沒有多作表示，他只注意司豐手中的碗，他等待司豐對這個碗的評語，這個碗似乎成了他在考驗司豐的東西，但司豐並不給於揭示，他仍然在說立信這個人。

我想，他是沒法子寫作與繪畫同來，除非他得到某種贊助，不然，日常的生活費用會使他永遠裝不出得意的形象；一個虛僞的作家和空名的自慰畫家。因爲他不能專心，無法專心的人等於白費心機，猜想他才有二十多歲吧！

是這年紀。

扶南不得不回答司豐的話。

如果他在這年齡埋頭苦幹，會有好成績出現，否則，他就像一些掛牌的作家一樣，連這個華人社會有幾本文學性的刊物都不知道，還在報上刊登在國際性文學研討會上的演詞大綱，所舉例的幾本文藝雜誌都是半官方的，集團的綜合的，你有注意到嗎？我實在爲這個文學團體不值得，如果你閱讀到一篇古董的文章，內容和歷史事實不符，你有什麼感覺。

那是贗品、冒牌貨。

對，假如團體裡太多冒牌貨，冒牌貨太多了，說不定可能摧毀掉以往的成果。

立信在現在這個時間裡。最多只能算是仿制品的製作者。我讀過他的文章，他是這個環境裡的仿制品，水準不高，調子還有點、冷暖人間無真物，他不能專心搞出屬於自己的真物，花太多時間學一群不務正業的喧嘩，可惜。

司豐聽了扶南這些話，搖搖頭對他笑了笑，把碗放在桌上，端起咖啡啜了一口放下。

可惜什麼？有什麼可惜？實事就是這樣子，你能改變嗎？立信才有改變的意志才行。

你還以爲他是一粒可以發芽生根結果的種子？

實事就像這個碗一樣，立信和我可以改變嗎？不！還是不行，本來就是這個樣子嗎？我做雕塑又學制陶，現在怎樣呢？佩服人家仿制得太像，慚愧自己的技術不高明。

這個碗是仿制品？

扶南輕鬆地說，絲毫不爲司豐一句仿制品動容

你花多少錢買來的？

司豐不回答扶南，反問扶南，扶南聳聳肩說。  
五十元。

還是值得。有這樣的技術還是值得，什麼人拿來的。

一個印尼華裔。

真想不到！

是的！

他告訴你這是仿制品？

開始的時候他沒說，我要他留下地址，他必須保證這是真品，他就表明這是仿制品，我要他出價，最後五十元成交。

誠實，沒有欺騙，這種人難找。

我喜歡這種人，這遠比買一個假古董更滿足，雖然不是真品。

一個仿故宮陶瓷和一個日本民藝品，我還是選擇後者。

對了，你怎樣看出這是仿制品？

扶南拿起碗看司豐，司豐接過碗對扶南說。

從我所見過的這類碗和從書本上所得到的常識，在那個年代，這類碗底小圈是露胎處通常都會施黃赭色的化飾土，這碗沒有，甚至連愛鈹的影響也沒有，它應該有紫紅色的血底足。碗底圈足有微小缺口，從這個缺口可以看出它受高溫燒治，坯體已呈高度瓷化結晶，而且缺口瑩滑，可見坯體含有大量長石，遠比普通高嶺土爲高，可能是加工調配泥，原地泥很難尋得，含長石高的坯體與釉茶配合才能得透明體，但是，這碗的透明體近於玻璃化，坯體不混有雜點，在古陶瓷的制做過程中沒有這種使鐵質或碎物質淨化的可能，而且溫度很少超過攝氏一千二度以上，因爲以前的釉茶大都以稻灰爲主，本灰也用，它是釉藥裡的氧化矽的來源，而稻灰裡的氧化鈣佔了極高的巴仙率，而且還含有各類微量化學物質，包括鐵，在燒制過程中有半還原作用，鐵質也會顯露痕跡，可是這個坯體沒有鐵還原的痕跡，可以證明這釉茶以石英和長石爲主，輔以少量本灰或礬石，使到釉面不致全面玻璃化，或者加入少量泥土，也能顯現輕微混濁。

待續

\*張錦忠

## 張愛玲

張愛玲的文字，我是從在《皇冠》連載的《惘然記》（後來叫《半生緣》）開始看的，後來才補看了皇冠版的幾本張著，可是並沒有入迷（那時迷人的的是武俠小的世界，那時也看瓊瑤，覺得像童話般美麗，只是沒有「從那時起他們快樂地生活在一起」，那時也看一點點王尚義、李敖、於梨華，還有《當代文藝》、《學生周報》、《蕉風》，還有陀思妥也夫斯基，當然還有三國、水滸、西遊、聊齋、紅樓）。以後也沒有成為張迷，雖然張愛玲後來的文字，以及別人談她的文字，看書刊時碰到了總會讀上一讀。我的「武功」本來就專長雜學旁搜，以致今天仍未專情於名門正派。可是儘管喜歡張的文字，我却沒像唐文標那樣「收集張愛玲的作品」，連手上香港翻版的《傳奇》與《流言》也不心惜地讓它們流落不知處，關於張的書，也只買了水晶那本《張愛玲的小說藝術》，而像唐文標主編的《張愛玲資料大全集》第一卷，我並沒多大買藏興趣。

到底還是有點緣份的，一九八五年春，畢竟還是在燈下一頁一頁翻着這本唐文標用黑體字說「本書出版純為研究一個近代中國作家之用」的《張愛玲資料大全集》（唐文標主編，關博文，孫萬國編，台北：時報，一九八四，三八四頁，新台幣四五〇元），斯時案前正擺着翻閱到一半的 *Virginia Woolf and Her World*（John Lehmann 編，紐約與倫敦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出版，一九七五），面對這兩位東西方一流女作家的名字與照片，自不免有些不着邊際的浮想，剛開學無事，就記在這裏。

一九四四年《傳奇》再版中的張愛玲照片，倒是第一次看到彩色的，其他各幀多半則不知那裏見過了。張的漫畫也在香港翻版的《流言》上看過。《大全集》中刊出的照片中，第一次看到的是「炎櫻語錄」與「姑姑語錄」的主人翁炎櫻（錫蘭女子 Fatimah 也）及張愛玲的姑姑「張女士」，留影的背景是李香蘭與張愛玲座談會「納涼會記」。炎櫻的名言「每一隻蝴蝶——」常常被人誤為張語錄，如今有真人為証，該不會炎冠張戴了吧。

近人談現代中國小說，談張愛玲，總自以為「發掘」了張，好像張在四十年代沒沒無聞的樣子。其實當然不是的。《傳奇》四天內就再版了，後來也不知印了多少版。而且出版社還在初版售罄時還替她開了個「《傳奇》集評茶會」，會中「張愛玲女士穿着橙黃色綢底上套，像《傳奇》封面那樣藍顏色的裙子，頭髮在鬢上捲了一圈，其他便長長地披下來，戴着淡黃色玳瑁邊的眼睛，搽着口紅，風度是沉靜而莊重。」出席的人，如蘇青、譚正璧、炎櫻等，皆名人也，評語大部份是好的，蘇青還特別聲明「並不是瞎捧」。

我比較感興趣的倒是陶尤德的話，他說「年青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該是銅錢大的一個紅黃的濕暈，像朵雲軒信箋上落了一滴淚珠，陳舊而迷糊」中的「像朵雲軒——」「是一種玩弄文字，譬如說榮寶齋的信箋又有何不可以」。張愛玲自己的說法是：「剛巧我家裏一向是用朵雲軒的信箋，所以根本不知道還有榮寶齋等也出信箋。」可見寫文章的人所用的比喻象徵，有時候也不過這樣而已，犯不着說什麼「朵雲兩字比較雅，說到月而提到朵雲，還可以使讀者發生一種聯想作用。」

而那時除了胡蘭成外，評張愛玲的人還是有的，如迅雨（傳雷）就寫過「論張愛玲的小說」那樣的文章，譚正璧與柳雨生（柳存仁）也寫過評文，而張的劇本，如「傾城之戀」也有人評。此外馬博良在《文潮》的「每月小說評介」（不是唐在頁三十六所謂的「每月小說介紹」）也評了「傾城之戀」與「琉璃瓦」。馬說「傾城之戀」，「不就是亂世佳人的影子嗎？柳原豈非白瑞德，而流蘇也像郝思嘉。」這也不算捕風捉影。最近台北剛創刊的電影雜誌《400擊》（陳雨航主編）裏頭，有一篇袁則難談電影《傾城之戀》的文章，也提到這一點。

這本《大全集》其實編得有點亂，校對功夫也沒做得很好，連《半生緣》也變成《半世緣》（頁三七八），標點也馬虎，該有的地方沒有，不該有的却點了，周瘦鷗的文章，第二篇就漏了第一頁，三七六、七二頁該對掉，「僅供參考用」的「抗戰勝利後張愛玲創作及文藝活動簡表」也不無遺漏，如《張看》就同時有香港版，《赤地之戀》後來也有台北慧龍版，《海上花列傳》的出版年代未提，還有，張愛玲的翻譯，也應該提的，而「色戒」也不是張愛玲的題目；張的題目，印在後來的《惘然記》裏頭的，是「色，戒」（水晶的新書《流行歌曲滄桑記》中有宋淇訪問記，宋淇說「色，戒」是他提供的故事）。「五四遺事」後來也在《文林》中英對照刊出，還有「雜誌月刊所刊出張愛玲作品表」提到「張氏原名張媛」，不知典出何處，朱西寧在「她是純中國的」（收入《朱西寧隨筆》，台北：水芙蓉，一九七五。書中還有一篇「一朝風月二十八年」：「記啓蒙我和提昇我的一一張愛玲先生」）則說：「她的小名原是一個單字『煥』（命中缺火？）」，初入學時，母親為她「暫且把英文名字胡亂譯兩個字」，於是就 Eileen 譯了回來」（頁二一）。到底是小名或原名，就有待張迷去考証了。張的弟弟叫張子靜，寫過篇短文「我的姐姐張愛玲」，說她姐姐「脾氣就是喜歡特別，隨便什麼事情總愛跟別人兩樣一點。」

《大全集》應該還有很多可談的，如這些出土的文章，有些跟後來印成書的不太一樣，可見是刪改過的——。可是我又沒下功夫研究過張愛玲，就不提了。想提的是，也許我們除了水晶、陳炳良、唐文標（這個人研究張愛玲，書名竟然叫《張愛玲雜碎》，後來不知何故才改為《張愛玲研究》；還有《張愛玲卷》的跋，竟然叫「張愛玲可口可樂」）的專書外，是不是也該有一本像《維琴妮亞·吳爾芙與她的世界》那樣圖文並茂的《張愛玲與她的世界》？還有一點要提的是，皇冠新版的張著，封面都十分「風花」，以前夏祖明或張愛玲自己設計的封面不是很好嗎？希望下一本張著《續集》是張自己的設計，為什麼叫《續集》，我就知道了。（一九八五·三·五·台北）

請支持馬華文學，請重視馬華文學，我們說了許多年喊了許久，但是作為唯一純文藝刊物的『蕉風』還是時常面對嚴重缺稿的難題，這又怎麼說呢？我們唯有長年累月的說下去：請以實際行動支持馬華文學——現在就訂閱『蕉風』！現在就努力寫稿來！

# 鄭振中先生二三事

\*黃潤岳

新文龍中華中學於一九五一年開辦，請我去做校長，一做就做了十四年。在我的一生中，這一段時間可說是最美滿、最愉快、最值得留戀的。

龍引是一個小市鎮，當時連郵局都沒有。政府有自來水供應，電火就得靠中華公會那一座小發電機在晚上發電。但是學校成了另一個天地。作為一間中學，設備是非常齊全而現代化的。圖書館的藏書非常豐富。舉例來說，中文我們有一部百衲本廿四史，英文有一部大英百科全書。峇株民政長官（英國人）夫人就會來借英文書。物理化學生物的教學儀器藥品標本，更不用說。我非常注重課外活動。在體育方面，我們有華校少有的釣球隊。其他如童軍銅樂縫紉英文打字攝影等，應有盡有。

大部份教師住在校內，外地來的男女學生有宿舍。附近的學生，有三輛校車接送。學校便是一個大家庭。我就是這個大家庭的家長，我也可以說是在這個小天地中做王。董事會給我一輛汽車，還有司機，直到我考到駕駛執照。薪津是全馬華文中學中首屈一指。大約是從一九五六年起，每月一千元。從此，成了我的固定薪額。八年之後到馬六甲也不過如此，直到退休。

為什麼在龍引會這麼一間好的中學？為什麼對校長及教師待遇這麼好？這不是神蹟，而是事在人為。龍引的這間中學是由新加蘭、龍引及文律三區華人聯合創辦的。當地的土產以椰為主，學校的經費就靠土產捐來維持。海外華人對於子女教育之重視，由此可見。一般人對於政府的捐稅都儘可能去逃漏，而三區華人的教育捐心甘情願自動自發的繳出來。偶有走漏，還會有人揭發。這的確值得歌頌讚美的。

任何一個好的制度，必須要有好的管理。所謂好的管理，便需要一位好的領袖。三區便有這麼一位鄭振中先生。

談到振中先生，不只是新文龍三區有口皆碑。在峇株，甚至全柔佛，可謂家喻戶曉。全國的籃球運動界的人士，對於他更是尊崇備至。主要的原因是他的服務精神。我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為而不有，公爾忘私。

他沒有取之於社會，因為他是靠祖業生活。他

却完完全全用之於社會；他的金錢、時間、精力，以及整個的生命。他真正是為服務而服務。除了英國及本國童子軍總會曾幾度給他金章之外，他沒有任何勳位頭銜。他家中沒有一方歌功頌德牌匾錦旗，在報上從沒有祝賀他的版位。

振中先生的一生便是為他人服務，無所為而為的服務。不求聞達，不要答謝，不要邀功，不要領賞，為服務而服務。充分發揮了童子軍的服務精神，難怪只有童軍總會有獎章給他。

他一生的事業便是為地方服務，服務的重點就是新文龍中華中學。這間學校簡直是他的命根，常常在深夜還有往學校走一圈。

他自己是讀書人，在廈門大學讀過書，所以他對於辦學非常識行，也非常熱心。他教過書，所以他對教師非常了解，非常關懷。三區華校教師不僅待遇比別處高，而且還有其他的福利，最難能可貴的還是鄭董事長個人的體貼與尊重。他可以做你的德士司機，他可以替你當庶務採購，他是你的朋友，他是你的家長，他也可能是你的「銀行」——他替老師買東西，常常不收錢；有些老師向他借過錢；也有極少的老師向他借了錢而不還，他不僅不討賬，而且從不向他人談起。

聽說有一次全國籃總的球隊要出國參加比賽，臨行前費用不夠。他知道了，便用自己的牙蘭向峇株的銀行抵押，借錢電匯到吉隆坡去。此款已否歸還，只有他自己知道。

他做學校的董事長，很少在開學儀式和畢業典禮發表講演，他只像來賓一般靜靜的坐在台上，最多不過是頒發獎品發發證書。可是他並不是不善於言詞的人。他主持各項會議，或是排難解紛，說起話來都是有分寸有力量的。他就是這麼一個默默耕耘的人。

我們通常稱讚某一些人慷慨好施。振中先生的慷慨不只在好施而已。公的方面，不論任何大小場合，私人方面不論生朋熟友，大宴小吃，多半由他自掏腰包。有些和他極友好的人，常常跟他開玩笑，叫他做菜頭，就因為他太慷慨了。

有不能解決的問題，找「中叔」（一般人都如此稱呼他），他人面大，人情闊。上自王室顯貴，

下至文書座辦，都對他尊敬三分，給他情面。憑他一句話，甚麼都解決了。大家知道他的爲人，不會包庇奸詐。大家也知道他的境遇，不是豪富，也不會要他有所餽贈。

他不是慈善家，只是熱心爲人服務，願意出錢出力。在經濟方面，支援了許多有急切需要的人。那時有些人被政府遣送回國，連衣服襪鞋都沒有錢買。其中有他相識的，總是五十一百的送去。

要一個有錢的人拿出一部分多餘的錢來作社會公益和慈善，已經是不容易。振中先生沒有生意，沒有企業，也可以說是沒有職業，就靠祖遺的一些椰園的出息來維持生活，他却把這有限的收入，作了最好的運用，全用在別人身上。他自己的非常簡樸，他的家人生活也夠一般人的生活水平。他是學校的董事長，自己的汽車是一輛奧士汀，學校却買一輛八成新的馬賽地給我這位校長。這一種度量就難得。每屆全柔華校運動會籌備會的主席都是他，在開會的那兩天，他忙着做雜務和準備獎品，從來沒有掛上主席大襟章坐在台上指揮別人做這做那。也從沒有在開幕閉幕儀式中亮相。峇株籃球協會的看台是他出了一大筆錢建立的，但沒有紀念鳴謝的銅牌。他是該會的主席，每場比賽他却在門口看守，維持秩序。

早上一杯濃茶，晚上一杯洋酒，便是他生活的全部。他每天到峇株去，中午有朋友在一起就上餐館請客。不然，自己吃一碗滷麵，自奉甚儉。他的私生活，非常嚴肅。沒有消遣，沒有娛樂，更談不到度假吃風。有幾次爲了全國籃球運動事宜，要到吉隆坡開兩天會，才破天荒的在外過夜。平時出門，不論遠近遲早，他一定趕回家來。

學校逐年發展，他爲學校興建了許多校舍。可是他自己的家却是賃屋而居。因爲他所有的收入，除了家用生活，全爲服務社會而花光了。這是真正的公爾忘私。兒女慢慢大了，必須要有大一點的房子，剛好領回了一筆人壽保險金，又賣掉他僅有的一些某報館的股票，才建了一間從普通店屋改建的住宅。談起這報館股票，也很有趣。當年這間報館開辦不久，虧損太多，無法維持，只得向相識的熱心人士要求捐助。振中先生也有所表示。後來館方便將捐款作爲股份，發給股票。到振中先生賣出時，已是所謂非常熱門值錢的了。

他每天早上起身之後，就走到中華公會辦公。中華公會等於是學校的董事會，有中英文座辦各一位，協助處理一般文書事務。振中先生自己包辦了一切。有時半夜還獨自一人在辦公。白天多半要去峇株。因爲學校的、公會的、別人託辦的大小公務雜務，都夠他忙了。他又非常體貼，例如在新年時

節，教師薪金袋，連作紅包用的新鈔票他爲你準備了。晚上回家吃了晚飯，又來到公會。有許多人去公會和他喝茶聊天，談談笑笑。我想：這大概就是振中先生唯一的休息。我也常在晚上去和他一起喝茶喝酒，公事私務，無所不談。我們的關係，如父如子，因爲他關心我；如兄如弟，因爲他照顧我，如師如友，因爲我們彼此推心置腹，肝胆相照！

他的新屋落成之後，晚上他便很少出來了。我以爲他要安享天倫之樂，非有公事，晚上決不去他家打擾。後來他告訴我：他的牙齒痛。他很怕看牙齒，寧願忍受。慢慢連白天也常在家中，我們才發覺情形不對。最後才去醫院檢查，才知道是癌症——喉癌腦癌。這慢性的惡疾，折磨他很久。大家不敢告訴他的真相，他對我說：身體不舒服，醫生又查不出是甚麼病，終日躺在家中，一點事情不能做怎麼辦？我安慰他：查不出病便是沒有病。你爲學校爲社團服務了幾十年，太過操勞，應該休息。暫時放下一切，安心休息。公會和學校的事，反正有人負責，無須掛慮。他只是搖頭嘆息，然後又提這提那，放心不下。他常常問起教師的薪水按期發了沒有？土產捐的收入情形如何？也免不了問起籃球運動的推動。直到他嚥了最後一口氣。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五日上午九時左右，他靜靜地離開了人間。全校師生聞訊，無不痛哭。大家尊他爲校父。我個人鬍鬚一切失了依靠，我的小天地已經崩裂了。兩年之後，我離開龍引。

人生得一知己，死而無憾。可是死去這位知己的傷痛，也是至死不減。每年清明，我率領全家上他的墳前一拜，十年不斷。我寫了許多懷念他的文章。還出版了一本『龍引十四年』。當年政府要華文中學改制的時候，他不畏強權，不懼迫誘，堅定不移，影響甚大。柔佛州只有兩間中學改制，五間不改。對於全國華文中等教育的維護，厥功至偉。在今天大家只看到華文獨中的興盛蓬勃。也許不曾想到當年每一位獨中董事都是忍辱負重，茹苦含辛，有節婦的堅貞，有忠臣的不二，苦守硬撐，不屈不撓，來維持了這命脈。我個人也在這股洪流中，搖旗吶喊過。因此，我出版了一本『獨中論叢』，略爲敘述華文獨立中學的來龍去脈，同時也以它來紀念鄭振中先生。

孫中山先生的名言有「人生以服務爲目的」，耶穌教訓門徒「非以役人，乃役於人」，鄭振中先生活出了典型的例証。

在他的一生，他已盡了他的本分。出於塵土，歸於塵土。廿多年來，有多少人會思念他的事功？廿多年後又如何呢？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何況振中先生。

# 茫茫夜

鍾瑜

「他媽的，這錶子養的養母！——」阿牛叔氣惱的，把自己手上半截的煙捲，發狠地怒擲在地上。他身畔的幾個人，在月黑風高的虛空下，半沉吟的嘆了口氣。大家在黯然無語中，盡讓不歇傳來的，養母的叫罵聲，和小碧的尖哭聲，折騰着彼此的耳鼓。有人在偉良的耳畔，憂悒的問說：「她和阿祥的事，怎麼樣呢？這樓房上下的人，統統都知曉了！——」偉良也不去留意問話的是誰。但他明顯地，知道這話是向着他問的。偉良只是嗯應了一聲，他沒有答話。他的思緒讓樓房上，分不出是詈罵或哭聲的聲浪，衝擊得滿是紊亂和痛楚。他把頭仰向明月耿耿的夜空，他自語地，喃喃地在問說：「爲什麼我們的周圍，仍有許多的不幸和痛苦？——」他的眼光，隨着膨脹的夜霧，而遊落到雜院通出大街的巷衢內。在那僅可容許兩輛小型貨車駛過的路面上，兩旁的磚牆上，除了原有斑鳩雜沓的市招外，尙有新近才貼上的，各政黨的競選傳單。那個政黨領袖，仍然在黑暗中，露出飛揚而明朗的笑容。他那一副得意和自信的形態，使人看着，感覺到這個人，到底對個人的功業興趣，大過對國家民衆的福祉和安樂，究竟要有多少倍數？

偉良在想着的同時，他身畔的幾個人，在樓房上一罵一哭的喧鬧聲稍歇時，紛紛在議論着阿祥和阿祥的不幸事故。有人嘆息着說：「阿祥也實在不應該的。他這樣做，會坑害了小碧的。她也夠可憐了！——」另外不知是誰，饒有哲理的說了一句：「愛情是沒有對錯的！」這句話，顯然使多數人都聽不懂，但偉良却注意到，這話是小柯說的。他早在偉良不知覺的時候，走落雜院前的水喉喉畔。他蹲在那裡，狀甚古怪的，兩手不住爬動。半晌，才看到他吡着牙齦，嘴腔裡發出咭笑，一派自得的模樣。他手裡原來抓了兩只青蛙，青蛙鼓脹着肚皮，突凸着眼珠，在吐露舌頭喘息。偉良在細意把玩他那句話時，街外駛過一輛鬆紅的鎮暴車，車上黑沉沉的車廂內，傳來聽了使人毛骨悚然的慘嚎聲。那車上顯然是拘逮了一批騷動份子。在軍警各式語言的吆喝下，緊接着是拳打腳踢的混雜聲。一個男子被打得厲聲哭喊，另有一群男子，在抗議的咆哮着

。但鎮暴車上的軍警，在把警靴踢響時，車內又是痛楚的呻吟聲不絕於耳。有人被打得咯血，血絲自鎮暴車的門縫內洩出，而洶湧地濺濺在黑夜寒涼的瀝青路上。鎮暴車電馳而過，帶走了餘音裊裊的慘嚎聲，和車駛遠去後，捲起滿街的紙屑。片片紙屑如雪花似地，佈滿了清月朗照下的寂然長街。

「今天碼頭上，就是發生了類似的慘事！——」阿貴又燃了煙捲，在雜院的微涼空氣下，讓自己吮着的煙捲星花，照亮着自己一雙略爲疲憊的眼睛。偉良這時候已不再吮煙，他瞅望着阿貴的臉龐上，看到他滿臉勞動者的絡紋。也看到在生活的重壓下，一個人難免不流露出來的疲怠和無奈。偉良對他頗爲感觸的，用輕啣的口氣，表示聽明白他的意思。這時候，小柯已放走了兩只青蛙，再次回坐到偉良的身畔來。偉良隨眼看去，藉着天上微明的月色，和樓房上下投照下來的煤油燈和臘燭光，看到兩只受傷的青蛙，匍在湛涼的磚地上，極其艱苦的爬行着。偉良頗有不忍的，斜乜着眼對小柯瞅望着。小柯似是帶着歉意的，對偉良聳聳肩膀，嘴角勾勒了一撇澀笑，用訕訕的表情說：「是不是在說阿祥哥，你們！——」這時候，街外又是幾輛，鬆紅得耀眼的鎮暴車掠過。車隊像幾只疾獸的飛奔，把整個寂夜都震得惴惴不安。對街的亮窗內，傳來人們扭動的唱機送來了起伏的樂音。

偉良沒有言語地，把兩臂環抱着胸圍。他沒有回覆小柯的話，只是細意地，聆聽着阿貴，在述說碼頭上可怖的暴動形景。他說：「不知什麼原故，近來隣國總是漂來一批難民。他們的船只，好不容易才漂流到這裡。他們本來是被應允，暫時留存在這裡的。但是，不知什麼事故，這裡面的人，竟有些是偽裝的難民。他們從隣近國家，輸運了一批軍械，來這裡支援一批另有所圖的激烈份子。你知道囉，這些人因爲行動呆拙，很快就讓殖民地政府的軍警探獲了。他們，今天早上，在碼頭上的圍地內，發出了嚴重的衝突。我們剛好在那裡卸貨，呵！——」阿貴幾乎驚懼得說不下去了。在他背脊後，這時刻竟有一個人，在矮凳上翹着腿，在星月光輝下，在低聲的哼吟着輕柔的民歌。偉良阿貴小柯，三人齊齊地回頭望將過去。這時候，三人才驚覺到，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樓房上前座住房的印度人，已搬來了自己的矮椅，他坐在那裡，却聽不懂阿貴在覆述一件悲劇。他只是頗爲愜意的，自己在哼唱着有緻的印度民歌。他黝黑的膚色，在虛黯的雜院內，看似是一撇人的身影，而不是一具有生命有靈魂的軀體！

偉良他們也沒有對印度人寒暄和打招呼。而後者竟然有點出奇的倨傲。他只是向偉良等斜溜了一眼，然後又在涼夜中，半瞌眼的享受着靜夜的美妙

。雖然這靜夜的背後，是掩藏着巨大的愴痛和悲情的。鎮暴車不久前濺滴在街面上的鮮血，在夜霧的點染下，逐漸擴散成一朵朵血花。在遠遠雜院內的人，如果眼力奇佳，藉着一絲淡淡的月色，仍可清晰地看到，血花像一朵朵花魂似地，在凹凸不平而泥屑成丘的路面上茁長而枝展着。

「那些血，像花卉一樣，在碼頭的石階上，在海水裡，化成各式形狀。而最終，又被拍岸而來的浪花，捲捲到無影無踪，而變成一切都平常到不曾發生了！——」阿貴噓着口腔內的寒氣，絡繹的把他目睹的悲劇陳述着。他說的顯然不是一個故事，而是一樁事實。他的語氣感染了周圍的人，大家都在昏沉不清的月影裡，對阿貴瞅望着。連印度人也停止哼唱他的民歌，對阿貴注望着起來。阿貴別了別眉，抽搐一下滿是爬紋的臉頰，說：「不懂是怎麼搞的。在那批異域來的難民裡，竟然有人和本地的異動份子搭上了。他們在碼頭周沿，果真的和殖民地軍警開火了！那些難民和騷動份子，我親自目睹的，有十幾人被軍警們，用連珠式的機鎗擊斃了！他們，死得好慘呵。有外地人，有本地人，一概被扔在海裡。我看到，幾只斷了的臂肢，在海裡浮晃不定的！——」阿貴被當時的形景，震懾得到如今，仍然是臉色蒼白的。在他身畔的偉良默然無語，而小柯則煩躁的，用腳踢着地上的磚石。四周的人，在虛黯中連迭的嘆息。

「當時，我們被軍警們困鎖在碼頭的倉庫裡。我們不能離開那可怖的現場，而飽受着催淚彈的煙燻，和聽着使人失魂落魄的鎗擊聲和慘嚎聲。我從倉庫的縫隙裡，可以瞄到殖民地的劊子手們，他們在把騷動者拋擲在河水裡的同時，還加上一連串的鎗擊。我聽到有人在水裡掙扎着慘嚎着，而殖民地的軍警們，在開鎗的同時，竟伴着自己呵呵不絕的歡笑聲！」阿貴說到這裡，也許是不忍再覆述當時的形景。他只是長長地翻喘着氣，讓自己激蕩不定的心緒，得以稍稍的平抑下來。偉良在短暫的沉思後，抬眼環顧雜院裡所有的人一次。他看到人人都讓一樁，雖然不曾目睹，却能完全想象的悲劇，深深的震撼着了。不知是誰，在低迴地噓着氣嘆息。有人耐不住夜涼的風襲，在連連的打着噴嚏。在偉良背脊後的印度人，像聽懂了阿貴的陳述。他瞪着滿含瞭解的眼睛，望向阿貴，也望偉良和眾人。

「我今天在市區的河道上，也看到一批海上難民。他們乘搭破船而來！——」偉良回憶似的說。「不只是海上來的，我還看見，有一批像逃瘟疫似的難民，他們徒步翻山越嶺，向這裡的隣近國家湧來！」小柯平靜地說。「在今早的騷動中，有好些難民，乘機在菜市周沿，攫取各種乾糧和日用品。有好幾個難民，是被菜市內的小販們錘死的，而軍

警們並沒有參予其事！」這說話的，是一個高瘦的住客。他的身影閃忽忽地在雜院裡浮動。另一個人則補充說：「菜市裡雖然亂，但終究沒有砸死本地的人。難民們死掉就算了！這批人很少人會同情他們！」這人的說話顯得很偏激，周圍的人，沒有人吭聲，也沒有人附和他。「總之，亂上加亂就是了！軍警、騷動者、難民！大家搞得一團糟！」這說話的猶未把話說完，小柯却高聲的添附說：「還有地痞流氓。他們在騷亂中趁火打劫，也傷害了不少人命！——」這話引起了眾人的附和，人人異口同聲的說：「這倒是哦！——」這引得偉良，却又想起今晨的騷亂現場。那群地痞流氓，在火霧和煙屑漫騰中，他們姿意地掠劫，也殘暴的對待店主和其他市民。煙火滔天中，偉良恍惚看到那些人的臉影。他們顯然不是本地人。他們在竄過街面的煙火時，在口腔裡胡亂的叫嚷着。他們的口音，完全証實他們是外地人。而被掠劫的，却清一色是本地人。

「這個世界，真的是越搞越糟！」誰在黑暗的角落裡，噴聲的詛咒着。接着是各人高低聲的吟嘆聲。街外不住的馳過警車和鎮暴車。雜院內，各人都在詛咒着這個可詛咒的時代！樓房上下和內外，煤油燈和臘燭的亮光，照着一群貧苦和無奈者的臉龐。男男女女們都沒有則聲，大家都在細聽着夜籟的種種鳴響，也聽着遠街外，響動得令人怦然心驚的警車和鎮暴車。一行沿街巡察的武裝軍警，他們踢着鏗鏘有聲的警靴，在這寂寥的街頭上迴響着。偶然，仍可聽聞軍警在用英語，詆喝幾個可疑的流浪者。後者是一群衣不蔽體的苦命人。他們在沉黯的街隅處，藉着各式的隱蔽物，把自己掩藏在黑暗與幽明之間。可是，軍警們的吆喝，和胡亂照射得人皺眉的電筒光，却使一群流浪者，手足無措的驚叫起來。有兩個身份可疑的流浪者，不知是何原故，竟然衝破了軍警們的包圍，發足地向街外走去。天昏地暗的街頭，隨着冷月和冷風的湧起一重沙塵，把天上的淡月都掩蔽過半。流浪者在奔竄時，喉膈裡發出了低沉的嚎叫聲。他們說着大家都聽不懂的話。可是，雜院內的各人，望向黑漆漆的街衢外。那漫天晃照的電筒光，把那群滿臉惶懼的流浪者，照見得如受追捕的走獸，在街隅外的牆角裡，睜弄着驚慌和恐怖的眼色。他們在高聲說着別人聽不懂的話，而軍警們却放出幾只訓練有素的警犬，不住的張舞着前爪，嘴裡狂吠出攝人的吠聲。有一個流浪者被警犬咬噬着腿肢，他在痛楚中流血兼嘶喊。而軍警們，除了幾個英國人之外，其餘都是滿腮鬍鬚的印度人，他們在喇齒怒吼時，更揮動厚實的木棒，向流浪者們兜頭錘下去。一群人不論是毆打的或被毆打的，都把這街頭遠近的人眾，嚇唬得畏縮



着頸脖，只用一雙驚疑的眼眼睛，向街頭這一幕血腥的慘劇窺望着。而警犬在追逐流浪者中，那種群嘍起來的獸叫聲，使睡中的人，聽着都如陷在噩夢裡驟然彈醒。

「那些流浪者，是從隣近國家漂渡來的一批！」在雜院內的阿貴說。顯然他已熟絡了他們的口音，因此肯定的說：「是他們，沒有錯！」偉良是雜院內，所有臉容聳然變色者之一。他瞬刻間，回想起街頭上，煙屑瀰漫中，那群臉目猙獰的掠奪者。他們在叫嘍時，口音和這些流浪者一模一式。但是，他們之受到圍捕和毆打，難道誰能證明，他們就是作奸犯科的那一夥嗎？——偉良不得其解的，搖晃一下腦勺，用沒有表情的表情，望向黑沉沉，却揚溢着人被痛毆時的慘嘍聲。軍警們慫恿着警犬，張牙舞爪的，在狂吠不休。流浪者中，有一個婦人的攜帶着一個稚童。警犬把稚童嚇唬得臉色煞白下體撒尿，婦人則衛護着稚童，用一種母性的本能，拼命的用手驅趕着警犬。她在高聲地夾着哭嘍，說了許多別人聽不懂的話。

街外和雜院內，同樣在清風淡月之下，却宛如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在街外，血腥和殘暴搬演着，而雜院內，只是隔着一截街面的距離，這裡却平靜得多。但平靜也只是表面的。在雜院內的人，兀地浮出了大半的住客。他們中無不表情憤憤的，望向一群軍警，用鉄腕似的臂幹，把一群渾身破爛，而又滿溢着血水和汗水的流浪者，相繼的驅趕上一輛血紅的鎮暴車上。警犬仍在仰着頭，向幽幽悠悠的明月叫嘍不休。而鎮暴車的門扇窗洞內，則見一群臉容痙攣式扭成一團的流浪者，他們恐懼中帶着憤怒的，在吡咧着牙齦，在高聲漫叫中，發出他們的抗議和悲楚。幾個英籍警官，則揮手指示着一群印度軍警，陸續向街頭的每個角隅，繼續的搜索。沿街樓宅內，先先後後的亮着煤油燈或臘燭，越來越多好奇的眼睛，投向街央上先後開去的警車鎮暴車。車輛馳去後，却同時捲起一重寒風。在鎮暴車的車廂內，一陣不約而同的叫哭聲，震懾得所有的眼睛不住震動。

軍警的搜索行動，隨着月色的忽明忽淡，天上的烏雲再冉地升起或游過，把月的光輝，照在這個宵禁中的城市，既沉悶而又恐怖的，在夜的氛圍下，軍警敲響警靴，驅策着警犬，分頭在黑暗中，繼續搜捕宵禁的違列者，或是遊離四蕩的流浪客。警靴敲在寂寥的街路上，聽着使人心煩。警犬在沿街嗅聞時，不時發出濃重的喘聲，偶爾噴出一兩句尖嘯，使人不寒而慄的，絕大部份眼睛，在窗扉的先後掩上後，而告寂然掩熄了。

雲氣掠過月表後，雜院內的周遭，人們藉着銀

輝似的光芒，彼此約略的，能夠看到彼此的臉廓和表情。偉良在呆望着黑沉沉的街外時，軍警們搖晃着手裡的電筒光，使他宛似看到一簇神秘詭異的獸眼，在黑夜的舞台上舞躍。那群警犬的嘶叫，更其加深那種懾人恐怖的效果。突然，在他身畔的小柯，用急喘的呼吸驚動了他。小柯驚詫而呻吟似的，在喉腔內夾着痰湧似地，用疑惑不定的口氣，低聲說：「偉良哥，你看嘛，那是兩個流浪的難民！」他說時，用顫抖的手，指向黑鴉鴉的雜院一角。在那棵低矮的香茅樹下，枝葉繁茂中，露出四只佈滿異光的眼睛。那四只眼睛，宛似意識到，自己的藏身處，已被雜院內的人發覺了。其中一雙眼睛，在震動中並泌出眼淚。另一雙眼睛，却一霎不霎的，在樹極的陰影後，對雜院內的人群，直瞪瞪的張望着。那一雙泌淚的眼珠，突然嚶聲地，在嘴腔裡迸出了哭聲，衆人一聽，才發現那是一個女的。那哭聲充滿凄苦和怖慄。在她所隱匿的樹蔭後，先後迅捷地，躍出幾只夜行的花貓。貓兒急速地奔出雜院，而向街外軍警處奔去。一路上的貓嘍，引起了軍警們的疑竇，而頻頻的，把電筒光，向雜院內射來。警犬則對着花貓群祖厲的嘶叫。一種使人可以預期的恐懼感，在雜院內各人的心窩裡升起。偉良正在思緒混亂時，聽到小柯和阿貴，不約而同的，訝叫一聲說：「是難民呵！」其旁的秦先生和其他人，也發出各自的驚詫聲，不知誰人的眼睛尖利，在低沉得宛似耳語的說：「是一個婦人，和一個小孩哦！——」一瞬間，大家想起方才街外，那一片哀慘和悲切的叫哭聲。那也是一個婦人和一個小孩！可是，誰也摸不清究竟，這婦人和小孩，是什麼時候，乘着衆人不覺意的時候，靜悄悄地躲身在那低矮的香茅樹下的！衆人像遇到一樁怪事似的，在驚疑和困惑的情感交織下，齊一地，把數十只眼珠，望向那香茅樹下，瑟縮顫動的身軀。也聽着那悲鳴的哭聲，斷人肝腸似的，在黑黯沉沉的牆角樹下盤升而起。雜院內所有的人，都噴聲地吟叫了一下。那種景象，真的像是一只孤魂野鬼，在寂寞的墳頭上啜泣。其聲除了使人酸楚，也讓人感到恐怖。在衆人身脊後的幾個女子，有兩個用手捂掩着臉不敢看。她們中也出現了麗芳。她靠在樓房的門畔，在幽搖的煤油燈照下，用憐憫而同情的眼光，望向那陷在黑暗中的婦人和小孩，她唏噓的嘆息聲，讓旋轉的夜風，遞送到雜院前，偉良的耳中。他夫妻二人，頗有靈犀一點通的，彼此凝望了一眼。彼此都在傳遞着世道的崎嶇感。人世的苦苦難難，真的如迴旋的巨波，一波又一波的向人們淹撲而來。而人的堅拒力，又能有多少呢？多少人能在浪濤的巨湧下，但仍能倨立的，岸立在那裡！即使這樣的倨立和岸立，是負載着多麼大的創傷和痛苦！



而街外巡邏的軍警聲犬吠聲，却不絕如縷的，折騰着雜院內衆人的腦神經。這時候，小心的騷動，已在雜院內漫騰起來。有幾個人影，乘着月色的掩映下，已迅速的走近枝葉蔓蔓的香茅樹底。這幾個人，是偉良、小柯、阿貴和秦先生。另外那個印度人也來了。他黝黑的臉影，只見到兩只眼眶和一排白齒，在黑黯的空間晃動。幾個男人，矯捷地，把茂密的樹葉撩開。這時候，各人藉着天上的月色，和樓房上下投射過來的煤油燈和臘燭光，看到一個一臉青癩，稜骨瘦凸在臉龐周遭的中年婦人。她的眼睛內，透射出悲苦和惶恐的眼光。滿眼內都溢滿淚霧。她用枯瘦得宛如籬虬的腕臂，緊緊地摟抱着一個稚童。那稚童十分孱弱的，偎在女人的胸懷裡。他那副營養不良的形態，使他奄奄欲睡的，只抬起一雙噙着淚花的小眼，對眼前這幾個突然而來的男人瞪視着。

樹影下的婦人和小孩，果然是隣近國家逃難而來的苦命人。他兩人在衆人的凝望下，無不怔忡間，才稍爲喘口氣，哭喊出來。但是，偉良却率先對婦人和小孩，說：「妳和小孩，都不要哭鬧！街外有軍警，他們會抓妳兩人！——」偉良說的是馬來話，他順勢用手戟指向電筒光亂照，警靴和警犬不住嘶響的街衢外。那裡的空氣，除了寒涼得使人發麻，就是恐怖的感覺，幾乎使人伸出手指即到觸摸得到。——那婦人在惶恐中，也嚙嚙的說不出話來。她只是猛烈的搖着腦勺，把小孩摟得更其嚴緊。她的眼淚在她搖晃着臉龐時，幾點淚花頻然地濺滴在地。小孩也扭歪着臉，噙在眼眶內的淚水滴下。他幾乎要裂喉嘶哭了。偉良正在無奈的嘆氣，小柯却說：「這婦人聽不懂馬來話，我們要如何的救護她？」他好像是向人衆諮詢似的，眼光掠過樹影下的各人。偉良阿貴秦先生，沒有主張的，只是抿着嘴不說話。街外的鎮暴車馳過，不知是否引擎發生了故障。車輛在虛黯的街頭上，頻頻的轉動引擎，發出一重刺耳難聽的聲浪。街外遠近的軍警們，一時讓鎮暴車吸引了注意。各軍警暫時停止了搜索工作，一團人紛紛踢動着厚實的警靴，向那輛拋錨在街央的鎮暴車滑去。鎮暴車內躍下一群持鎗的辜加兵。他們在七嘴八舌地，埋怨着引擎的毛病。一個英籍的警官，很篤定地自街頭的一角，步行過來。他很有威儀的，極少說話，只是揚舞着手勢，向幾個次級的軍警，指示着他們進行修理，鎮暴車的門窗內，隱隱然是囚禁了一批人。他們偶然把眼睛，透過門窗望向街外，也有微薄的痛吟聲，不時在那虛黯的門窗後傳出。不過，幾個守望的辜加兵，偶然惡狠狠的，向門窗內，瞪望一眼，並響聲震耳的吐了一口涎沫，門窗內的痛吟聲，才幽幽然的歛息下來。

軍警們很快的，就在路央上，豎起了兩只蓄電水晶燈。燈火如驟然而來的光芒，把半月街面，都照得通透明亮。幾個熟練的軍警，迅捷地扳開鎮暴車的引擎蓋，在忙亂的揮舞着羅絲鑽和起子，在水晶燈的俯照下，進行修維工作。街上前後盡是死樣的寂靜，只有軍警們的絮談聲，和羅絲鑽、起子相敲的碰擊聲，在和沉沉的黑夜抗爭着。軍警們撩動左右晃照的水晶燈，燈的光芒，自街央處流入雜院內。在樓房內外的人，抬眼可見到夜霧裡的遠街近景，除了幾只野狗野貓，在街央處追逐或嬉戲外，全街的樓宅，已隨着夜的漸深漸濃，而紛紛的掩熄了所有的煤油燈或臘燭光。街遠處，由旋轉的寒風，把一只廢棄的籬筐，沿着崎嶇不平的泥路，一直吹滾向滿地遍遍的瀝青路。籬筐是滾圓狀的，隨着風，它一直漫無目的，却湊巧地吹送進雜院裡來。它滾動時發出的嘎嘎聲，使雜院內的人，都宛如受到意外的襲擊，大家忙抬眼望向街衢外。只見軍警們已順利的修妥鎮暴車，引擎嘖嘖地，吐出均勻的轉動聲，幾個軍警勝利似地，振臂向虛空歡嘯了一聲，而鎮暴車也逐漸開行了。幾盞明亮的水晶燈，在左右轉晃時，不住的透進樓房的雜院裡來。衆人逆着光火，看到通道的牆面上，那些政黨標語，和黨魁的肖像，被照耀得熠熠生光。

雜院內，衆人在喘了一口氣後，低迴的，在喉腔裡作了一個舒暢的吟嘆。夜雖然越來越涼了，但人們的心裡，仍然是溫煦的，感覺到十分的適意和滿足。尤其是偉良和麗芳，二人很感愉悅的，互相瞭望了一眼，而心感神會的，二人同時迸出聲，說：「總算把她兩母子，適當的隱藏起來了！——」這時候，他夫婦二人，同站在自家的房屋門前。雜院裡的人，用很欣慰的眼光，望向他兩夫婦。在煤油燈的昏照下，那一對難民母子，被衆人倉猝間，交由偉良夫婦，暫時隱藏在他們房屋內的閣房後。那裡是老阿媽長年輪臥的所在。在她的臥鋪後，僅餘的一點空間，足夠一個大人和一個小孩藏身。他兩人在弄清楚了各人的意思，衆人費盡了口舌和舞弄了不少手勢，才向他二人表達了究竟。他們盡其所能的，對他兩人說，這是危險的時刻，街外的軍警和警犬，正在分別追捕逃難而來的難民和流浪者。他們用手語對她說，只要暫時隱身在樓房內，渡過了今夜的宵禁，明朝太陽東升時，她和孩子，就可以重新外出，到他們所要和所能的地方去！——這些人終於從婦人感激的淚眼中，弄清楚了她很多謝衆人的襄助，也用她自己的語言，加上手勢，對衆人表示，在她懷抱裡的小孩，就是她的兒子。比劃完手勢之後，她淚眼漣漣的，用淒蒼的語調，用她自己的話訴苦着。衆人聽不明白，只是臉臉相覷的，把眉峰皺聳起來。婦人一邊哭，一邊困難地比劃着手勢。這一下子，有誰竟瞭悟了過來，沉聲地說

「阿貴，他是說，他的丈夫讓軍警抓去了！」說話的是秦先生。他手裡拿着蒲扇，不住的拍擊着周圍的蚊蚋。

衆人默默無言地，由偉良和麗芳，伴隨着婦人和小孩，走落樓房沉黯的甬道，而進入他們的房屋。婦人不住的抽噎聲，不住的自房屋裡傳來。那聲音包含着多少的辛酸和苦痛！整雜院裡的人，無不低頭的唏噓着。沒有一個人不是滿臉愁悵的，連印度人也宛似瞭解到一切。他坐在矮椅上，雙手覆按着自己的膝蓋，在微微的嘆息。其他人在沉哀的愁思中，不住的吸吮着悶煙。小柯則大巴掌大巴掌的，拍擊着臂肘上和腿臆上的蚊蚋。不知那個好心人，乘衆人忙着慰望難民母子時，在雜院的牆角處，點燃了兩捲蚊香。香氣裊裊地，在寂寞難堪的雜院內升騰着。而偉良和麗芳，總算把難民母子，安置在房屋的隱蔽處。他們不動聲色的進行着，始終沒有驚醒酣睡中的老阿媽和兒子若輝。牆面上的壁虎，在追逐着蚊蚋，至發出咯咯的嘶鳴。掛鐘嗒嗒地響，在午夜的時分，敲了十二下的響聲。

街外夜風頻頻中，終於送來了幾名軍警，和一只矯健的警犬。軍警們手裡，各把照着一支電筒光。光花由遠而近，隨着鏗然作響的警靴，加上喘息咻咻的警犬，很快就讓月色下，雜院內的人衆，帶來了莫大的恐懼和不安。人們在靜然的屏息中，各自的眼珠，全神地貫注在，那幾個軍警手裡搖晃着的電筒光。大家都沒有說話，大家都靜默地，用堅定的神情，望向由模糊而漸次清晰的軍警們。他們各有一臉冷峻的表情，也有一雙鷹隼似的利眼。鼻單也不時的在蠕動着，宛似在作着嚴密的嗅覺搜索。他們手上的電筒光，肆意而無禮地，在雜院內，衆人的臉龐上掃射。警犬則由一個印度軍警拿着繩子，牠不住的在地磚上聞嗅，也不住的，用前蹄爬抓着磚地上的虫蟻。也許是牆角兩捲蚊香的氣味，使牠的嗅覺失却了靈敏度，而感覺到難過的，在雜院的磚地上，不住的低吭嘶鳴，並用蹄爪，不住的搔抓自己的雙眼，牠竟讓蚊香的氣息，激刺得鼻腔流出粘液，眼眶內逼出一重淚水。牠汪汪地叫鬧不休，讓印度軍警頗感困惑和懊惱的，在嘴裡噴噴着，並跺腳和咧齒的，在喃喃地咒罵着。

軍警們終於在寒風漸湧時，在雜院前的空廓處，停下腳步來。印度軍警已無可奈何的，把警犬拴在銅水龍喉上。警犬匍在潮濕的磚地上，神情頹喪地流淚和嘆息。——軍警們由一個中國籍的警官率領着。他臉型如刀削的硬挺，鼻子如山丘般高聳。濃粗的眉刷下，一雙虎眼，眈眈地瞪視着每一個人。被他瞪望的人，不期的感到臉龐灼痛。人人都有意無意地，把眼光移向街衢外，遙遠而沉黯的空間。幾輛鎮暴車在街外馳過，聲音轟隆不休。而車輛

的紅色影子，宛似一只火鳥的奔馳，在半幽明的月照下，發着紅色的異光，而消失在冷清而寂穆的街頭。天上的烏雲，逐漸盤掩着清淡的月光。

「你們這些人，不留在樓房裡，留在這雜院外，爲的是什麼？呃！——」中國籍的警官，揚着手勢在說。他手上戴着手套，把他手上的電筒光，極其粗暴地，在雜院人衆的臉上射照着。也許是誰起了反感，在喉腔裡，低低地，用異樣的咳嗆聲，表現出內心的憤懣。中國籍的警官，很敏感地，在人叢中認出那個咳嗆的人。他移步上前，很傲慢和驕恣的，用利眼盯望着那瘦高個子的中年人。他就是碼頭充頂夫的阿貴。他沒有說話，只是搖動着喉核，用篤定的眼光，望着中國警官，那雙在黑暗中仍然泛着油光的警靴。二人默默地對峙了半晌。終於，還是中國警官，操着流利的中國話，用卑夷的口氣，對阿貴斥罵說：「一個沒有教化的老粗！」他罵完，用手上的電筒光，在阿貴黝黑的臉龐上，照了又照的，才續說：「你叫什麼名字？呃？——」他虎圓的眼珠，一滾一碌的，像是玩具的眼球，把阿貴全身都巡視了一遍。阿貴嚥了口氣，用平靜得出奇的聲調，說：「阿貴，是這裡的住客。」他說着時，始終沒有正視中國警官。他只是叮望着地面和磚地下，幽幽淡淡的中國警官的身影。明月兜頭地，臨空撒下如銀臘般的光輝。

「哼！」中國警官在鼻腔迸出一聲。然後，對雜院內的各人，再次掃視一眼，說：「時候都已經不早了，你們一群人麪集在這裡，幹的是什麼？呃！——」他一臉都是卑夷的神色，對個別的人，着意地叮望着。這時候，他注意到了秦先生。後者這時已戴上了他那具厚邊的眼鏡。他對秦先生說：「原來是你，在這街外路邊替人寫信的！」秦先生抬了抬眼鏡，趁着一點明月的光輝，他認出這人，是負責本區治安的中國警官。他因爲經常在市衢上巡察，自然就對寫信的秦先生留下印象。秦先生在冷涼的月色下，毫無表情的，苦澀的笑了一下。這時夜已過午，本來衆人都決意回到房屋休憩去了。只是，很意外地，兀地走來了一對難民母子，才把衆人暫時羈留在雜院內。這時明月清風下，一陣冷颼的寒流，在樓房的屋簷裡竄下。雜院內，已有人耐不住寒的，雙手放在口腔畔呵氣。有人則在喉嚨裡，發出了難受的呻吟聲。

中國警官逐個住客，環目盯視一遭後，就對和他稍爲近距的偉良說：「你告訴我，這樓房的住屋裡，有沒有窩藏一對母子！我是說——」中國警官把說話拖宕一下，然後接續說：「兩個非法入境的難民。他們是要受到拘捕的！」他說時，眼睛尖利的叮望着偉良。也隨着旁人的喘息聲，眼風順勢地，向每一個住客的臉龐上溜望一眼。明顯地，他一

時也看不出什麼破綻來。臉上的神情，也免不得單下失望和頹喪。偉良在這瞬間間，讓一種堅強的意志力支撐着。他實在不屑這個中國警官的行爲。他那種寧做小人的嘴臉，讓偉良和衆人，感到憤怒和噁心。他對中國警官，故意地蠕動着嘴唇，欲說不說的，用一種曖昧的表情，對他反擊似的回瞪着。他這一種明顯的藐視和抗議，立刻如電流似的，在中國警官身上，流竄似地迴旋着，使他的尊嚴和架子，受到很大的摧毀。他滿臉蒼白的，揮揮手勢，說：「我警告你們，窩藏非法入境的難民，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在這地區內，有些難民是偽裝的反社會份子。他們有些懷有鎗械，勾結反政府的異端，也和地痞流氓協作，嚴重的破壞社會安寧！」中國警官在寒流漸湧的雜院內，越說越激動的，把口腔內的涎沫四濺。天外的涼風，把雜院兩株低矮的青楓樹和香茅樹，吹動得葉絮齊響。却在這時候，突然在虛黯的雜院內，響起了一記嘹亮的拍擊聲。那聲音因爲來得迅速和突然，使人宛如聽聞開鎗響似的，在平靜中，突地怔忡困惑的，向虛黯的人群中，追尋聲響的來源。中國警官和幾個印度軍警，也驚慌失措的，連忙本能的，伸手撫摸着腰脊上的鎗枝。栓在水龍喉處的警犬，也瞪着滿溢酸淚的眼睛，向虛黯的人群中看來。人們的視線，齊一地看着，那個手裡擎着自己的一只木屐，猛力地向磚地上敲擊的小柯。他半蹲立的，匍在夜霧濛濛的磚地上，用手上的木屐，一下子砸死了幾只蟑螂。蟑螂化成稀爛的，把磚地上塗成一片暈暈。小柯手裡持着一只木屐，表情故作滑稽的，向雜院內所有人，特別是中國警官和印度軍警瞅望着。這一下子，激怒了這批殖民地軍警。那中國警官，磨了磨牙，用惱怒的聲氣，對小柯斥罵說：「你這是不是搗蛋？嘎！——」印度軍警們也翻眼睛，在罵着粗話。雜院內的人看清了是小柯在惡作劇，大家在驚疑過後，深重地翻喘一口氣。那批軍警們，仍在模糊喃沉的咒罵着。

小柯若無其事的，把木屐重新套在腳丫上，他說：「我不過是砸死了幾只蟑螂，不必要大驚小怪的！」他說完，順口打了一個呵欠，把腰肢伸挺了一下，一派不勝慵懶的模樣。這一連串的動作，惹得中國警官和印度軍警們極其懊惱，但一時又無有藉口發作。在雜院衆人的眺望下，中國警官只得恨恨地說了一句：「這小子，總有一天要收拾你！——」說完，就凶巴巴的，在衆人的臉膛上溜望了一眼。衆人噤聲不響地，對中國警官和印度軍警們，岑定的瞅望着。中國警官又羞惱又難堪的，用警靴在冰涼的磚地上踢動了一下。然後，兩只虎眼轉向印度軍警們說：「我們走！——」可是，印度軍警

之一，低悄地說：「這裡，難道就不再搜索了，警官？」中國警官躁惱和不耐煩的，揮揚手勢，說：「不了，不了！我們走吧！——」他自己的話猶未說完，就逕自的踢起沉重的警靴，向街外的黑暗處走去。幾個印度軍警們，沉聲地應了一句「嗯」，就拔步向街外的所在走去。最後的一個印度軍警，在解下水龍喉處的警犬時，回頭對小柯惡狠狠地瞪望一眼。警犬則舞着爪，向小柯遠遠地吠叫幾聲。

夜霧逐漸澎脹中。街外的軍警們，已隨着警靴篤篤聲遠去，而消失在黑麻麻的遠街外。雜院內的人衆，已先先後後的，在喘了一個緊張後的大氣，彼此用慰藉的眼光，向對方耽望着。偉良站在雜院內，向伫立在房屋門框外的麗芳，很細意和專情的耽望了一眼。他夫妻兩人，只要互相傳遞了一次眼光，就抵得住了千言萬語的撫慰。麗芳在向偉良微微的頷下首，後者表示一切無恙的，在臉上凸露出滿足的微笑。麗芳在偉良微笑的掩映下，很快就轉身走落煤油燈微燃的房屋內。雜院內的人，在這一刻間，已先後退回到各自的房屋裡去了。阿貴則在水龍喉下濯足，秦先生又摘下了厚邊的眼鏡，拖着自己的帆布臥椅，往自家的房屋踱去。一時間，雜院內幾乎只剩下偉良、阿貴和小柯。這時候，偉良趨前，用溫熱的手掌，覆按在小柯的肩膊上。後者仍用腳丫上的一只木屐，在踐磨着磚地上的蟑螂屍。二人彼此對視，沒有言語地，用咧齒的笑意，把相互間的快慰和愜意表露無遺。阿貴這時，已洗淨了自己的雙腳。他趨近偉良和小柯的身畔，說：「這批傢伙走了就好，若是真的要搜起來，恐怕也逃不過他們的利眼！——」小柯則吐了一口涎沫，說：「這批殖民地主義的跑腿，沒有一個是好東西！」他罵說，還是吐射涎沫不住。阿貴則說：「這一對母子，是不是要他們留到明天早上，偉良？」他問向偉良時，發現後者，正用疑惑不定的眼光，望向黑暗昏沉的街衢外。一陣陣寒風，除了吹湧起蔽天的垃圾和紙屑，也把夜霧捲成一團怪異的形狀。夜霧像是一幕奇景似的，在街頭遠近的飛舞着。

「奇怪呵！——」偉良自語的說。他下意識的，把腳步移着向前。在較近的距離，耽望着街外，盤旋不休的夜霧。夜霧漸漸堆積成塊塊人影，但看着又不是。在一陣清風播送下，人影又幻化成獸影。漫天看來，像是佈滿了魑魅魍魎。一輛鎮暴車掠過長街，車塵頻然的捲起後，夜又恢復了原來的幽幽淡淡。月光也比先前皎潔和明亮得多。「奇怪哦！——」偉良走近低矮的青楓樹下，他坐在冰涼的石墩上，不住沉吟的自語着。他那種失神和困惑的表情，使小柯和阿貴，臉臉相覷着沒有言語。他二人移近腳步，走向偉良，並立在他的身畔。偉良一直沒有說話。他臉色凝重的，望向漫騰不已的街外

，並注視着漸次擴散，又漸然擁聚的夜霧。他出神的，盯注着岑寂如死的街衢外，宛似那兒，正操演着一幕詭異和神秘的夜之戲劇，使他全然神往的，被那攝人的戲劇氣氛吸引住了。他頻然而低沉的，自語地說着那句話：「真的是奇怪哦！——」他的舉止，引起了小柯和阿貴的困惑和好奇。二人不約而同，隨着偉良的眼光，齊一地望向夜霧翻飛的街衢外。在那裡，霧氣纏繞着近街和遠樓。一切的景緻，像披着輕紗似的，使人即使如何努力，也看不到遠近景緻的廬山真面目。只有一層灰淡白的影，罩在天上地下，一切萬物之上。一切萬物，也被掩蔽得失去了原本的臉目。而街外的死寂如故、空洞如故。

小柯和阿貴，一時也看不出究竟。他二人相互瞭望了一眼，只用聳肩和微擺的手勢，表示着二人內心的困惑。而雜院內，所有人都拽着疲累的脚步，扯着悠長而充滿困倦的呵欠聲，向黑暗沉沉的樓房內走去。有人消失在遼長的甬道裡。有人爬着黑暗中，吱嘎作響的樓梯，而踢着模糊的脚步響，在樓房的某一角落裡消失了。在樓房上下，除了三幾盞煤油燈和臘燭光外，幾乎全整樓房已看不到一點火光。在某一住戶的房屋內，傳來鏗然響亮的鐘敲聲，人們存細的聽了聽，才知夜已進入午夜後的第一小時。樓房下甬道裡的雙層床上，已有人在和夢魘抗爭着，一連串的低吟聲，自黑暗的甬道裡，傳出冰涼如水的雜院外。這裡越來越濃的寒氣，使偉良、小柯和阿貴，三個人，仍是睜圓着詫異的眼睛，望向夜霧騰騰的街外。小柯和阿貴，同時地吟嘆着說：「那是可能的嗎？偉良！你說是看到阮坤回來了！——」

「這絕不是夢幻，是事實，我看到阮坤回來了。他渾身都是血！」偉良仍然坐在石墩上。他那傲岸的住姿，肅然的神態，使人不敢懷疑他說的是夢話和誑話。他看着街衢外的霧影，說：「他回家來了，可是，又不敢踏進樓房裡來，這是為什麼？呃！」偉良說着，微微的喘息着。他像是經受不起寒氣的侵襲，全身打了一個顫抖。在旁人看來，宛似他是預看到一齣悲劇似的，在作着其情可憫的嘆息和呻吟。可是，小柯和阿貴却看不到究竟。小柯只是緊眯着眼縫，用全情向街外虛空處望去。他低吟似地說：「阮坤會藏匿在街外嗎？他為什麼，又不回家呢？為什麼呢？——」他在夜涼之下，也不禁的鼻子發酸，在鼻腔內洩出兩絲涕液，但他却不為意的，只用手背揩拭一下，眼睛仍盯牢在除了霧，却一無所有的黑暗天地。

「我相信，真的是阮坤回來了。他真的在街外的某處，我有這種感覺。我好像聆聽到他的呼吸！——」阿貴像在叨唸着舞台獨白，一直在細細絮絮

的自語着。偉良這時已站立起來。他移動腳步，向街衢外的稍近處，移動了幾下腳步，向黑暗中的某處，低悄地說：「剛才，在夜霧乍聚乍散的時候，我看到阮坤的身影，在那裡浮晃不定。你們知道嗎？我看到他渾身帶血的！——」他喃喃地說，兩手無意識地揩拭着臉龐，像要使自己清醒似地，沉聲地自責說：「我相信我沒有看錯。但他的影子，藉着霧氣的瀰漫，一忽兒的，竟又墜入無邊的黑暗中了。他那副臉孔，像是描劃着痛苦和憤怒。他只向樓房內張望了一眼，就把披血的身軀，迅速地轉落黑暗的街頭！——」他說着，又移步走近石墩處坐下。四周的虫唧聲不絕於耳，三個人短暫間沒有說話，阿貴燃了一根煙給偉良，自己和小柯，都在噴吐着煙氣。偉良在重重地吸吮一口煙後，說：「我近來很是恍惚，很富幻想，你們知道嗎？今天上午，我在暴亂紛擾的街頭，看到遠街近巷的煙屑，竟然幻想起，這裡，這幢樓房——」他隨說，隨着手勢，指向那埋在涼風和黑暗裡的樓房。這時候，全樓房都偃息了燈光，所有人如果不是墜入了夢鄉，就是在夢與醒邊沿掙扎，因而發出的夢囈聲也特別可怖。

「我幻想到，這樓房上下，都瀰滿了火燄。每一家人，都嘗盡了苦頭，受盡了驚嚇。我幻想到的，全是極不如意的人世慘事！——」偉良說話的聲音低沉，並充滿着自責和愧疚。可是，阿貴却俯着腰身，濁重地吸吮了一口煙氣後，說：「偉良，不管你有着多大的恍惚和幻想，這件事，我相信你是看對了。那回來的人影，絕對是阮坤！」他截定地說，一副完全對偉良信任的表情。「為什麼，你會這樣的相信我？難道，你也看見他回來了？呃！」偉良抬眼望他，並自鼻腔內洩出一縷煙絲。「不，我沒有看見。但是，我今天在碼頭外，曾經看到過阮坤的背影。我肯定是他！——」阿貴沉定地說。他們的話，明顯地使小柯聽不懂，他只是站立一旁，吸吮着悶煙。「我明白了！——」這是偉良發出的嘆喟聲。他瞬間間，讓腦膜覆映起今天早上的一幕。街頭上一群人，在高喊着口號的同時，手裡揮晃着嶄亮的鐵鈎和銅錘。一群人在激昂的口號嚎叫後，紛紛地向街頭，更混亂和更騷動的所在走去。他們在沿路上，把所有的電燈柱推倒。也把街上，某某政黨的標語，和黨魁肖像，紛紛的撕碎和撕毀。在他們情緒最高昂的時候，一個臉頰上臂膀上，無不洩洩淌血的年青人，突地站立在偉良的面前。他像突地由空氣裡浮現似的，在偉良的面前，挺立着，並且手裡，握持着一支沉重的鐵錘。他像是一個復仇的幽靈，在偉良的臉前揚揚手，表示着一種友誼的招呼。然後，很慨然很岸然的，大劃着步勢，向街外充滿血腥和暴力的所在走去。他和偉良之

間，隔着煙屑和胡亂的嘶喊聲。人在陽光的泛濫下，終於二人相距越遠而至不知所踪。街前這一幕意外的相遇，留給偉良極難磨滅的印象。

「我們都同樣的，看到過他，阿貴。那街上的人，正是阮坤。他參予了這場的暴動。他和我們有很大的不同，我們在他看來，是懦弱的一群，而他却自詡是勇者！他要和現存的制度，展開不共戴天的鬥爭！——」偉良說着，站立了起來。他走近低矮的青楓樹下，他的身影掩藏在樹葉後，他的說話聲却是無比清晰的。站在二人身畔的小柯，到這時候，才聽清楚了他們的說話。他明白了過來之後，不免好奇的，用專注的眼神，望向昏昏沉沉的街衢外。他自語似地說：「如果阮坤哥回家來了，那他為什麼不到家屋裡來？他在這宵禁的深夜裡，逗留在那荒涼的街頭，他會遇到危險的。軍警們會逮捕他！」小柯一邊說，一邊吮着煙，並用腳踢着衝磚地上的石屑。石屑滾動的，向岑寂而多霧的街外去。

「他是遇到了危險，小柯！——」偉良站在樹影後說。在他身前的阿貴和小柯，幾乎只能通過葉隙，看到偉良的眼睛。夜風四湧而來，把整株香茅樹搖晃得近近恐怖，在樹後和樹前的偉良、小柯和阿貴，都有陷在詭境裡的疑惑和不安。牆角下一群瑟縮地，在寒涼空氣裡嘶鳴的野貓，叫嚷得使人心煩和怖慄。偉良最終，又從茂密的葉架裡浮冒出臉龐來。他最後一次，把手上的煙捲吮吸後，就把煙蒂拋擲在牆角裡。他和小柯、阿貴二人，回轉到昏沉不已的樓房前。三人同時佇足，向街外神奇得神秘的夜霧凝望着。半晌，偉良才沉定的開腔，說：「恐怕阮坤已不能回家了，小柯阿貴！」他奇異的語調，感染了他身畔的兩個人。兩人同時頷首，並聲嘶力竭的說：「他是不能回家了，偉良！——」三個人走在走落樓房的門檻前，仍篤定的向街外滔滔夜霧前望去。那狹巷的兩面高牆，貼着的政黨標語和政黨黨魁肖像，因有一角沒有黏緊，在風湧裡掀起，而吹動得簌簌作響。那標語上的字樣「民主的典範和鬥士！」和旁邊政黨黨魁的微笑，在寂穆的街空上，像幻影一般地，在無聲的街頭上飛揚。街外冷濕的路面上，流淌着霧水和汽車潑瀉出來的汽油。幾只野狗沿路覓食，在冷風中，不住的低聲嘶鳴和沉吟。一陣狂風掠過，捲起淡薄不一的夜霧，在電光火石的一瞬間，在黑暗包圍的街角上，有一雙明亮，而充滿怒憤和哀傷的眼睛，在黑暗中震動着。明亮的眼睛，望向寂寞如恆的樓房而來。他頻頻地，痛苦地喘氣，並不時，把牙齦咬得咝咝響。一只野狗在他的腳跟而過。他身上臂肘上的滴血，紛紛地濺向虛黯的街路上。野狗好像被猩紅的血嚇唬了，牠微帶驚恐地，向街外退了幾步，用圓瞪的眼睛和詫異的吟聲，向那淌血的人，張望了幾眼，

然後捲着尾巴，向冷黑的街盡處走去。而街角上淌血的人，終於把身軀稍為移開隱蔽處幾分。在涼霧的繞漾下，出現了一副凹凸有緻的臉相。那受工傷的疤痕，仍然留在左頰的眉峰上。他赤露着上身，肌肉盤虬中，可以看到縱橫的血痕。他的粗碩手掌裡，緊緊地握持着一把鐵鍬，鐵鍬上可見到涔涔的血蹟。而他，在走向黑暗中更黑暗的所在時，在一轉瞬的眼光間，使人看到，那是阮坤！而他，却像一只負傷的獸只，拽着精壯而滴血的軀體，向遠盡無邊的黑暗處走去。在他消失的一刻間，一陣如怒吼的夜風，把寒霧捲得一天都是。連月亮星華都黯然了。天地間盡是一片愁墨。樓房也完全跌在夜夢裡，四周沒有一絲亮光，只有風呼呼地嘶叫，牆角的野貓和蟋蟀齊鳴。街外的野狗，在寂寞無聊中，舞着前爪，仰着嘴巴，向無窮的黑空上，漫無目的地嘶叫着。而阮坤在他最後一瞥自己的家屋後，就讓夜潮，把自己完全浸沒得不知所踪了！

(七)

在距離天亮猶有一截時光，天上的月亮，在雲氣遮蔽下，只剩得一撇灰黯的光暈。星光低垂，幾乎壓到每一座樓房的屋脊上。夜霧幽幽淡淡的，在街巷四外澎漲，虫蛆的嘶鳴，已隨着一夜的叫囂，而顯得疲累和幽弱的，在牆角的洞窟裡，進入了睡眠。連野狗家貓也不再在街衢間倘佯。偶然只有一群閃爍的螢火虫，在樓房前和雜院間盤旋飛舞。街外極其偶然，才傳來一聲野狗的吠叫，雜院內，除了兩株低矮的青楓樹和香茅樹，在深夜裡，作着睡眠呼吸似的，讓風絮把葉絮吹得簌簌響。雜院前那一具水龍喉，因為沒有拴緊之故，滴水淙淙地，在岑寂的黑夜間，發出寂寞而特異的聲響。雜院靠近狹隘出口處，原是釘綴了一月鉄棚，讓住戶們貯放三輪車、腳踏車和販賣為生的手推車。這時候，這裡却聚集了一批野貓。牠們妙聲也不響地，互相偎緊着身軀，蹲匍在各式車輛和箱籠上。一群野鼠，却很放肆地，在牆洞裡竄出竄進。

夜仍然是很濃很深。雖然黎明只在咫尺，但天穹下，除了被浮雲雲蔽的月亮，就是星斗如繁的，撒滿整個天幕空間。一點流星，急如電馳的，在天角燃亮着燦爛的火花。然後成弧形的劃過天空，為單調而遼闊的高空，帶來了一點活力和異采。在樓房上下的人，正在酣睡中，尋求甜美的夢，和恢復一日來的勞苦。有人在房屋內說着夢囈，或扯着呼嚕，或轉側身軀時，把床架軀抑得吱嘎響。在樓房的樓下前房裡，在虛黯中，聽着寂寞鐘聲的偉良，躺在鬆軟的床褥上。他和麗芳併臥在一起，隔着深垂的帷簾，床褥上暗無光色。但二人彼此起伏的呼吸聲，讓對方感受到，彼此內心的激湧和衝擊。在他倆的床褥外，在狹小的房屋起坐間，他們為難民

母子，鋪了一張草蓆，讓他們在這裡，渡過一個微寒而可怖的宵禁之夜。他們的老阿媽和孩子，都在熟睡中。壁上除了掛鐘滴嗒響，就是壁虎在牆上追噬着虫蛭。而一圈蚊香，則燒了大半的，在黑暗的牆角下，升起裊裊煙息。這蚊香讓寒涼侷促的小房屋，帶來一點香氣。在床上輾轉反側的偉良，在幽幽地嘆了口氣時，他才發現，麗芳和他一樣，二人讓內心的愁緒盤纏住了。二人都一宵未曾閉眼，他倆在想起一切。想起動亂的時代。想起昨天的理想今天的生活。想起周遭的朋友，想起朋友的遭遇和自己的困厄！——所有一切，都亂如麻絮的，盤罩在二人心頭。二人同時，低淺地喟嘆了一聲，彼此斜乜着眼，用關切和瞭解的神情，相互觸望着對方。牆上的掛鐘敲了五下，這是黎明前的最後關隘了。在樓上，似乎有人拽動模糊的腳步聲，有人推門和開動水龍喉的聲音。而街外，一陣風聲一陣車聲，頻仍的排空而來。而樓房上下，睡眠的呼嚕聲正盛。有人在後座的天井裡，推動了浴廁的門扉，但雜聲過後，四周又是讓夜和寂靜緊封住了。夜，靜得使人有點心煩。

偉良嚙着喉腔內酸澀的涎沫，用手揩拭一下自己的臉龐。他幽悠的嘆了口氣，用極低極悄的聲音，在麗芳的耳畔，說：「我一夜都不會睡好，麗芳。」他感到喉膈難受似的，不住咳嗽並用手捂着嘴巴，讓聲音不要咳吐出來。「我也是，偉良。我一直沒有閉上眼！」麗芳轉側着身軀，把眼睛牢盯着天花板。她這時候，補添一句話：「最近天氣燥熱，你恐怕要染疾病的，偉良。」後者在頻仍的咳嗽後，說：「不妨事的，只是有點喉嚨癢！——」偉良也許是淚腺受到了刺激，兩行淚柱，汪汪地溢滿在臉頰上。他用手抹拭後，說：「我今天晚上，好像看到，也好像感覺到阮坤回來了，麗芳！」麗芳稍為讓思緒，在腦際裡整理了一下，才說：「看到？感覺到？這是什麼意思，偉良。」後者有點煩躁的，在床褥上轉了一個身。他把床架壓得微然發響，竟把幾只壁虎，唬得亡命四竄。一群蟑螂，在牆壁跳縱。街外和雜院外，不知是那一個斗胆的人，已推動着自己的腳踏車，向遠街蹬去。這時候仍是宵禁時間，四周的空氣，仍然使人感覺到窒息和緊張。

黑暗中的偉良，翻喘了一口氣，說：「阮坤走了和我們不同的一條路。他越走越深了。和我們日距甚遠！我看到他在街頭上，噴着鮮血的喊口號。也在今天晚上，在黑夜的街頭裡看到了他獨步歸來！——」偉良說了一連串的話，宛似呼吸有點困難似的，在張大着喉腔喘氣。麗芳則半挺起身體，用詫異的眼光，盯牢着偉良陷在沉黯裡的臉孔，說：「你看到阮坤回來了？又說是感覺得到？呃！」她

不解地搖搖腦勺，並把垂下臉龐的一綹秀髮，細意地撥向頸背後。「我沒有看清楚是他。但是我可以感覺到那種氣氛。我和阮坤是廿多年的友伴了，那種憑感覺，就可以體會到對方存在的微妙感，只有極其熟絡的人，才能感受得到的。我就是憑諸這種感覺，而知道，他回來了。而且，閃匿在一個深動的所在。他懷着滿腔的悲憤，披掛着血潮，在黑暗中，向我們這幢破舊的樓房裡走來！」偉良說的話，在別人聽來，也許是一種神秘的玄談。但麗芳却頗能瞭解的，重重喘了一口氣，重新仰臥在床褥上。她雙眼盯視着，斑駁的油漆已剝落過半的天花板，用沉定的口氣說：「如果他果然遠走越深，他就沒有法子回來了，偉良。」這次偉良卻沒有回應她。他在閉着眼，作着假寐。他毫不平靖的呼吸聲，顯然表示着他內心的激動。他一若平時，遇到絕大的煩惱時，頻頻收攏着眉峰。他在再次的吟嘆時，麗芳却柔情的，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胛上。她用無言的眼光，望向這個和她廝守多年的苦難丈夫。她和他一起，經歷了如火如荼的殖民地政治鬥爭，也和他一起，最終在政治熱情冷卻的時候，回到正常的社會生活。而兩人都懷着一顆破碎而自卑的心。一則，他們感到對不起過去的理想。一則，他們在現社會裡，得不到應有的照顧和溫暖，而慚愧到自己沒有貫徹始終的，為當日的理想而矢志的繼續抗爭下去！夜在黎明到來之前，仍然墨黑得駭人，風也凜冽如前，雜院內的兩株低矮的青楓樹和香茅樹，簌簌得使人心煩和心驚。滿天的星華仍灼灼如耀。

偉良帶着麗芳柔美的眼光，和她剛說的幾句話，在閉眼的半假寐間，忽爾清楚，忽爾模糊的，想起從前種種，一生種種！從前太遙遠了，幾乎使他不再記憶。一生太複雜了，使他無法整頓紊亂的思緒。他像電影畫面倒映似的，在自己虛黯的眼幕裡，頻然出現自己的影子。他看到自己，常日和殖民地政治局的稽查人員捉迷藏。他在半幽明的地窖裡，翻印着各式激烈口號的文書和傳單。也看到，自己在殖民地政府軍警的圍捕下，自己如何的脫險。並且，在怒火熊熊的群眾集會裡，如何的激昂陳詞，要和殖民地主義者，拼一個生死方休的血肉鬥爭！他看到，自己在猛力研讀激烈的政治文稿時，麗芳為他，把所有的傳單，沿戶向每一家人的門縫裡塞。當殖民地政府的軍警包圍時，他倆又在地窖裡，把所有文件和檔案，一併地投入紅旺的火爐裡。在披星戴月的冷夜下，他兩人越渡過軍警人員的關守，而走入蒼蒼茫茫，更其黑暗更其肅殺的天地裡。在殖民地政府的鷹犬追捕下，偉良終於被拘下獄。他和當局有限度的合作，獲得了麗芳的人身自由。但是，他自己在面壁的羈留生涯中，心境一直



頹唐不振。他悵悵悶悶的，從羈留所裡踱步出來，又憂憂感感地，渡過了幾年黯淡的人生。人生，真的是一齣了無興味的苦劇悲劇！

偉良仍在夢和醒之間徜徉時，遠自樓房後的海畔處，那裡群聚的木屋區，已傳來了第一聲的鷄啼。啼聲鑽入偉良和麗芳的耳鼓時，二人同時舒了口氣，同時睜開惺忪的眼，互相瞅望着。偉良最終，半睡半醒的說：「我真的，很想去見見阿祥！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可以看他。我只是他的朋友！」偉良忽然想起，這兩日以來的心事。他昨日早上，本要到舊貨市場上，找陳伯老夫婦。要求他代為向當局陳請，希望在這幾天，能看到阿祥。他一直在惦記着這個少年時的友伴。他希望在法庭開始鞠訊前，能夠和他懇切和認真的面談一次！「在他們的規矩來說，恐怕是不成的！」麗芳幽幽地說。偉良自然知道，他們是指殖民地政府的監獄當局。他無言的搖動嘴角，在聆聽着鷄啼的同時，緬想着心事。樓房上下，人們的走動聲，已越來越密。雜院外不知誰在開動着水龍喉，水聲嘩啦不休，偶然可聽聞到婦人的搗衣聲。街外群車轟而響。三輪車腳踏車，相繼地，掀動車鈴，使長寂的夜，兀然地敲碎。鷄鳴的唱嘆，一聲聲地，催人早起時，偉良和麗芳，已相繼翻身，從帷幕後鑽出頭顱來。房屋裡灰灰暗暗，隱約可見，難民的母子，正相擁地睡臥在地鋪上。他們在驚魂的一夜後，已耐不住疲倦的，沉浸在無涯的夢鄉裡。輝兒則抱枕睡在短床上，老阿媽仍然鼾息均勻的，在睡鄉裡悠遊未歸。夜盡後，殘碎的星星，仍然在窗戶外，稍為仰頭即可觀望得見。一片特異而艷麗的彩虹，浮掛在天邊上。灰濛的蒼穹，可見到浮雲的剪影，一群如星花閃灼的鳥影，在絮雲裡穿插。天外某處，傳來鳥語的啾啾。

在房屋的偉良，正在伸着懶腰，呵欠頻仍時，却突地，讓樓後，煮炊房的所在，傳來了一片尖厲的哭喊聲震懾住了。那是婦人的哭嘆。聲音極其哀楚和淒切，宛似遇到了絕大的悲情，在扯大着喉嚨，發出使人聽着，毛骨悚然的哭嘆聲。那聲音起伏傳來，遂引起了樓房上下的人關注。人們議論滔滔起來。有人趕忙踢着響亮的腳步，迅捷地向樓房後煮炊房走去。也有人模糊不清的，在互相詢問着說：「發生了什麼事哦？是誰個婦人，哭嘆得這般厲害哦？」一連串的疑問中，婦人從樓房後傳來的哭嘆聲，益其悲切。她在混亂的哭聲中，使人隱約地聽到：「小碧呵！妳竟這樣的忍心，捨棄阿媽而去呵，小碧！——」接着，又是一聲尖亢的哭嘆，在樓房前後的人，這才恍然地說：「是小碧的養母哦，她們發生了什麼事故呵？——」在疑問過後，終於有人，用惶悚的聲音，對誰似的說着：「是小碧呵，她在洗澡房裡，自懸吊死了！那是多麼恐怖呵，

眼睛瞪得大大，舌頭也伸了出來！」這個慘劇，伴着女人在頻頻搶呼着「小碧」聲中，使全樓房的人，如被人在心頭裡戳了一刀。每一個人，剛在遙遠的睡夢裡趕回來，馬上又讓一幕人間的慘劇震撼住了。有人在不清不楚地，用含糊的聲音說：「怎麼回事呢？呃！是不是做夢呢？呃！——」可是，在樓房遠近的鷄鳴高唱中，女人哭叫「小碧」的哀嘆，却無比真實的，使人感覺到，在長夜漫漫之後，一齣慘劇，無可抗拒的，搬現在他們的面前。「小碧自殺了！小碧吊死了！——」聲音由一個住客，清晰無比地，傳送到偉良和麗芳的耳朵裡。樓房內外，都讓女人的厲哭聲，和人們奔走相告的雜沓聲，衝擊得紛擾不寧。在房屋內的偉良和麗芳，不禁臉臉相覷的，彼此在喉膈裡，發出了一聲痛楚的呻吟，然後，一種驚懼的震悚，在二人心坎間激盪而起。二人都哀鳴似的，在低悄地呼喊了一聲：「天呵，可憐的小碧！——」二人蒼白着臉，兀地滿額滿頰佈滿汗珠。房屋外，人們的喧雜聲如湧，使在酣睡中的難民母子，都驟然驚醒了。老阿媽也轉醒過來，在她的睡窩裡，沉喃的問說是怎麼回事？輝兒在短床上坐着，他在迷糊和清醒之間，不住的舐唇，不住的說着含糊不清的話語。偉良麗芳，二人倉猝間，在換着日常衣著。樓房外女人的哭叫聲，如裂帛似的，撕扯着人們的神經梢，人群從樓房上和樓房外，相繼奔向樓房後的煮炊間。一片沸騰的叫喊聲，使房屋內的難民母子，受不住驚嚇的，在連連落淚的啜泣着。兩母子緊摺在一起，二人的臉色，都宛似雪白的泛着青光。他兩母子的哭聲，像響應着樓房後女人的慘嘆，使房屋的偉良和麗芳，倉忙中不知所措，只好用擺動的手勢，加上馬來話，對她母子撫慰着。但他倆母子顯然弄不清偉良和麗芳的意思。他倆還以為軍警們追捕上門了，母子在震哭中，摺抱得更其緊密。老阿媽仍在床榻上，失神而機械地追問說為什麼？兒子若輝，則驚愕不已的，對着房屋內，這對陌生的難民母子瞪眼睛。

偉良穿著停當之後，就對麗芳說：「妳先撫慰這對難民母子，麗芳。我趕到樓房後，看看小碧出了什麼事故！」偉良說罷，猶未待麗芳答應，就在床底下踢出一雙膠鞋，倉忙中套上了。然後，循着哭聲人聲如潮的樓房後走去。通過狹長的廊道，可見到左右房屋內的人，都已群聚在昏沉不已的煮炊房內。兩旁的雙層睡床裡，大部份床客都擁向樓房後，只有三幾個老弱的，留在床鋪上。一個混臉皺紋，神情激動的老人，在把兩只瘦弱的手，捂着臉，在喃喃悲語地說：「好可憐呵，才十七歲的女子，就自行吊死了！——」其他還有幾個荏弱的人，在黑暗得視覺無法看清的過道上，有一聲沒一聲的，把低吟的嘆氣聲傳送出來。

煮炊房裡人頭攢動，許多人經過一夜的夢魘，到了天亮大白的時候，另一場夢魘，又在他們的面前展演着。人們親眼看到，年青俏麗的小碧，此刻已變成一具僵直的屍骸，由幾個胆量特大的住客，由洗澡房內，搬移在一重露濕的天井磚地上。人們在唏噓嘆息中，兼聆聽着小碧的養母，在搶天呼地的，叫喊着：「小碧呵，小碧呵！妳太忍心了！竟然離棄了妳的阿媽，把妳媽孤零零的留在這醜惡的人世上！小碧呵！——」以後就是哭不成聲的腔調。她穿著着印花的睡衣袍，人坐在濕漉漉的磚地上，在捶着胸踢着腳的，把喉嚨都幾乎哭啞了的嘶喊着。在周圍的人，除了讓小碧可怖的死狀震懾住外，衆人也因這人間的慘劇，而感到唏噓太息。人們頻頻地，充滿悲憫地，用低沉的聲氣，說：「多麼慘哪，小碧！——」在人叢之後的，是一臉沉悵表情的偉良。他緊抿着嘴唇，強忍着幾乎吶喊出來的聲音，把自己的悲傷和愁緒，強行地抑沉在深深痛楚的心湖裡。他的內心，翻滾着無比淒苦的浪潮。他猶想到，只不過隔了一個晝夜，只不過經越了一次太陽的東升和日落，一個活生生，帶着滿腔委屈和傷痛，來到這個不幸人生的年青女子，竟然殘酷地，用她自己的一雙手，僵捏了自己的生機！竟然用自己的一雙嫩手，結束了自己的後半生，也把一個尚未凝結成生命的胚胎，在他猶未及呼吸人間的空氣時，就把他的生存欲望，根本而徹底地揩拭去！——想到這裡，偉良猛然憶起，阿祥的另一半生命，就在這悲慘的一刻，被完全取消了！想到阿祥，想到小碧，想到他們的孩子，他的激動已無法自抑，他在衆人濃濃的嘆息中，用特別淒厲的聲氣，半自語的說：「小碧呵，妳太對不起阿祥了！——」可是，天井裡的人，幾乎被眼前的悲情催眠了。人人半閉着眼，在哀悼似的，讓自己被憂傷緊緊地封罩住。偉良說的話，沒有一個人聽得了清楚。天井外一片濛濛的青天，一道綺麗的早霞，輕抹在灰晦的蒼穹。太陽的金光，像箭矢一般，投照在天井簷角上的一隅，折返下來的光芒，把磚地上的小碧，照射得雪青和淡白。她的臉龐，仍然是青春的薄嫩。鼻子和下頰，仍然是尖尖俏俏的，難掩她的嬌柔和嫵媚。但是，她的眼皮却向上翻，一雙凸眼如金魚般的，突出眼眶內。眼瞳裡靜無反應，也無光采，只有兩縷細細的淚汁和血汁，在眼角裡溢出臉頰上。她的嫩唇微微撬開，一條青紫色的舌根，半凸出牙齦外。嘴角流着濃稠的涎液，一絲血絲，混和在液汁裡。她的胸脯上，全是點點的血花。所著的淺青睡袍，也沾滿了血水和泥污。她的頸背間，仍留着一絡麻繩，那緊緊地握捏着的拳頭，她的手背上，除了血，就是凸露得如爬蟲的青筋。

每一個人，用惶懼的眼睛，在小碧的身上巡望一眼，沒有人不從心底裡，湧起悲淒和驚悸的說：「真是可憐可怕呵，死得這樣慘！」人們喃喃的說罷，小碧養母的悲哭聲，又再從低迴啜泣中轉上高潮，她把聲調得特別尖亢的，在呼喊著：「小碧呵！小碧呵！阿媽也不想活了！——」接下來，是人們的鼻酸抽搐聲。有人咳嗽的同時，在耳語似的說：「是不是有人報告救護車去了？呃！——」身畔有人顯然是肯定的「嗯」應了一聲，有人則低聲的說：「救護車有什麼用？應該召喚黑廂車！」這人的說話，好像引致什麼人不滿意似的，在喉腔裡「噴」嘆了一聲，就沒有人再說話。小碧養母的哭聲一高一低，引致旁邊的幾個女人，包括先前嘈過架的兩個，也不住的掏出手絹在拭淚。一個老婦人，竟也在人叢裡，止不住聲的哭嚎起來。她抽抽搭搭的，哭得極其淋漓和傷感。衆人循着哭聲，向人叢裡搜索過去。在天井逐漸明亮的晨光下，在遠地鷄鳴頻唱聲中，那個哭得兩肩顫抖的老婦人，竟然是阿祥的老阿媽。她的臉影，讓幽淡的晨光，折射得臉紋參差。她滿臉的淚，洶洶地撲向胸懷的粗布衣衫上。她兩只凸露着瘦骨的手掌，交撫在胸前，但她的吸呼顯然急速，兩手在胸懷上躍動不已。她用像是喪失了親兒的口吻，在幽幽細細地，低聲呼喚著：「小碧，小碧呵！妳竟然就這樣去了！——」她哭得全身顫抖，幾乎站立不穩的，全身左右晃動不已。旁人在錯愕間，却由她身畔的老丈夫陳伯，及時的伸手持掖着。他兩夫婦，兩個老人，在晨光的流照下，顯得悲傷和憔悴的，相互把沉痛的心，和老邁的身體，偎近在一起。老婦人的啜泣聲，在這時刻之間，引動了衆人的注意和關懷。在偉良身畔的，是秦先生、阿貴、小柯，和退休的郵差阿牛叔等。秦先生首先開腔說：「是陳伯兩老夫婦哦，他們竟然這般的傷心！」在他背脊後的阿貴說：「你難道不知道嗎，秦先生！小碧和阿祥，一向蠻要好的！」他的說話聲雖然低悄，加上小碧養母的嚎啕哭聲不絕，竟使秦先生沒有聽得懂阿貴的說話。他用顯然不解的眼光，凝望着阿貴半晌，沒有說話。阿貴聳聳肩，表示他不能夠再說。小柯則在秦先生的耳畔，用低沉但一字一句都極清晰的口語，對秦先生說：「小碧和阿祥，是很好的朋友，你聽得懂啦！秦先生。」他把「秦先生」三字提得特別亢亮，這使後者有點突兀的，對他瞪望着銅圓的眼睛。「好朋友嗎？——」秦先生困惑不解的，仍然在沉喃自語着。這時候，天已大白，天井內已佈滿了早晨的陽光。四周的人，幾乎全是樓房上下的住客，連行乞的阿招，和一向沉默寡言的印度人，也在人叢裡，用悲傷和恐懼的眼睛，望向陳攤在天井磚地上的小碧。這時候，不知是誰人，在小碧可怖



的屍骸上，披上了一件破蓆，把小碧整個軀體都掩蓋住了。陽光亮晶晶地射在破蓆上，把小碧凹凸起伏的身型，浮雕出來。磚地上偶有絲絲的血漿，和着泔泔的晨霧，把一地都照得如彩色畫的艷麗。可是，小碧養母的哭鬧聲，却提醒着人，這是人世間最慘酷的一樁事！

街外轟隆不絕的車聲響，夾着一種鈴響，在街外越過遼長的空間，而傳送到了樓房裡的後座來。有人低聲地說：「是救護車來了，是不是一——」旁邊的人，也在喁喁地絮說着，大抵衆人都是同一個意思。人們呆立在天井裡，用愁傷的眼睛，瞪望着這一齣已發生了的悲劇。也呆立在天井裡，等待着這一齣的悲劇告終。人們用耳朵，聆聽着小碧養母的啜泣聲，也細聽着，人叢裡，那些感情豐富的人，在抽抽搭搭的擤鼻子，和流着無聲而默然的淚。小碧的養母也許是哭倦了，竟坐在天井磚地上喘息。陳伯兩老夫婦，在淚眼漣漣的，望着那破蓆掩蓋着的屍首。那是一具已無聲息和呼吸的僵屍。在血漬漸然乾化的磚地上，一群蒼蠅已在屍身外上下飛翔。天井內的人，在沉重的呼吸中，用一臉的表情，顯示了他們內心的失望和懊躁。有人說：「不是已經撥電話給救護局了嗎？爲什麼救護車還不來？呃！」有人站在煮炊間後，看不清是誰說的，但他的說話，人們都聽得極其清楚，他說：「昨夜宵禁，電廠沒有供應給電流，電話一直打不通。是隣近的人，騎腳車向救護局報訊的！——」這說話的人，也許昨夜不曾睡好，聲音有點沙啞，但人們總算把他所說的，聽明白了。不知是誰，驚訝的，迸出聲音說：「天呵，騎腳車報訊去！——」另一個驚異的聲音，附和着說：「那要到什麼時候，救護車才會來？呃！」人們這時候，却爲這件事，紛擾的議論了起來。街外雖然傳來稀薄的鈴聲，但人們細意聽辨一下，却發現原來響動的，却是牛車的叮噠。車聲雖然如雷劃過，但那都是巨型的巴士車和貨車聲。救護車那種特殊的聲響，一直闕無所聞。人們在叨絮的時候，太陽已照射得，整個樓房後座，除了灼眼的光棘，就是逐次溢起的燥熱感。天井磚地上，小碧的屍骸，仍然寂寞如恆的，陳攤在衆人的眼前。養母已停止了啜哭，只是雙手掩蓋着臉，讓溫熱的淚水，在指縫間洩泊而流。在人叢裡，不知是誰問向偉良，說：「是誰先發現小碧的，呃？」偉良在哀悼似的愁思裡，頭腦混沌不清的，不知是誰向他問話。他只感到，那人說話時，吹動的口氣，在他的耳朵上吹動着。他抬起疲憊的眼睛，望向那人，却見到他是樓房下，中座房屋裡的一個煙霞客，他滿臉煙脂的，剔露出一排黑牙。偉良可以隱然嗅到他撲鼻的煙臭味。旁邊的人，這時已有人開腔說：「是我發現的！——」那是一種蒼啞的聲音

。他把皺痛的老臉垂下，但衆人已看清楚，那是退休後的郵差阿牛叔。他和偉良靠得很近，後者幾乎聽聞到，他因支氣管炎，從喉膈裡，不時響動起來的喀喀聲。這時候，偉良才醒覺到，昨夜宵禁之後一直沒有看見到他。偉良正欲問清究竟，那稍爲脾性急躁的小柯，已率先問說：「昨夜宵禁的時候，一直沒有再看到你，阿牛叔！」他在這個罩滿死亡哀切和悲傷的天井內，突然說了這幾句不切時宜的話，很引起衆人的愕然和聳動。有人臉色微然一變，有點責怪意味，對小柯瞪望了一眼。阿牛叔低着頭，沉吟的說：「我是在街上，露宿一宵的！」他說罷，難免引致身畔的人，很詫異和困惑的，對他凝望良久。阿牛叔囁嚅地說：「我在宵禁之前，趕不上巴士車回家裡來。沒有法子，只好和一整批人，在郊外的小街上，蹲在屋簷下，渡過漫長的一夜！」說着，他用手指揩拭一下眼角上的垢蹟。他的喉嚨麻癢之故，在低低沉沉地乾咳着。旁邊的人，也相繼露出瞭然的表情。阿牛叔經半晌後，才抬眼望向偉良和衆人，用驚悸不定的口氣說：「我在郊外經受了一夜的寒凍，才在天亮時，搭乘第一輛川行的巴士車回家來。我摸着半虛黯的廊道，來到煮炊間。在天井，我還看到他，蜷縮在床架下酣睡！——」他說着，同時用手指軟向人叢裡的行乞者阿招。後者正站在人叢內，他貼身站着的，是文藝青年陳其祥，和一衆女住戶。這時候，已有人把小碧的養母，扶坐在一張破舊的藤椅上。人們一時都發呆的，默默地，站立在又熱又燥的朝陽下。

阿牛叔經過一番難過的咳嗽後，才紅着臉，喘着氣說：「那真可怕呵！我才把洗澡房，稍爲推開半門扉，就看到她——」他驚魂未定的，用顫抖的手，指向天井磚地上，讓破蓆覆蓋着，陽光晃照着，蒼蠅盤飛着的小碧屍骸。「她揚掛在洗澡房的橫樑上，雙腿挺正，兩手握拳。一臉上都蒼白，把眼珠可怖地翻凸着，舌根半突出嘴腔外。一絲血漬，在眼眶和嘴沿流淌着！」阿牛叔說到這裡，已讓驚懼覆罩着了。他渾身在打顫，像是患了傷寒似的，牙齦在微響的扣擊着。這時候，街外終於響亮了尖銳的叮噠聲。一輛如發怒的車子，在樓房外的雜院裡停佇下來。那聲音極像一只疾走後的猛獸，在經過長途的疾馳後，在又急又凶的喘息着。車輛吼聲鈴聲響歇之後，一重粗重的腳步聲，夾着人們的說話聲，有說英語的、中國語的和馬來話的。有人在樓房前，被截止盤問着究竟。終於，樓房後天井裡的人，聽清楚了樓房前雜院裡的人們說話聲，有人在說：「一個十七歲的女子，被發現吊死在洗澡房！」也不知是什麼人，用粗魯的聲氣，問說：「是死了？是被謀殺的？呃！——」但是，回話的人，除了口吃，夾上莫明的驚恐，說：「不知道是不

是被謀殺的。總之，是死了，吊死的！」先前那個粗魯的聲音，狠狠地，罵了一句「他媽的！」他的厚實的鞋靴，把雜院內的磚地，敲得鏗然作響。那批來人中的一個，高聲呼喊著說：「快去召喚黑廂車來，快去！」接着又是各式的混雜聲。有人在混雜聲中，終於走進了樓房後座的天井裡來。這時候，小碧的屍骸，已被住客們，幾經周張的，昇上了一口臨時搭綴起來的床架上。那是幾塊肥皂箱拆卸出來的板塊，由偉良、秦先生、阿貴、阿牛叔、陳其祥、小柯等，眾人迅捷地搭建起來的。小碧的屍骸，由麗芳和幾個女住客，協力地擡上木板上。小碧仍然覆罩在破蓆下。她眼角和嘴角的血，仍然點滴的洒向地面上。天上的陽光，已開始使人感到熱燥和喉乾。有人已耐不住熱的，滿臉泌汗的，並張着口腔作深呼吸。小碧的養母，一度哭得昏厥過去，現在她仍斜靠著身，坐在藤椅裡沉默地流淚。陳伯兩老夫婦，和阮坤的老阿媽，印度住客等，都站在那裡，看看一臉蒼白得駭人的養母，又看看橫臥在板床上，深深埋掩在破蓆下的小碧。天井泛濫的陽光下，又見一堵人牆，在天井的一隅屹立著，那補鞋為生的中年人，行乞者阿招，和幾個少女，幾個單身老朽的住客，都在搓着脹紅的眼睛，望向那淒慘而終的小碧。有一個站在偉良背脊後的人，幽幽地說：「可憐可憐呵！她身上還懷有阿祥的孩子！」這人說着，竟無比深重地嘆了一聲，偉良也沒有回轉頭，探視那個說話的人，他却感到自己的心腔，在酸酸辣辣的刺痛。同時，他感到和他僵站着的麗芳，把一只冰冷的手，緊抓着他的臂膀。她把涼冷的氣息，傳送到偉良的心坎內。夫妻二人，不發一言的瞥望一眼。偉良看到麗芳，頸背因抑制着哭喊，而顯得顫動不休。她眼淚如泉湧的，混和着滿臉頰的汗，而使她看起來，宛如一個淚人似的站在陽光下。空氣裡，瀰漫着陽光的乾燥，也瀰漫着一匝揮之不去的重愁。

隨着救護車而來的人，先是一個，然後是幾個的，先後出現在樓房後座的天井裡。也許是這裡的雜沓和侷促，也許是這裡的悲劇氛圍，使到從外面來的人，感到渾身的不適和不安。這幾個人，只是站在人叢裡，稍微抬起眼睛，向掩蔽在破蓆下的屍首，說着含混不清的話語。這批人都是中國人。其中一個不知問誰的說：「是死了嗎？呃！——」他說時，竟用一只手掌，掩住了自己的鼻囊。他的舉止，顯然嫌覺這裡的邋邇和齷齪。在他身畔的幾個隨行者，其中一個嘟囔地，用埋怨的口氣，說：「是死了，就應該呼喚黑廂車。為什麼要讓我們白跑一趟，呃？」他說完，也沒有理會同伴的反應，也沒有理會天井內，整樓房裡的人的反感，就粗魯地，推開擁簇的人群，轉身向樓房前的來處走去。

他是一個瘦如竹桿的人，滿臉都是皮膚病狀的斑痕。他那雙眼睛，幾乎小到沒有的，嵌在他無肉的臉盤上。他轉身走動間，却冷不防，有誰在人叢裡，用低沉的聲氣，詆罵了一句：「冷血動物！——」那罵人的聲音，很清晰的傳送到瘦如竹桿的男人耳裡。他像是被人突地，在瘦薄的臉頰上，擱了響亮的一掌似地，臉上脖子上都粗紅了。他回轉身，用極其惱怒的口氣，尖厲地說：「是誰在罵人？呃！」他火燄似的眼睛，又在眾人的臉孔上，游望一眼，逼問的說：「是誰在罵人？呃！——」只是，人叢裡沒有動靜的，充滿着噤默。瘦削的男子穿着泛白的制服，臉上這時候又退成毫無血色。他挑戰似的說：「有他媽的種的，請他走出來！——」他邊說，邊把牙齦咬得軟軟響。

「是我在罵你！——」人叢裡跳躍出小柯。他矯捷的身影，突地出現在耀眼的陽光下。不要說瘦削的男子，就是全樓房的住客，也不覺兀地嚇楞了。大家都抬起疲累的眼睛，望向滿身是勁，滿臉都是憤怒的小柯，連半昏眩的小碧養母，也宛如受了驚嚇似地，用模糊的淚眼，瞪望着天井內，兩個怒目相峙的男人。眾人一時窃窃細語起來，偉良正欲揮手，向小柯加以制止。可是，那瘦削的男子，已跳躍上前，用指尖戟向小柯，說：「你是什麼東西，在那裡胡說八道！」他氣惱得連說話也充滿顫音。「我是看不過去，你這種沒有人心的傢伙！——」小柯說着，把兩手抱着自己的臂肘。他說話的輕蔑口氣，使瘦削男子，幾乎暴跳起來，揚晃着拳頭，說：「是不是要我教訓你，王八蛋！——」他正掄起拳頭，樓房廊道裡，從幽黯中冒出一個軍警裝束的男子。他的臉相一出現，在天井內的偉良和小柯，竟同時倒抽了一口氣。他們同時想起，昨夜宵禁時，那個率領着軍警和警犬，在雜院外搜索難民母子的中國警官。他還是那一副嚴峻的表情，對瘦削男子和小柯，同時的揮揮手勢，說：「你們在鬧什麼？呃！」他兩只眼睛，同時掃視了全天井的人，也特別留意到小柯和瘦削的男子。後者吭聲地說：「他在罵人，警官！」他氣惱的跺着腳。中國警官却沒有理會他，只是「嘖」嘆了一口氣，說：「又是你，呃？——」他顯然還記得這個倔強的年青人小柯。後者抿抿嘴角，沒有特別表情的說：「他沒有人心，沒有道德，所以我要罵他！」小柯說的話，顯然已引起了全樓房住客的同感。人們在喁喁地，說着含混不清的話語。人們的表情，已讓中國警官感覺到瘦削男子的理虧。瘦削男子，氣得幾乎爆炸的說：「他們，都是一丘之貉，警官！」可是，中國警官却毫無表情的說：「這裡是有人吊死了，是不是？我們先把死者昇走，其他的事情，軍警們不願受理！」他說的話，雖然語氣溫吞，但意思却

甚截定，這使到瘦削的男子，有點愕然起來。他不知道，何以中國警官會如此偏袒這個年青人。不但是瘦削男子，連他的同伴也感到意外和困惑。大家正臉臉相覷中，中國警官突然提高聲噪說：「你們的救護車開回去吧。外面就快來了黑廂車！——」他說時，揮舞着手勢，一種說不出的倨傲，使瘦削的男子，咬咬牙齦，用狠惡的眼光，對小柯盯望一眼，然後嘴上說：「是，警官！」他說罷，就和他的同伴，快快地走向廊道，而消失在沉沉黯黯的遙遠空間。

天井內的人，像悼念似的，又在瞬刻間，回復到對已故小碧的哀思。不知是什麼人，這時已在小碧陳屍的床板下，點燃了幾柱清香。燃香的人，這時候大家才看清楚，是白髮蒼蒼的阿祥的老阿媽，另一個老弱的婦人，阮坤的老阿媽，也俯着腰身，把一柱清香插在磚地縫隙裡。所有的人，除了感到陽光燥熱的空氣外，也鼻嗅着鼻鼻刺鼻的煙息。老人們在擤鼻子聲中，却見中國警官，對小柯滿含說不出複雜的情感，說：「年青人，就是太剛烈了！」他不知是出於惡意或善意，在小柯的肩膀上，用手覆按了一下。小柯有點無措的震撼感。他沒有說話，只是伸出舌尖舔弄乾燥的唇皮。在他身畔的秦先生和阿貴，幾乎同聲的說：「警官先生，黑廂車什麼時候來哦，這可憐的女子，在這裡已攤擺了好一截時間！」其他人雖然沒有說話，但各人都是一副「說的也是」的表情。小碧的養母，不知如何地，又恢復她抽抽搭搭的哭聲。早上的太陽，已爬在上空，很無情而朗直的，罩在每一個人的頭際上。小碧的遺骸，四周漫騰着一重塵影，空氣裡除了熱，就是一重輕微的捲風，把滿地的塵屑吹得蔽眼都是。

中國警官正翻揚着手腕，看看鐘錶的時候，樓房外隨着救護車的遠去後，接着，人們的喧嚷聲中，又聽聞開來了另一輛沉重的車輛。那車的煞車聲十分銳利刺耳，接着就是人們七嘴八舌的嚷叫說：「黑廂車來了，黑廂車來了！——」不知是誰，在探視究竟之後，提高聲噪的說：「還有報紙派來的記者呵！——」這些人的聲音，很快送到樓房後天井內衆人的耳朵裡。衆人都不期然的，用輕嘆的一口氣，表示着內心的釋然。大家都為可憐的死者，終於有了適當的善後，而感到欣慰。連中國警官也舒了口氣，他用手措拭一下額角上的汗。警帽下隱藏着他的眼睛，淡然的露出一點人性的光輝。天井內的人，在廊道裡傳來的雜沓聲，越來越近時，紛紛移動腳步，主動地為來人闢開一條過道。人們抬眼望向半黑黯的廊道時，却見幾個印度人，正協力擡着一只床架，由一個身穿制度的錫蘭籍警員率領着，向天井裡的陳屍所在走來。也許是廊道裡摸黑

不好走，幾個印度人，一路上低吟地埋怨不休。也有人說着粗話，並且腳下踢着瓶瓶罐罐，發出了叮叮噹噹的聲響。印度人之後，簇擁着幾個手持攝影機的記者，有人大概捺不住性子，在尚未見到死者遺骸，就忙不迭的舉起攝影機，開動鎂光燈，頻頻攝個不休。

在忙忙亂亂之間，錫蘭籍警員在向中國警官請示之後，就揚手並用迅遽的口氣，指示着幾個印度人，用快捷的動作，把小碧的遺骸，從簡陋的木板床上，搬向潔白的帆布床架上。也許是印度人的手腳太過粗率了，在他們搬過小碧的遺體後，在他們的推搡和踢動下，那板床危危乎的顫動不休。一個大意的印度人，竟在這時候，用足尖撩動了一下床腳。一聲砰然的巨響，在這瀟瀟愁悵和寧靜的天井內，引起人們突然的聳動。人人都臉色悸動了一下，彷彿被一只利器，戳痛了各人心坎裡的愴傷，各人都一下子，臉上罩滿死灰的深褐色。小碧的養母，突然受了激刺似地，哇的一聲，扯大着喉嚨，在哭嚷聲中，送走了僵硬而血漬仍然自眼沿和嘴角，不住淌滴下來的小碧。人們用鼻酸和眼澀的表情，望望天井磚地上，已踢成碎片的板床，也望望小碧的遺骸，由幾個印度人擡着，而走入沉沉黯黯的樓房廊道。這一路上，令人可厭的記者們，舉着手上的攝影機，咔嚓不休的攝個不停。不知是那一個舉措稍為過份了，引起了錫蘭籍的警員的干涉，二人用馬來話，相繼地激辯起來。也有人和先前一樣，把廊道裡的瓶瓶罐罐，一路上踢得宛如音樂聲響。

小碧的養母，在嚎啕的哭聲中，竟然又再暈厥了過去。她在昏迷中，仍然絡繹的哭說：「是阿媽對不起妳，太苛薄妳了，小碧！——」只是語音已越來越模糊了。最後，她由住客中的幾個婦人少女，攙扶着向樓房內走去。她一路上腳步拖拖沓沓的，把自己的淚水洒向磚地上，也洒向小碧留下的血漬裡。天井的磚地上，除了狼藉傾塌的板床，就是幾柱仍然燃燒的柱香。香氣在周遭盤升着，天上的太陽，已高掛在天井的中央，熱浪如瀑布的流向天井內來，人人不自覺地，移步走向煮炊間稍為陰蔽的所在。小碧的母親，在樓房上的房屋裡，猶破空的傳來哭聲，夾雜着的是婦人少女們的撫慰聲。——中國警官站在天井裡，眼睛隨意地，在周遭巡視着。他指向那洗浴房，不知問誰的說：「她是在這裡，被人發現吊死的？——」他的語音，不知是否因天氣熱燥，而顯得乾澀和沙啞。在他旁邊的人，有人應說：「天濛濛亮的時候，她就被人發現了！」說話的人，是人叢內的一個單身住客。「那麼，是誰先發現死者的？」中國警官在發問的時候，眼光不期然的，放在偉良身上。這一瞬刻間，後者已消弭了昨晚上對他的惡感。他只感到這個中國警官

，似乎懷有一腔莫明的隱憂。他的眼眶裡，散發着溫情的光采。「是我，先發現小碧的。」走出人叢裡來的，是臉容疲倦兼憔悴的阿牛叔。他因為一夜未眠，眼泡浮腫，聲音黯啞。「呵，她叫小碧！」中國警官低吟地說。「那個哭嚷得厲害的婦人，是她的養母。小碧才十七歲多，就——」阿牛叔也許出於內心的慨然，竟一時抑不住衝動的，說多了幾句話。「哦，也是十七歲呵！」中國警官有點頹然地說。說完，他又仰起頭來，使自已從迷惘中，恢復過神智來。他說：「我們會另外派人，召喚死者的養母，到警局裡錄下口供。」他這話不知是向誰說的。可是，他的眼光，却偶然地，又落在偉良的身上。後者攏攏手，用平淡的語氣說：「死者是一個可憐的女子，警官！」他語調雖然平淡，但真情却自然的流露出來。他身畔的麗芳，竟把頭顱半枕在他的肩膀上，兩絡清淚，在她的臉頰上，起伏的流竄着。

中國警官却沉重地嘆了一口氣，他在環顧周遭間，却發現幾個記者，在未得他允許時，竟然靜悄悄地，在舉動攝影機，在向洗澡房或其它所在攝影。這些舉動，竟引致了中國警官的懊惱，他向他們叱喝了一聲，並且厲聲的說：「警方還沒有偵察清楚現場，你們在搗什麼亂？呃！」他罵人的時候，加上手勢，那副凶巴巴的形相，讓在旁的偉良、秦先生、阿貴、小柯，一起聯想起昨夜他那一副凶相。幾個人都有點不解的喘着氣。其中一個攝影記者，用略帶抗議和辯白的口吻，對中國警官說：「我們是採訪新聞來的，我們有行動的自由！」這個攝影記者，雖然語態帶點委屈，但也無法使中國警官對他們體諒。他用警靴蹬踏着天井內的磚地，使地面上揚起一重塵屑，他用咆哮得幾乎失常的語態，對記者們斥罵說：「我們有公告，自必會召開記者招待會，不用你們來命案現場來搗亂！你們若是不滾開，我要下令逮人！」他罵着時，用手推高自己的警帽，讓自己的一雙怒眼，如噴射着火燄似的，直撲着眼前的記者群。四周的空氣，兀地裡緊張起來。幾個攝影記者，在中國警官的虎威下，只好滿肚子委屈的，快快退落人叢裡，然後撇着嘴，帶着懊惱的表情，一路上發着聽不清楚的牢騷，向沉黯的廊道裡走去。這時候，整座樓房後的天井內，已鋪滿白花花的陽光。人叢中已有一小部份，已先後退回到各自的房屋內。天井陽光如火燄下，只有陳伯兩老夫婦和阮坤的老阿媽，仍站在火燙的陽光下，呆呆地，望着磚地上，小碧死後，陸續濺滴在周遭的血漬。幾柱清香裊裊地升騰着煙息，一群蒼蠅，嗡嗡地飛躍在岑寂的空間。在煮炊間陰黯的簷影下，偉良很清楚地，聽到陳伯老夫婦，沉喃地說：「小碧，妳這一去，連阿祥的心，也讓妳帶走了！」

上他兩老夫婦所指的是什麼，自然偉良是聽得懂的。他和身畔的麗芳，幾乎同時地，長長的嘆了一口苦澀的氣。

站在煮炊間陰影裡的中國警官，不知甚麼緣故的，在自語的說着：「真的是可憐呵，才只有十七歲！」他搓了搓手，一副無奈和憂傷的表情。在煮炊間的人，這時候只剩下偉良和麗芳、秦先生、阿牛叔、阿貴、小柯和陳其祥。其他的人，早已先先後後的，拽着沉重的腳步，向樓房的各處隱去。偉良還沒有說話，陳其祥已難掩悲悵的說：「是誰害死小碧呢？是誰把她青春的生命，活活地捏斃的？」他問着誰也無法回答的問題，臉上的表情，扭成難看的怪狀。他的眼光，竟不期然的，和中國警官碰上了。後者青癩的臉龐上，也溢滿着古怪的色彩。他刨露着牙，用大家不瞭解的語氣，說：「如果你們當中，有誰曾經喪失過一個十七歲去來的稚女。你們，大概就會知道，那種悲哀和沉痛，是多麼巨大和無擬的！」他說完，趁着衆人還沒有看清，他眼眶內噙着一汪淚水，人就急遽地返身，向沉黯的樓房廊道裡走去。他的身影倏忽消失之後，人們隱約聽聞到，他篤篤作響的警靴，踢動了走廊內的瓶瓶罐罐，一路上響着單調寂寞的叮噠聲。

「他是一個可憐的人，真想不到。——」秦先生低聲地說。他掩藏在厚邊眼鏡後的眼珠，不住向偉良酸巡着。後者恍似眼光失却焦點似的，望着天井外的虛空處，沉喃地說：「誰不是呢？——」他說完，終於發現自己語意不詳。他摔摔腦勺，用無奈的口氣補充說：「死了的，和活着的，其實都在煎熬着無限痛楚！」他揚了揚手勢，示意大家細意地聆聽一下。在火熱的陽光下，空氣像充滿了爆炸的因子。每一個人像被火鐵包圍住了，感到渾身都在泌汗。而樓上傳來的養母哭聲，竟像鬼嘯似的，使聽着的人，手臂上的肌肉起着疙瘩。而那種如刀剛的痛楚，使樓房下煮炊間的各人，相繼蒼白起臉色。然後伸出舌尖，舔弄了一下自己乾澀的唇皮，然後沉重的嘆了一口氣後，無奈而靜悄悄地，走入遙長而黑黯的廊道。——整個煮炊間和天井內外，只有偉良麗芳和陳伯兩老夫婦。連阮坤的老阿媽，也在衆人相繼離去後，而消失在樓房的沉黯處。

偉良麗芳，和陳伯老夫婦，在煮炊間和天井處，四個人相距丈餘外的距離，四個人八只眼睛的，互相凝望着。他們好像聽到對方的心跳。在寂穆的空氣下，心跳像頻鼓的擊動，使四個人都能感受到，對方的悲悵和激動。四個人緘默的對峙，像經歷了一個世紀的遙長。天上洒下來的陽光，因翕雲掠過，而使天井內出現了一瞥陰影。磚地上的柱香已燒殘，只有簌簌的斷灰飛揚在周遭。偉良把麗芳留在煮炊間內。他逕直的，向陳伯老夫婦的方向走去

。三個人，在陽光忽明忽暗下，在寒暄了幾句，也間候了幾句，只見偉良在向陳伯請示着。他不住的，用手勢，加強着說話的意思。也不住的，用懇切的眼光，望向陳伯兩老夫婦。最終，陳伯向他頷首，用顫抖和含糊的語調，對他說着承諾的話。他兩老夫婦，在太陽光又再浮出雲層後，一天一地都是灼眼的光亮，他倆宛似受不住陽光的刺激，眼眶內的淚，已禁不住的簌簌而下。而偉良在還沒有轉身的時候，陳伯兩老夫婦，已經蹣跚而行的，隱身在黑墨如漆的遙長廊道，天井的陽光下，只站着默然無語的偉良。而麗芳站在煮炊間的簷影下。他兩夫婦用平靜的眼光對峙着。最終還是偉良，用眼睛示意，他們還是回到自家的房屋去。天井內這時已聞無人聲也無人跡。一陣熱風吹過，把洗澡房的板門，吹得互相敲擊，而響着沉悶的聲音。磚地上小碧留下的血漬，已被太陽曬乾。蒼蠅在蜂湧起舞。幾只灰鴿，自天井外飛下來。喉嚨裡發着咕咕的聲響。然後俯首在煮炊間的排水渠裡，低首頭啄食着殘羹。樓房後座，氣氛已逐漸的，出現每日中午時分，特有的寥落和空虛。樓房上養母的哭聲已歇，代之而起的，是陳其祥慣有的二胡樂音。樂音如嗚咽的聲氣，使這寂寞深沉的煮炊間和天井處，益其的顯得荒涼和寂寞。

在樓房前的偉良和麗芳，二人伴着兒子若輝，吃過了一頓，由昨夜剩着，臨時拌雜成的一餐便飯。三個人默默無語的，聆聽着樓上隱約飄來的二胡樂音，也聽着街衢外，如水潮似的車聲人聲。街外遠遠地，宛似又響起政黨們的宣傳車，在開動着喇叭筒，在嚷叫似的說：「要繁榮安定和富足，請投某某黨一票。」另外的敵對黨，別出心裁的，在沿街把本黨的好處和別黨的壞處，編成歌謠的，一路上唱個不休。夾着人群的歡呼聲，整個城市又在騷亂之後，恢復了它原來的活潑和生氣。政黨們的啦啦隊，又從街頭響徹了街尾。——在房屋內的偉良和麗芳，在向病榻上的老阿媽問安之後，偉良對麗芳問說：「那對難民母子，是什麼時候，把他們送走的？」麗芳沉聲應說是早上。在人們相繼奔向小碧自縊的現場時，麗芳趁着灰濛濛的天光，把一對難民母子，送出了雜院外的巷口處。臨別，麗芳還塞給她幾元紙幣和幾只罐頭。她打着手勢，並用馬來話催促她快走，並請路上珍重。難民母子雖然聽不清麗芳的說話，但意思是全然的懂。她母子含着淚，用極大的感激，說出了麗芳聽不懂的語言。然後，扭轉身，往曙色迷茫的街盡處走去。她母子走了一截路，然後回頭向麗芳投以最後的一瞥。她母子那漣漣淚水的眼睛，竟然讓麗芳，狀若木雞的楞立街頭。天色漸次轉亮時，她母子已消失在萬丈高湧的晨霧中。城市的四周，已隱聞到低低的鷄鳴。而樓房後的悲劇，已掀開帷幕的上演着。

麗芳仍然讓小碧的慘死，而震懾得心神不屬。她坐在近窗的桌沿，一邊看着輝兒溫習假期功課，一邊用只有偉良才能聽清楚和瞭解的嘆息聲，對逝去的小碧哀悼着和追思着。偉良沒有說話，只是沉悶的吮着煙。他想起小碧的死，和她未生的孩子。那是阿祥的另一生命！本來那是他陳家的另一延續，如今却讓一場無可挽回的悲劇摧折了！一個未來的生命，就經由他的未來媽媽，親手地揩抹了。那麼的了無痕跡，那麼的輕易，那麼的讓人沒有一絲惋惜的，就隨着母體，邁進一個無歌無淚的境域！偉良在煙盒裡抽出最後一根煙，啣在嘴裡，把煙盒漫不經心的搓成一球，發勁地擲向窗外的雜院處。那裡陳置了一只半爛的垃圾籬。偉良在窗外，隨意地一瞥眼，只見到幾個手持筆桿和拍紙的人，正在圍堵着阿牛叔和阿貴，在探詢似的，發出連珠炮的問題。他們顯然是一群報紙的記者。另幾個也是記者模樣的人，經由別人的指示，正踟躕着腳步，向樓房的裡間走去。他們一路上說：「小碧的養母，姓什麼叫什麼，呃？——」可是，好像沒有什麼人準備回答似的。問話的一直問着同樣的問題，然後伴着模糊的腳步聲，消失在遙遙遠遠的樓房黑黯間。

偉良在吐着煙氣時，麗芳才放眼望着偉良。她想起剛才偉良和陳伯兩老夫婦，在天井間互相悄談的形景。她想起偉良，今早仍對她說過的，希望能到監獄裡，探望阿祥一次。她稍為舔舔唇，用經過籌思的口氣，對偉良說：「你剛才對陳伯老夫婦說了，偉良。你要到監獄裡去探望阿祥？」她的眼睛牢盯在偉良的臉龐上。「噢。」偉良沉吟了一聲，神情有點疲憊的，翻動一下苦澀的眼皮，說：「他們答應了。下一次的探犯時間，讓我去探望一次！」偉良吐着煙氣，人半掩在煙氣迷濛中。「可是，是不是請得監獄當局的允準？——」麗芳瞪圓着眼，神色充滿疑惑的說。偉良摔摔腦勺，沒有語言的，只是吮着煙，用無奈的眼神，在自家偏促的房屋內，環視一周，說：「誰也沒有把握的。儘管試試吧，呃！——」他說着，抽身站立起來，用緩慢的聲氣，說：「今天早上沒有做生意了，妳是不是手上夠錢用，麗芳！」他說話的同時，伸手向自己的衣袋裡，掏摸了一下。但是他發現，自己的衣袋裡，也是空蕩蕩的。麗芳也在這時候，站立起來，她用手覆按着偉良的肩膊，用溫馴的表情和諒解的眼光，望向神態略顯尷尬的偉良。後者在喉腔裡，輕輕地舒嘆一口氣，用苦澀中夾着感激的微笑，說：「好，麗芳，好！——」他好像說着毫無意義的話，臉上看來有點愁態。麗芳似乎不願他受到窘逼，連忙支開話題，說：「你要出門去，偉良？——」她過於早衰的臉龐，在窗外折射回來的陽光下，顯得落拓和憔悴。

( 5 —— 待續 )

## • 風訊 •

\*梅淑貞對我說，風訊最難寫，因為沒話找話說。兩人聽了都不約而同的笑。

\*於是，由我來捉刀。

\*其實風訊是雞筋，等到有話要說時，沒了這個地盤還真不行。

\*因為從此以後，梅淑貞的家庭生活繁忙，所以由下一期開始，我就接手編「蕉風」了。

\*我是伍梅凱，是個女的。編「蕉風」我是個新手，大家多多指教，如果有什麼有益有建設性的意見，那麼可以馬上寫信來。

\*我眼前的急務是要把脫期的「蕉風」都給趕好，所以近幾期的「蕉風」在編版方面都不會有什麼改變。

\*缺稿！缺稿！缺稿！這就是「蕉風」的頑疾，尤其是詩，寫得還不算太壞的詩簡直少如鳳毛。

\*如果各位有興趣，請把你任何形式的得意大作寄來。

\*希望各位可以自動自發。

\*或許很快的，我就可以發現正牌文藝發燒友都像恐龍般的消失了。真沒辦法。

\*梅淑貞前些時候也說以前寫得很勤的作者現在都鮮少動筆了。真可惜，我們都原本可以寫下去，天荒地老，寫一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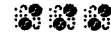
\*大家共勉之。

我們的選稿原則是：

- 只要好的作品
- 不拘內容形式
- 不分派別主義
- 不限字數多少
- 不看作者名氣

- 獨到的理論
- 最新的翻譯
- 公平的評介
- 紮實的創作

蕉風月刊是一份園地絕對公開的純文學刊物。我們不標榜任何主義派別，不架起任何壁壘與界線。我們要的是：



稿約



- 作品、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我們與作者共有／譯稿必須附原文並註明出處／來稿請附中英文姓名地址以便我們寄發稿費／除非附來回郵信封，來稿刊用與否皆不退回／我們對來稿有修剪權力。
- 稿酬每千字馬幣十元。
- 詩作稿費視長短而定。

我們也希望作者注意幾點：

## 蕉風月刊訂閱辦法

蕉風月刊每本售價一元五角。

蕉風長期訂閱價格為半年六月八元，全年十二期十五元，包括郵費在內。（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外的訂閱者郵費另計。）

訂閱者請將訂費換成銀行匯票或郵政匯票，連同下列表格掛號寄交：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風  
訂閱單

姓名(中英文)			
地址(英文)			
訂閱期數	期起至	期止	
訂費	\$		
註備			



# 其偉——其人·其畫·其事

●徐訐

我認識劉其偉，少說也有十年了，十年來大概每隔一年或兩年碰面一次，每見一次總覺他老了一點，而他的畫則是「高」了一點。對於畫，我是外行，但是我愛好。我常說，藝術是一個最沒有架子的朋友，只要你真正愛它，它一定慢慢會接近你。繪畫、音樂、文藝都是如此，天天接近，時時接近，你很快會在它身邊找到快樂而趣味。這趣味是欣賞中得來的，而很自然地你的趣味也會有變化，就在你趣味變化之中，你會發現藝術是有高下的。我這裡所說的「高」也就是這個意思。

一件藝術家的作品，在初期我們說有進步，不外是兩方面，一是技巧，二是內容。但到了某一個階段，技巧已成熟到自己的一個風格，內容已經限於自己的愛好與信仰，那就很難進步。這時候，一個藝術家所需要的是變，也就是要突破自己的舊有風格與趣味，我覺得這是藝術最難的一個課題。

我常常參觀有名的畫家展覽會，發現幾十張的畫都是一個趣味，每張都可說是好畫，每張都是精品，但看了以後覺得像只看了一張一樣。我也讀了有些小說家的小說，篇篇都不算壞，可是篇篇都一個味道；那一篇是這幾個情境，這一篇也是這幾個情境；那一篇是這幾個人物，這一篇還是這幾個人物，結果，讀了十篇廿篇小說等於讀一篇。後來我想，藝術家必須有自己的風格，但另一方面，必須時時突破自己的「格局」，前者可說是「執」，後者可說是「破」。另外一方面，我們在一定的時代裡，在一定的社會裡，自然有這時代這社會所形成的一定的型，一個畫家或詩人往往超不出一個時代一個社會裡所風尚的模型。如果一個畫家與作家，能夠在形成與內容上能夠稍稍突破這時代與社會所限制的格局，那怕開始時是生硬與粗糙，那也是一種真正的創造。

我們看看西洋的畫壇，就可以知道他們每一個畫家都在求突破時代所限的型，與社會所限的型，同時也不斷地求突破自己的型。我是外行，對不同國度的畫壇，我大體上看不

，喜歡與不喜歡，不敢說哪一個好，或哪一個壞。但有一點則是確定的，就是豐富。當我們去逛西洋現代的繪畫展覽會時，我們馬上可以發現，人家的畫壇的確比我們豐富。而他們每個畫家都是不斷在要求創作，這是無可否認的。一個畫家只有在不斷創新之中，我敢說他一定是有進步的，這是不斷在成長，不斷在擴展的一種現象。

我每次碰到其偉，每次覺得他的人老了一點，他的畫「高」了一點。高的意思也就是說他是不斷地在成長，在擴展。——而這則正是年輕的現象。

今年暑假到台灣，又與其偉見面了。人，真的又老了一點，畫呢？又是突破了他自己過去的趣味，有幾張作品真是到了唯他獨有的難以企及的境界，有些則還是太多受西洋某一個畫家的影響——這我就不太喜歡了。

其偉告訴我，他有一個朋友，說他的文章不好，還是專心繪畫吧！我覺得那位朋友的確是欣賞他的繪畫的。我並不覺得他的文章不好，不過他的文章是別人也不難寫得出的，他的畫則是別人不容易畫得出的。自然，其偉是多才多藝的人，他也懂得工程，也懂得考古，也懂得打獵……可是這些才藝發展起來，總是會妨碍他成為好畫家的。

事實上，愛好藝術文學的朋友正有不少多才多藝的人，有的有做官的才能，有的有經商的才能，有的有搞政治的才能，每次我回台灣，發現這些在做官經商方面得意美好的人，儘管他還是掙扎着想有藝術或文學上的成就，可是作品不但沒有「進步」，而且多數是「退步」了。

這或者也是對其偉的一種勸勉吧？！

# 畫壇的老巫師——劉其偉

●林暉慈



畫家劉其偉

劉其偉是一位可愛的老巫師，當你認識他時。很快的就會喜歡他，他幽默溫和、熟稔煙斗哲學，擁抱年青人時，像一團粗糙的棉花；但是骨子裡，他却有激烈與勇猛的一面。他可能是國內畫家中唯一跟臺灣野豬打過交道的人物。這種經驗在藝壇上實在是崇高而非凡。除了跟野豬交鋒之外，他博覽群書，更是身懷許多令人羨慕的絕技。他是一位軍事工程師，風

格獨特的水彩畫家，占婆藝術的權威，文筆流暢的作家。也是一位資歷深厚的老烟槍。但是最吸引我的，還是他獵野豬的絕技。

與劉老巫師談臺灣野豬是我生活中最愉快的時光之一。在他看來，臺灣野豬和寄人籬下的家豬不同，是一種極為振作而又兇悍的動物。動作疾速，來去如風，衝力之大，有如臺北的公共汽車。野豬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崇高的，他形容野豬時，表情甚為豐富，雙肩突聳，兩眼圓睜，臉皮皺紋擠成張飛狀。再配上手勢的動作，構成了雷霆萬鈞之勢，足以讓人產生錯覺，如入面臨野豬之境。但是，一個幽默溫和的老巫師，怎麼會去惹臺灣最兇猛的野豬呢？這裡面存有古老而恒常的道理。多少世紀來，人類雖享受着文明進步所帶來的安逸與舒適，但仍不忘懷舊石器時代的祖先所遺留下來的行為特徵與樂趣，與大自然保持赤裸裸的接觸，在天律的懷抱中施展人的本性。劉老巫師之打獵，代表着他對大自然的熱愛及對生命本能的提昇。跟野豬的追逐中，賞受着一種情感的狂悅與本能的冒險。那是屬於希臘神話中酒神之精力超然奔放的境界。這種境界原是藝術活動的特質。

從原始時代開始，人類即暴露在森林、草原、河川、高山之上，經受日晒、風吹、雨打。在廣闊的生存時空中，讓生命飄游在芴蒼變動的節奏裡，雖含有危險與死亡，但却精彩而興奮。然而隨着文明的演進，人征服了自然，隨即收縮在人為技藝所規判的天地中，而逐漸失去了與大自然同在的醉意。當藝術家在想像的領域中，日趨繁雜，但在實際的生活裡漸入枯燥之際，是否在反應文明進化的一種反常現象呢？創作之際，應該先懂得生活。老巫師的狩獵行徑，意識着對人性潛能的珍惜與培養，在制度化的生活中保留一份原始的天真，這就是一種反抗機械化的浪漫精神的發揚。在他所着的「樂於藝」中曾說：「終年長居在塵囂都市，生活平淡無奇的人，一旦踏進了叢林，你將感到自然的崇高和生命的自由」。又說「叢林之中每根折斷的枝椏，每一塊翻轉的亂石，



每一片混濁的泥潭，和每個似隱似現的足跡，都是在告訴你叢林中主人翁棲息的故事。」

能夠以詩人的心胸，深入叢林中，重溫原始祖先的冒險樂趣，是多麼令人神往的飄然經驗，獵人的經歷，佔據著劉老巫整個生活中極重要的一部份，代表著他的豪放激情的一面。但一落入人群的俗世中，劉老巫所表現的又是另一種境界。這種境界的象徵物是他的烟斗。遠看劉老巫悠悠然地吸著大烟斗，就使我想起一座老大工廠凸著大烟筒在徐徐地冒著烟。誰也不知道裡面到底是在燃燒著些什麼東西。不過從他的臉孔造形，大概可摸索到一些跡象。劉老巫算是一個醜陋的美男子，因為他的臉形像最美的動物的臉——馬臉。但滿面風霜，縐紋奇多，這是否道出人生複雜坎坷的經歷？每一條縐紋均可能代表著一場人生戰鬥的傷痕或記號。誰知道其中隱含著多少辛酸與悲愁。在人叢中不也是埋伏著危機與兇險？劉老巫曾說：「許多人誤認森林會帶給我們不測的危險，其實，你果真置身其中，將會體驗到莽叢中的毒蛇和野獸，比之都市的人們要禮讓得多。」然而這種悲觀意識並沒有導致猜疑、譏諷的處世性格。劉老巫在人際中所流露的却是一片溫和與世故，而鮮少激動的火花，甚至面對卑劣的事物亦保持相當的克制。因為他有一套化解戾氣的道行，將滿腔的憤世疾俗悶在腹中燃燒，然後從煙斗繞燎地冒出去。有人批評劉老巫缺少個性，這多少有些道理，他最令人不耐的地方是太過達練與溫遜，以致不能在眾訟紛紜的時潮變動中，樹立擇善固執的嚴厲風範，也許他已看穿人生，對世界不再寄予奢望，以致無法將豪邁的激情對準理想，予以孤注一擲的投射，這是相當令人惋惜的。以他的學識與才華，他有資格為中國的畫壇做更多的工作，然而當國內繪畫現代化運動被短視與意氣導向偏狹與獨斷之時，他却漠然視之，獨個兒，悄悄地，跑到中南半島去，這種與世無爭的風度，嚴重地抑制了他批評能力的發揮，他的有關國內畫壇的論評文字，顯得鬆懈無力，與他的深厚的畫論功力毫不相稱。

一條寬大的河流不會有激流與洄浪，英哲羅素曾說：「個人的生存有如一條河，最初很小，狹隘地局限在兩岸之間洶湧地衝過圓石，流過高岩形成瀑布，之後，河逐漸寬起來，河岸後退，水流得更平靜，終於什麼痕跡也不留

地沒入大海，無痛苦地消失其單獨的存在。」

劉老巫的煙斗哲學配合他的年紀，正在應驗著哲人的名言，而步入「河岸後退水流平靜」的境界，或許在時間的狂風掃盡一切以後，人們會發覺溫遜平靜的處世原則原來更接近真理。但無論如何，已犧牲了本能與意志。

老巫師在蠻叢中是雄飛的，在人叢中却是雌伏的，但是不管雄飛也好，雌伏也好，都沒有在他的繪畫創作中顯耀出來，他的藝術想像所開闢的又是另一種天地，極為純真的世界。

劉老巫是國內極少數真正名符其實的水彩畫家之一，幾乎沒有人比他對水彩畫的材料工具的性能更有深入的研究，從理論思考一直到實際的創作連貫下來，予以系統下的推演，他的想像力至為靈敏，並不因年歲的催迫而步入衰萎，反而日益輝煌。他是一位有思想的畫家，豐富的內蘊配合他熟練的技法，終致將他的畫帶引入精緻而有深度的境界（這從他去年的個展中可看出，以前的作品則較平淡。），以一個專業水彩創作的人來說，這是極為難得的，因為水彩材料具有水性流動的性質，極容易與速寫技術相結合，而流入輕飄平淡的戲筆格調，在國內的水彩畫壇上，能夠掌握水彩明快的特質而又能不陷於浮面技藝搬弄的人並不多，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三個人，一位是蕭如松，另一位是席德進，再一位就是劉老巫。蕭如松的水彩結構嚴謹而畫境寧靜深沉，令人神往；席德進的水彩造形簡潔，線條銳利，造境空靈飄逸，引人遐思（這是他最近的進境，以前的作品則稍嫌浮燥）。老巫師的作品用色與造形頗為精純，畫面更流露出一股幻想的神秘。他的繪畫世界異常晶澈，瀟清了一切世俗的雜念，讓純真的幻想，漫遊在獨立的嚶語天地中。

煙斗、獵槍與彩筆為劉老巫開拓了三種不同生活的境界，這三種境界平衡他多采的人生，他是一位生活的藝術家，在他的生命日愈步向黃昏之時，認識他的朋友將會致以友善的敬意，為的是他給予人間投下了靈智與溫馨的暉彩。



馬尼拉的馬車（1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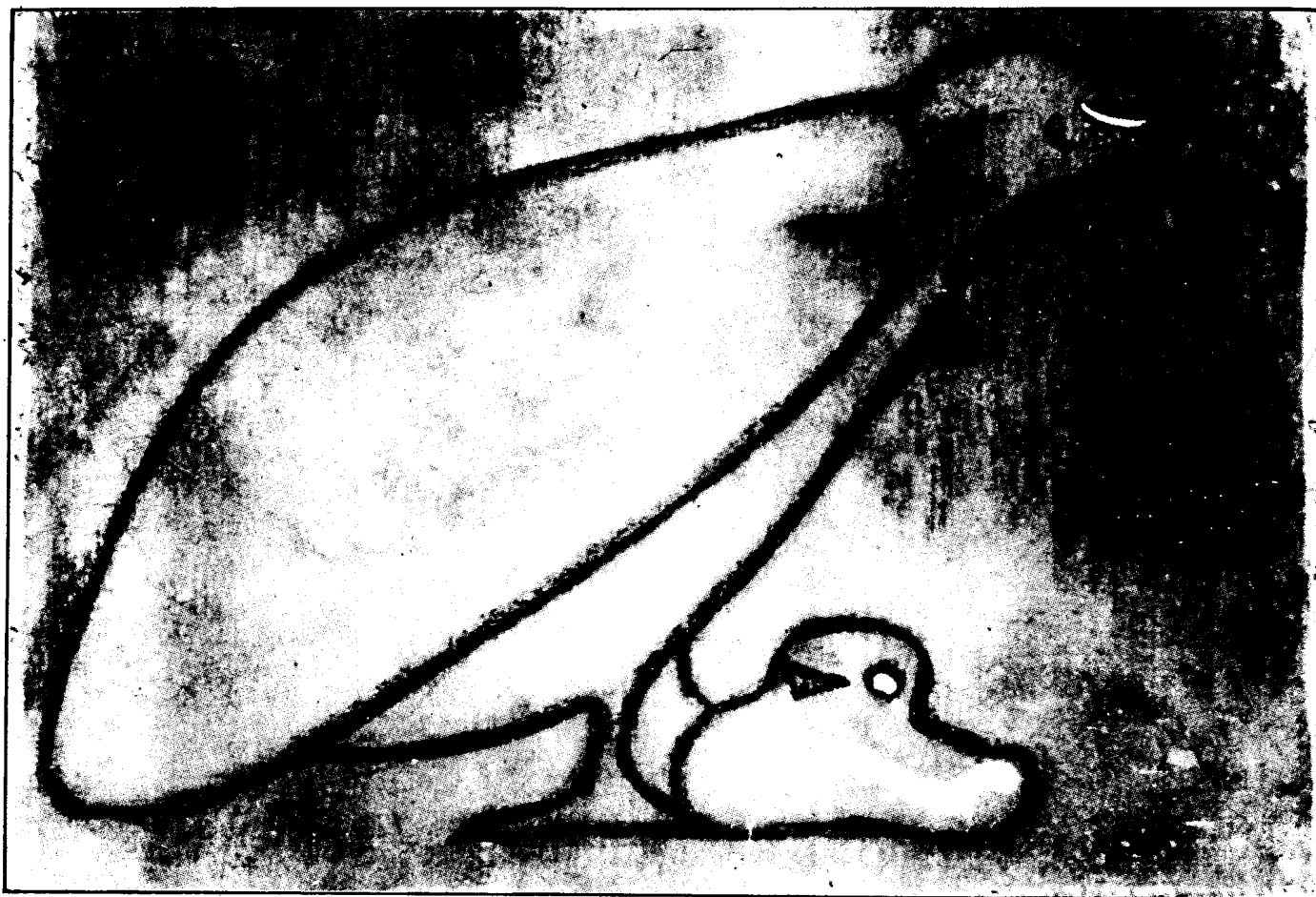
如你到過馬尼拉，曾否細心觀察過那邊馬車的馱馬？——四蹄如何地踏滑在石子路上，輪子又如何地從一條石縫中拖出，繼之又陷在另一條縫。當我看到這種痛苦的情景時，.....。



採自劉其偉筆記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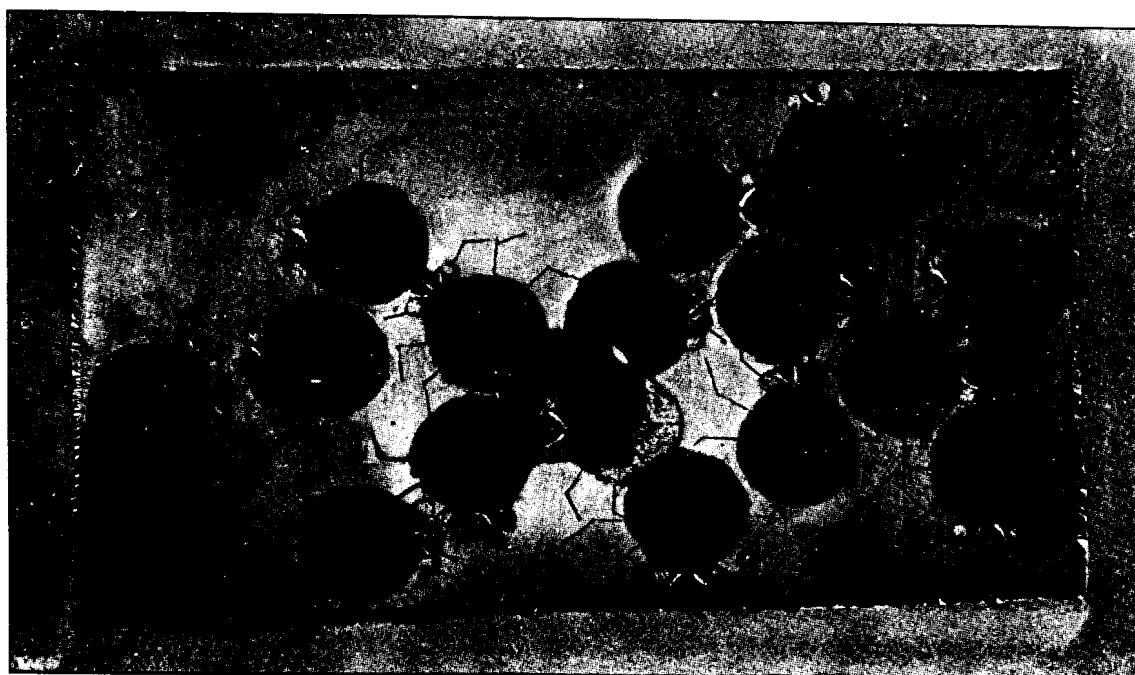


塘鵝 (1979)



母與子（1979）

動物的母愛不是「天性」而是「經驗」；人類也是一樣，由於「被愛」而後知「愛人」。



瓢蟲的婚禮

瓢蟲很漂亮，詩人歌頌牠為「淑女」；由於牠是害蟲天敵，故又受到科學家和園藝家普遍的歡迎。至如哲學家的喜歡牠，並非為因牠會吃薊馬，而是牠會裝死、裝啞、和裝聾。





自畫像 (1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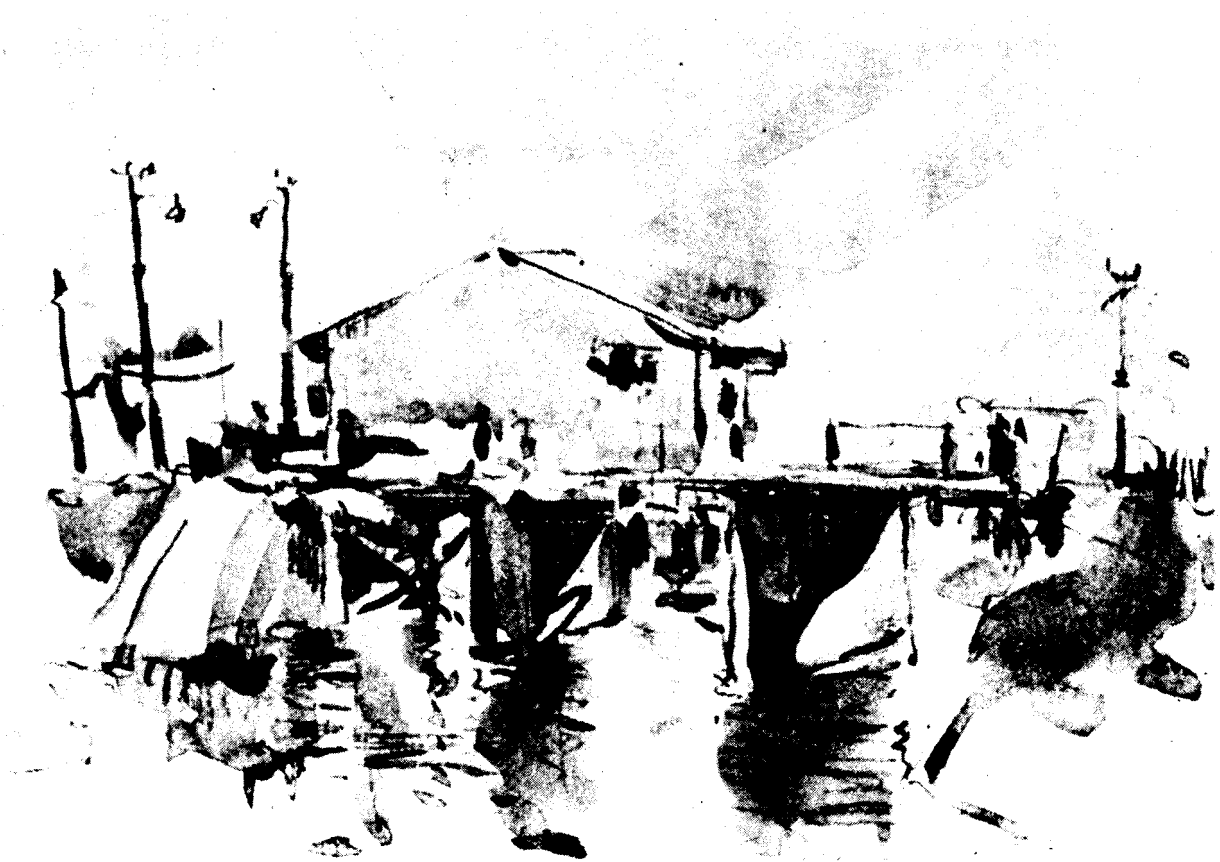
我給別人畫了很多「像」，但是少給自己畫「自畫像」。為甚麼？

古代建築師建造廟堂，原是用來紀念國王、英雄和宗教的，但是，最後所紀念的人，還是他自己。



安第山的精神 (1979)

安第山的秃鷹，是南美印加人的精神象徵。十六世紀時期，西班牙人征服印加，帶來歷史上無比淒慘的故事。印加帝國雖然滅亡了，但印加的思想和文化，却永遠長存，這就是印加人安第山的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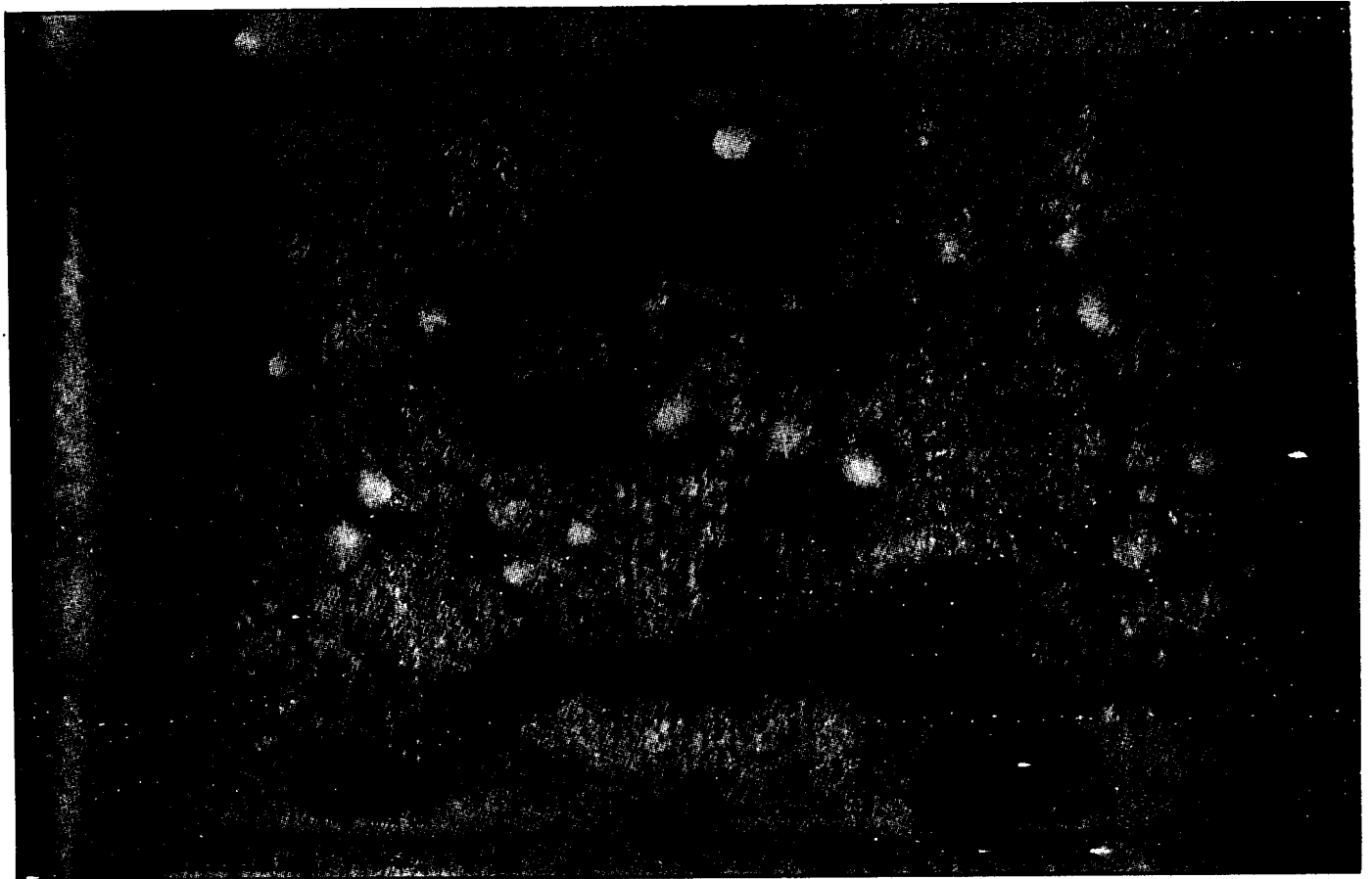


嘉定，越南西貢 (19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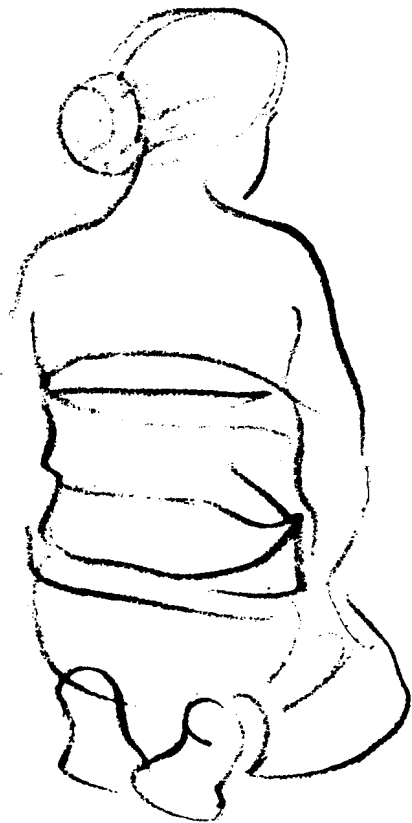
貓 鷹

人人都不喜歡貓鷹，說牠那副妖眼不正經。但我獨愛貓鷹，因為牠曾經給我人生的啓示——不會飛以前就離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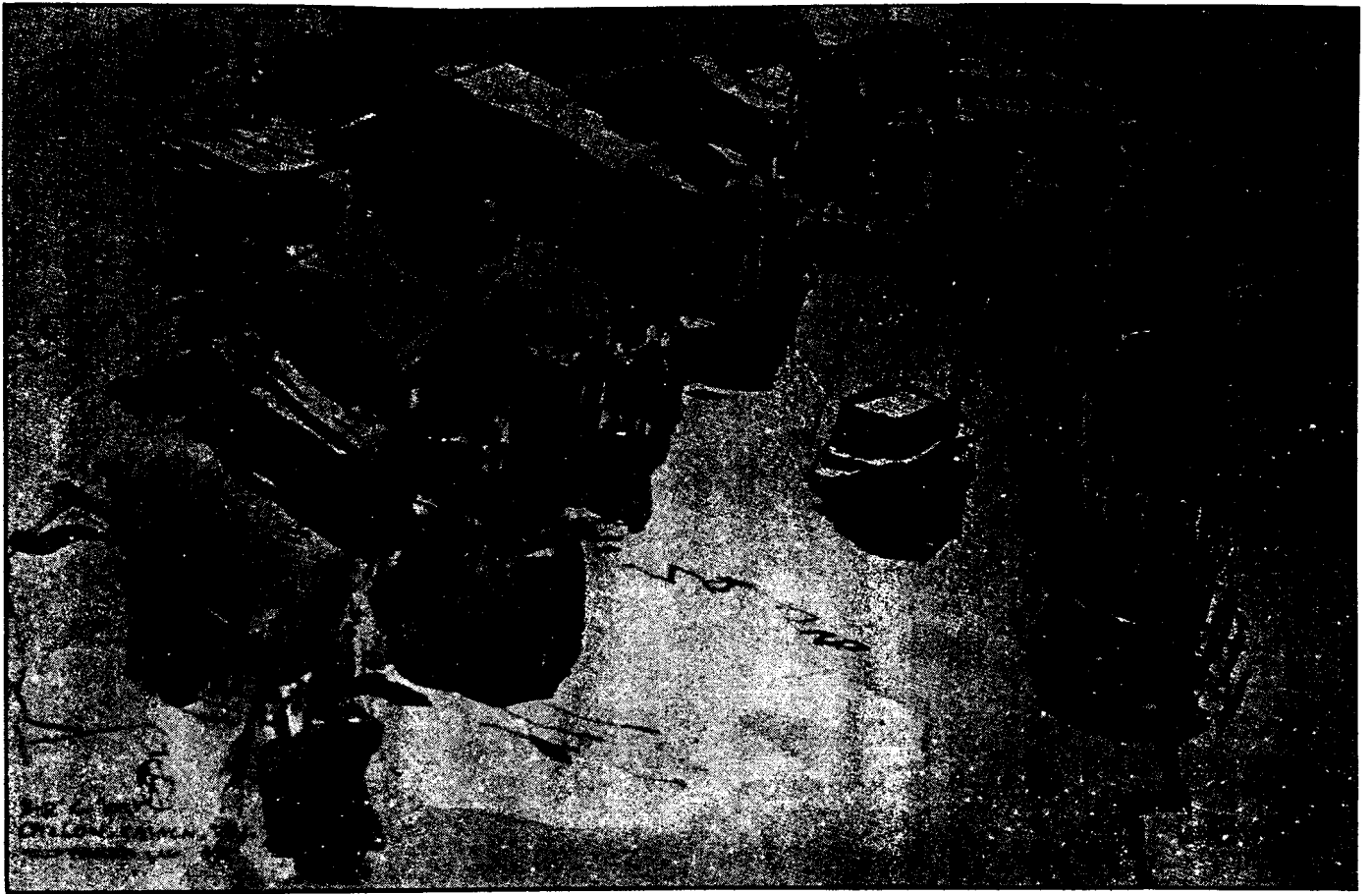
世運選手 (1979)

沙士比亞曾經把詩人、音樂家、畫家、作家、情人、和瘋子列為同一種族。難怪後人把運動家歸類政治家的行列中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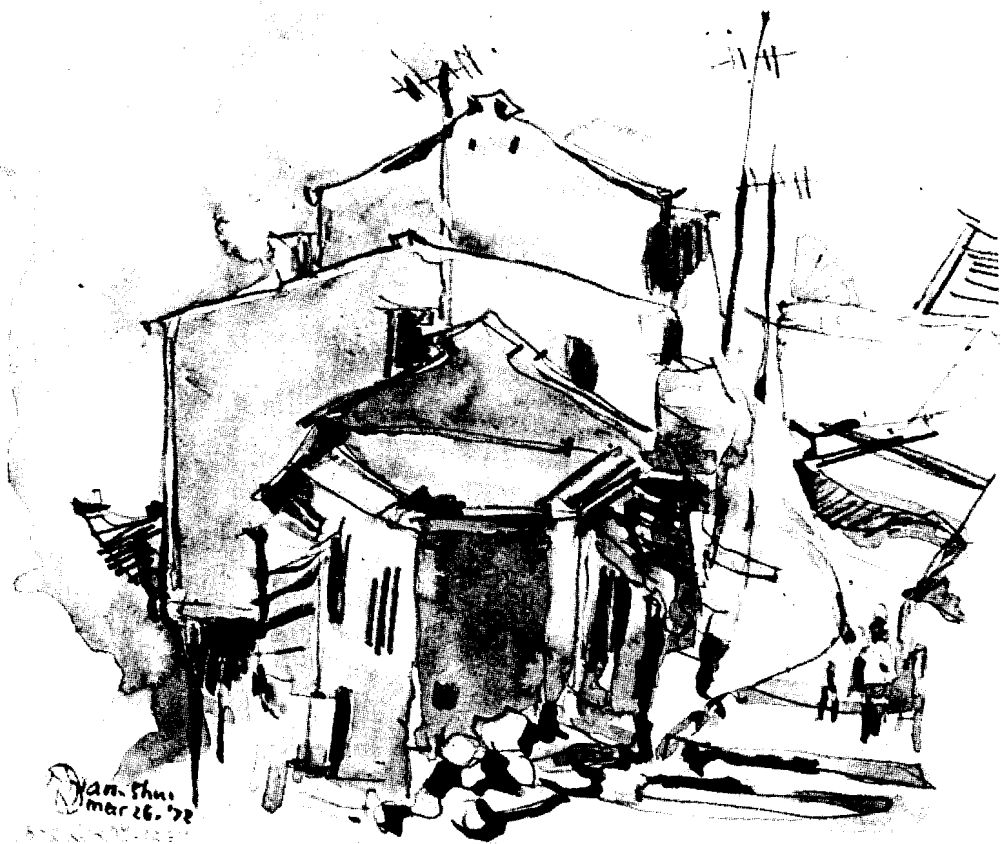


採自劉其偉筆記本 (19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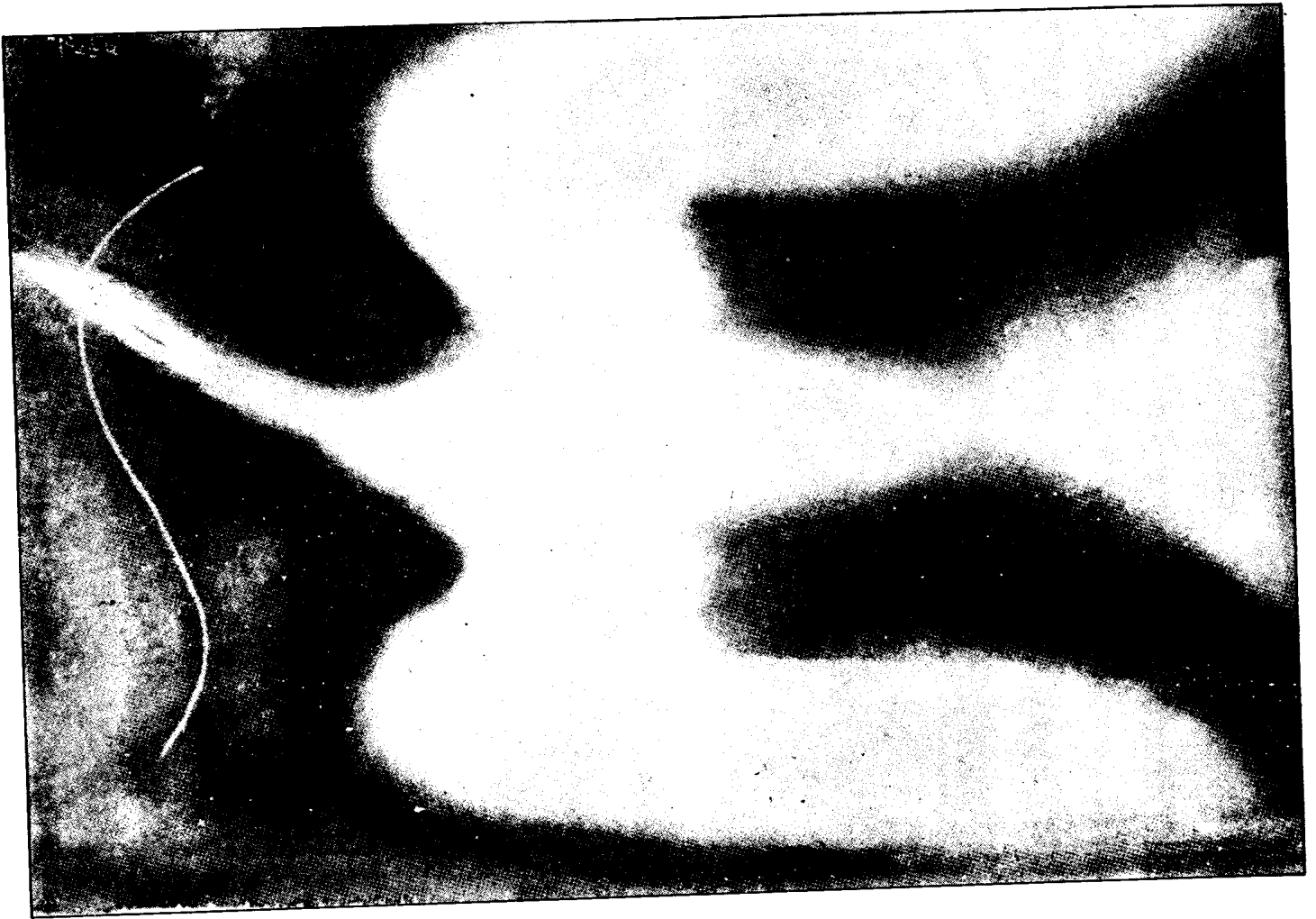




堤岸·西貢 (1966)



淡水 (19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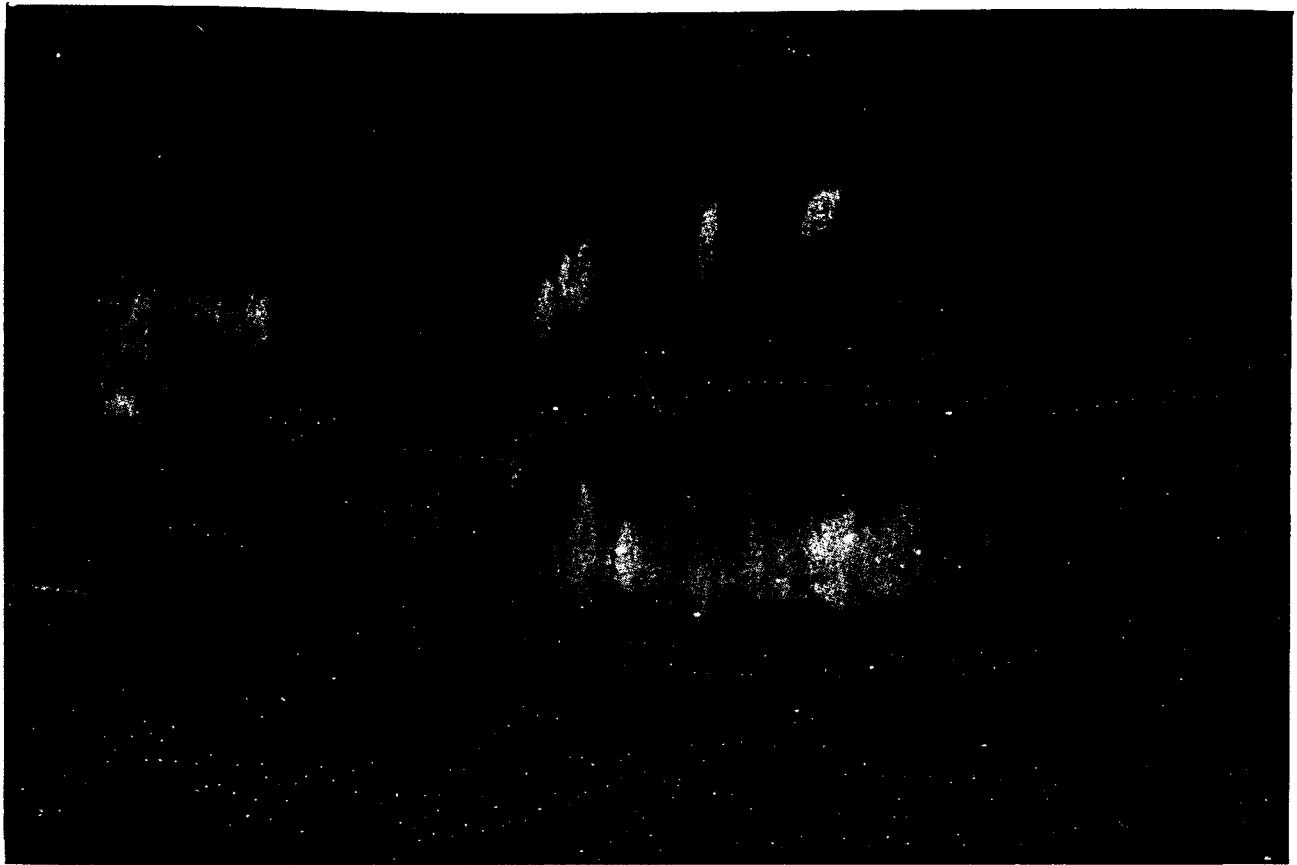


沒有穗的和平鴿 (1979)

我雖然不是賞鳥會的會員，但我非常關心鳥，可是常常把空中的鴿子誤作候鳥。後來一個鳥類學家對我說：「嘴巴  
 啣穗的才是鴿子，候鳥嘴裡永遠不啣這類東西的。」



伊郎哥族飾文，採自劉其偉筆記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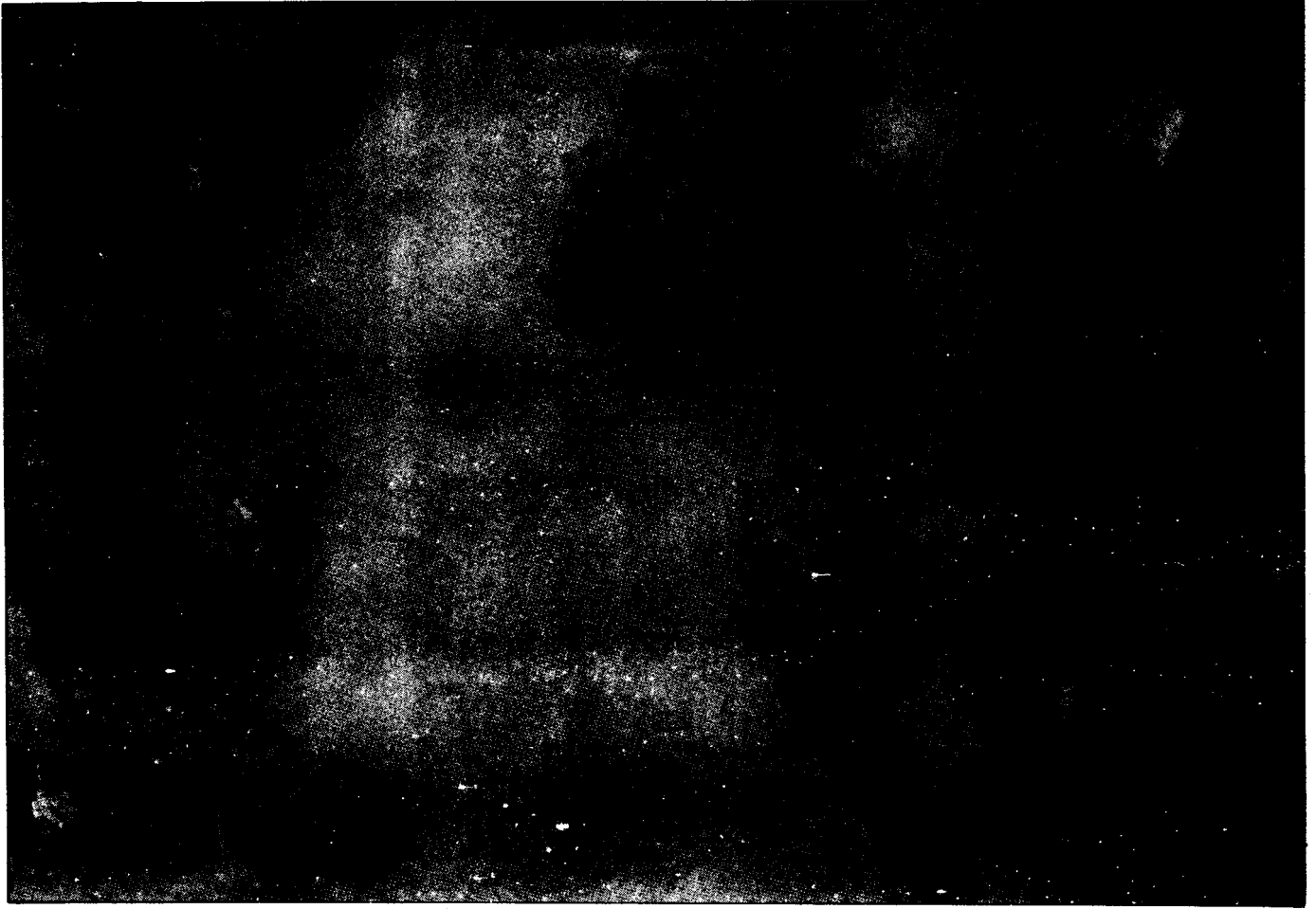
### 斑馬

假如我們閉着眼睛，試想沒有色彩，只有黑白的話，那是多麼恐怖的一個世界；然而上帝却偏偏用黑白來創造了斑馬，你看世上還有什麼會比牠更優雅、溫柔和高貴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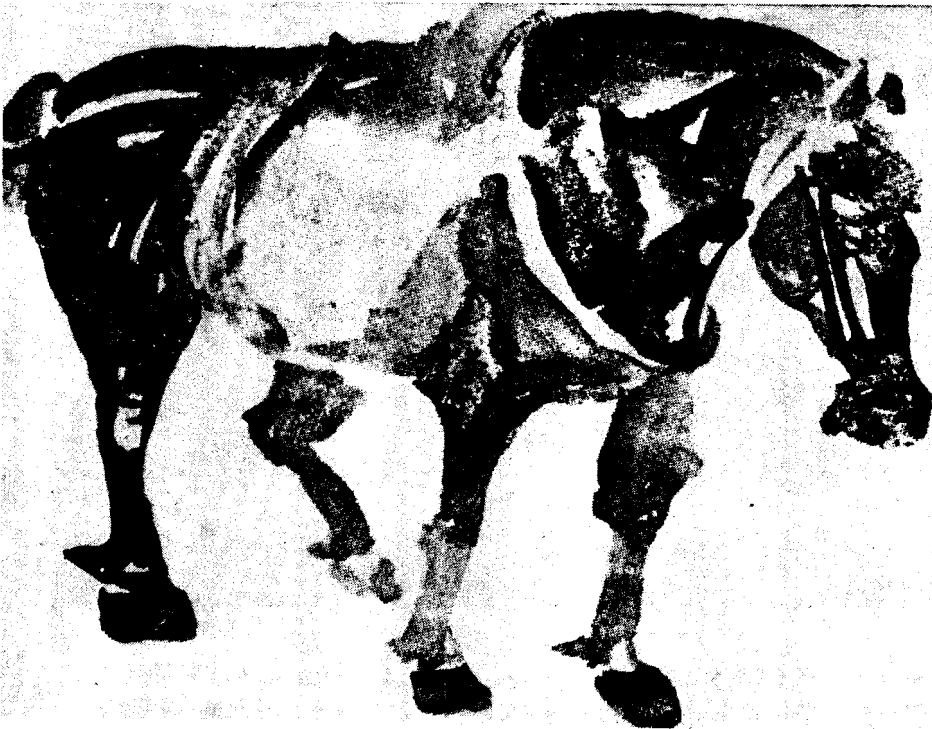
### 雞鳴早看天（1979）

「雞鳴早看天」是我們從前客棧門口掛着燈籠上的詩句，下句是「未晚先投宿」。這種詩般的情景，如今已看不到了。現在是科學時代，你且看雞場中的母雞，她從孵箱中出生以來，兩腳從未落過地，本能地不停下蛋，臨終不知道世上還有公雞。經濟學家說：「這是自然界的知識，不是悲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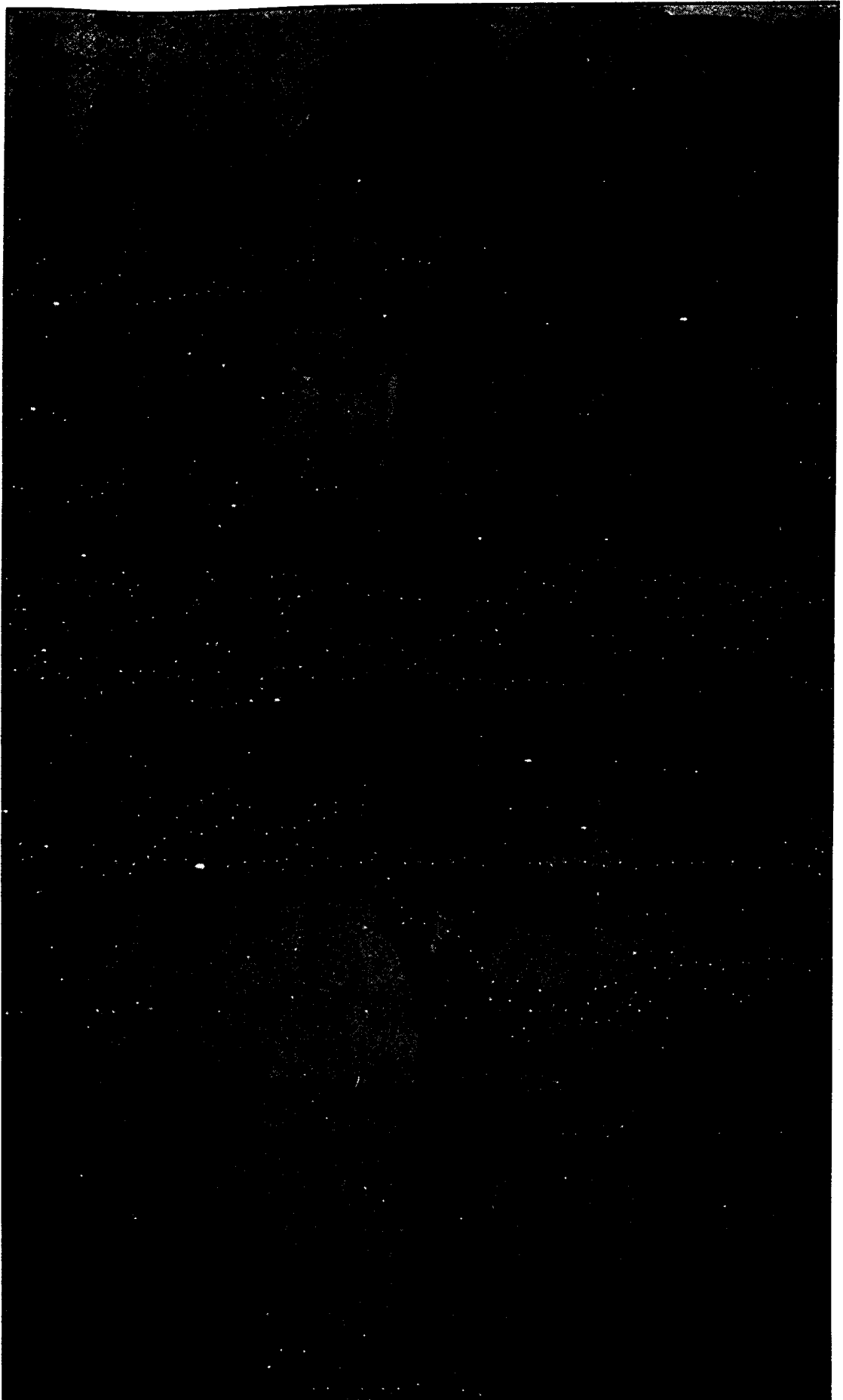
庫司谷 (1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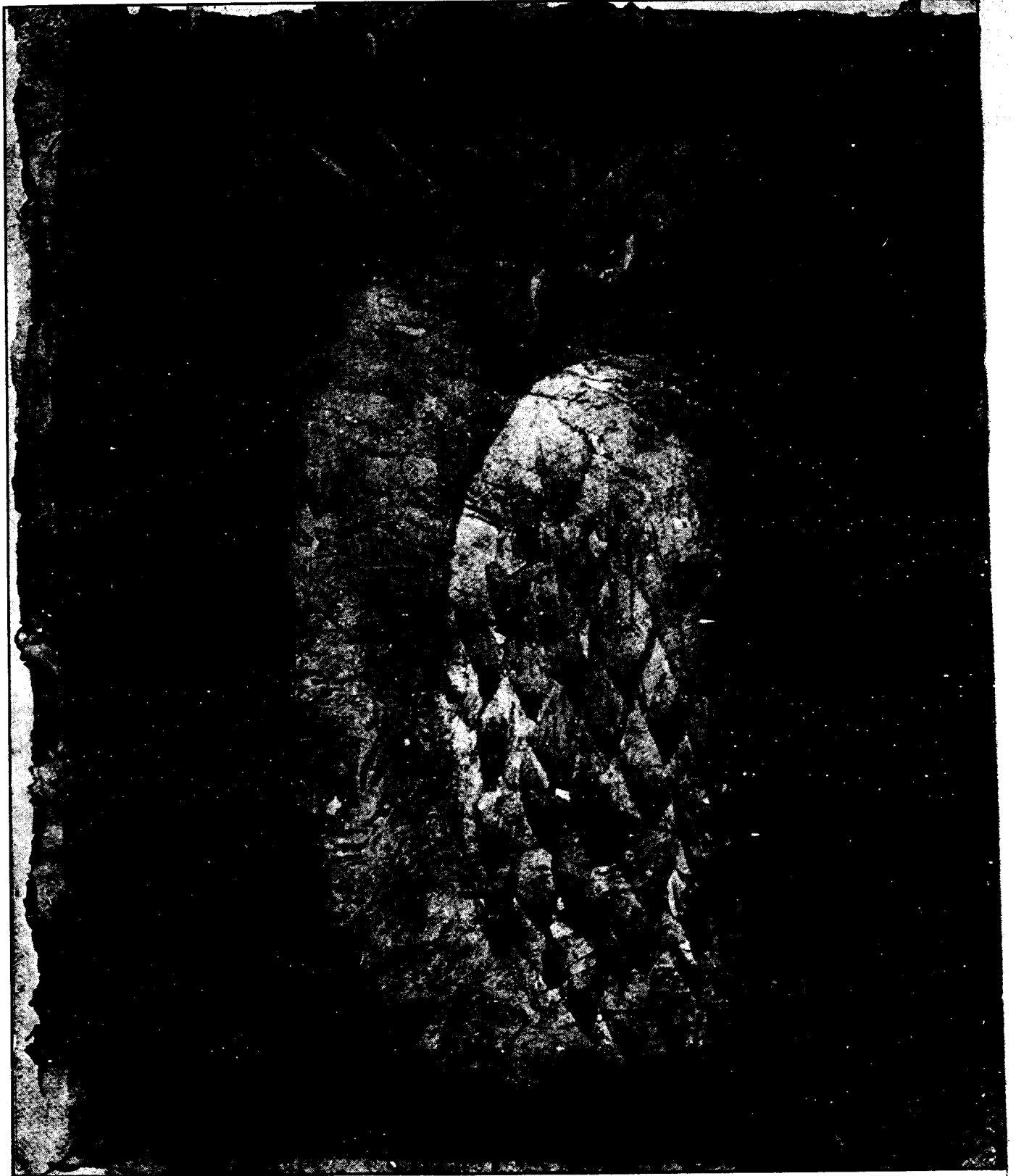
庫司谷有很多羊駝 ( **Llamas** )，這種食草獸只有在遼闊的高山和自由的天地裡才能生存。今日世上多少動物都屈服於「文明」之下，不向文明低頭的，恐怕也只有羊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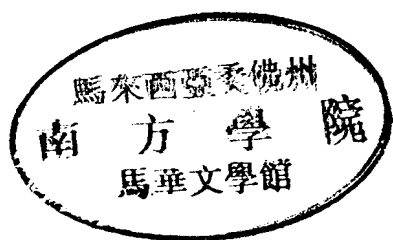
唐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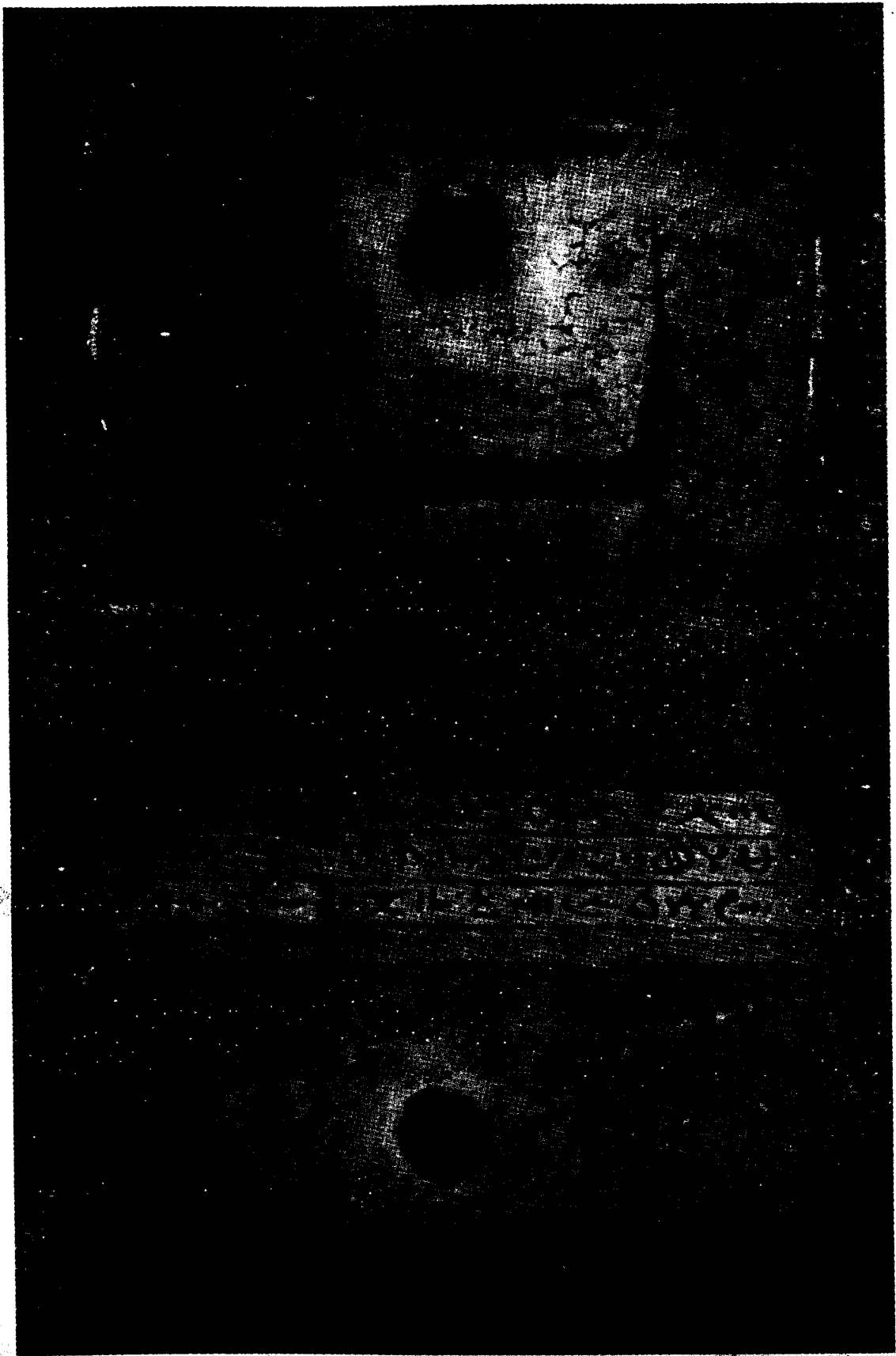
↓





夜之獵者 (19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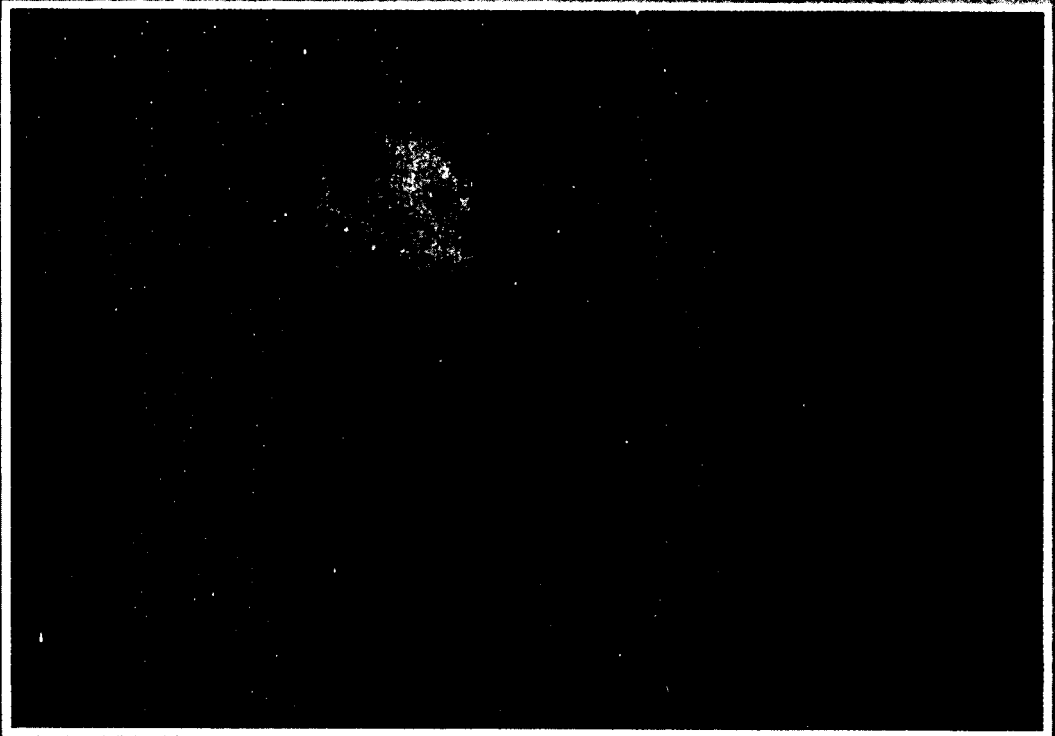
祭鱷魚文 (1979) 劉其偉

韓文公貶官調潮州，其時廣東還是蠻荒之地，遍處都是吃人的鱷魚，百姓無以聊生，後來韓文公寫了一篇「祭鱷魚文」祭祀一番，鱷魚就通通不見了。



...一個故事：「從前有一窮苦人家，五月節那天，小孫兒纏着祖母...」

...校長說：...增加一群...



...出版... 303 Northridge Road, Singapore 747348